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失落的星辰


eBOOK
网络资源 中国版

过去现代未来式

各位好，我想说个故事，它一点都不刺激，就象什么都没有的白开水，让你不会突发心脏病，它也一点不曲折，就象直直的胡同，让你看了头就能够猜到结局，它更说不上是个科幻，因为在这里，我假设了世界是有灵魂存在的，我更承认了冥冥之间自有天意。真的，我没想过用太多的圈套来吸引你，我只是在下个赌注，我赌你，你们，这个世界，还有爱。

——-唐朝——-长安——

翠花园总是那么生意红火，人来人往的映着其他的楼子就那么冷清，也难怪翠花园里生意那么好，“翠花园里花魁现”，说的就是长安头牌花魁康奈儿。多少的王公少年欲一睹芳容而不得，康奈儿就是那么会耍手段，虽然才过 16，可是已经出落的艳盖群芳，又是出名的才女，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尽管每天周旋于数不清的轻狂少年中，康奈儿却始终守身如玉，她总记着大娘的教诲“干我们这行的，人老色就衰，找个好主是正经事情，尤其你那么水灵的人儿，平白的被糟蹋可惜了。妈妈我也不舍得，要紧找到正主才撒鸭子。”大娘不是康奈儿的生母，可是康奈儿感激她，是她把康奈儿从贫困交加的父母手中解放出来。如果不是大娘，也许她现在早已不知躺在哪个破茅草屋里，围着一堆孩子度过余生。

大娘教会了她女人的道理就是找个好主，有个好归宿，大把的银钱在兜里。康奈儿过怕了以往的穷日子，发誓一定要找个有钱人家。可是，哪个有身份的家人会娶个妓女呢？哪怕是个名妓，日子就一天天的过去了，康奈儿转眼就 18 了，虽然依旧是翠花园里的头牌，身上也穿金带银，可是总是没有着落的心。

欧客来了，姐们欧公子欧公子的乱叫，粉蝶般绕着他转，康奈儿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心就动了，欧公子是吏部尚书的独子，潇洒多金。欧公子似乎也被康奈儿迷上了，他早就听说翠花园里有个花魁，才貌双全。一看果然名不虚传，郎情妾意的，很快，长安城里就传开了长安名妓康奈儿从良委身于欧客为妾的消息。

康奈儿觉得自己幸福极了，只要看看园子里姐们的嫉妒的眼光就知道了。虽然只是作妾，可是，毕竟自己是不必再担心年老后的事了。她把她的一生乃至她的身子都给了她梦想中的温柔的欧公子了。

她度过了几个月的好时光，夫君待她体贴而温柔，赏赐给她大把的金银珠宝，她真的实现了童年的梦想，富有。她的父母也跟着过上了好日子，可是，好景不长，看着大夫人冰冷的目光，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卑微。

“一个妓女，哼。”大夫人不屑地说，她畏缩的退在夫君的身后，却没想到这个动作招来了更多的妒恨。

“你个不要脸的，居然敢恃宠而骄！”大夫人挥舞着家法说。她委屈极了，心里只有个念头，忍吧，毕竟，她还有他。

天妒红颜，没有过几年，欧公子在一次外出行猎中，误中同行者的箭而亡，她被早已恨她入骨的大夫人赶出了家门，一切财产都被剥夺。看着那黑漆漆的门，她绝望了。

长安城似乎已经没有她的容身之处了。她又是一个穷人了

冰冷的湖水慢慢没过她的头顶，她模糊地想，“来世，她要靠自己，她不会再相信任何人了。她要成为最富有的女人……”

——-20 世纪——-上海——

康乃尔就站在金贸大厦的楼顶，无动于衷地注视着那个落魄之极的男子，他正挥动着手臂，摇晃着站在楼边上，四周警察紧张地想上去将他拉下，却担心稍微的冲动都会导致他的决绝。

“你这个冷酷的女人！你！不是人！”男子狂乱地喊着，几乎是带着哭音的恳求“再给我一个月。行吗，一个月，我就能还清你的欠款了。”

康乃尔优雅的抿了口香槟，“已经到期了，我不接受延期。”

“可是，我的孩子，我的家，要我供养啊，看在他们份上，求你……放我一马把。”男子挣扎着道。

一阵风刮过，男子摇摇欲坠，人们一阵惊呼。他的妻子，一个柔弱的女子，忽然冲到康乃尔的面前，双膝跪倒，“康小姐，求您了，就宽限点时间吧，我们全家都靠他了。”她磕的头破血流，血顺着额头往下流，浸湿了她雪白的纱巾。

连一旁的警察都不忍地别过头去，只指望着她——冷美人康乃尔会往开一面。

康乃尔漠然无睹，她的心情好的象春天一样，依然那么好风度，居然还微笑了下，“要是每个人都求我来宽限，我岂不是变成冤大头了？”

“玩不起，不要玩！”红红的小嘴里狠狠的吐出了这句话。

男子的妻子不可置信地看着她，似乎不相信世界上怎么有如此狠毒的女子。她有点失神，忽然，一声惊叫。她猛然回头，只看见，自己为丈夫织的那条围巾，在风中飘扬……，她眼前一黑，倒在了地上。

康乃尔望着手忙脚乱的人们，一种莫名的感觉从心底浮起，她不知道怜悯是何意，从小以来的贫困让她只知道钱是一切，她天生的不相信任何人，特别是男人。也憎恨那些围绕在幸福中的女人。

她从贫民窟走来，穷困是她一生的心结。自从她懂事以来，她无时无刻不想着富有，甚至放弃了自尊，嫁给了一个比她大 50 岁的男子。而更利用手段和她的美色唆使丈夫剥夺了前妻儿子的继承权，将所有的财产都归到她的名下，在她的丈夫死后，她成了唯一有合法继承权的人。

不可否认，她天生就有商业天才，也非常清楚地明白绝顶的美丽对她意味着什么，毫不留情的打击，妖艳出众的容貌，使她很快雀起于上海这个大都市，她已经非常富有了，可是，她还是觉得不够，她的心在指使着她拼命的敛财。

岁月如烟，眨眼即逝，她的黑发已经有点点银丝。她已经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了，可是她不快乐。她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她会想起，在贫民窟的时候的日子，虽然穷，可是她很快乐，她的情人虽然穷，可是真心爱她。

现在，她的一切亲人都远离她，因为她的高压手段，连她亲生儿子都不愿意看到她。她的亲生儿子！因为她用他作交易，去换回一笔高达 2 亿的生意而入骨地恨她，恨她为了钱害死了他最爱的人——一个阳光一样灿烂的女孩。

当儿子再次站在她面前的时候，是以她的债权人的身份出现的，她破产了。不可相信的，是被亲生儿子所击败的。

儿子没有过多的得意，甚至，悲伤多于兴奋。他只是把她送进了养老

院，在那扇黑黑的铁门前，他对她说：“钱，不是万能的，至少买不到亲情。”从此，康奈儿再也没有看到他。

她再次一文不名，当她躺在床上，意识模糊的时候，她似乎回到了过去，飞向从前，昏迷中，她想到，“要是再来一次……”

——30 世纪，火星——

“康奈儿……，在想什么呢？”温暖的大手紧紧压着康奈儿的肩膀，不用回头，康奈儿就知道必定是莱昂，只有莱昂才会有如此温暖的感觉，也只有他，才有那么浑厚的声音。

“在构思呢。”康奈儿俏皮地一笑，虽然已经认识许久，莱昂还是不禁为康奈儿绝美的容颜而失神。好一会，才恢复过来。

“关于什么的？”

“猜”

“嗯……火星居民的历险？”

“不是”

“星际战争？”

“不是”

“撒拉王朝之谜？”

“不是拉，为什么总是喜欢猜这些？”康奈儿不满意地翘了翘鼻子，引来了几只火星萤火虫绕着转。

“因为这些都是最畅销的题材啊”莱昂微笑地说。

“可是，我并非为了畅销而写啊。”康奈儿眼睛发亮地说，“我只是为了写出心中所想而写。”

“哦？你想写什么？”莱昂好奇地问道。

“活着，为了什么。”

“哈哈，”莱昂忍俊不禁，招来了康奈儿一个大白眼，“活着，就是活着啊，你还能指望什么？拥有一套月球的度假别墅，有自己的喷气飞船，再加 2 个可爱的宝宝，这就是我的梦想。只是不知道，我的小康奈儿，想要什么？”

康奈儿嘟着嘴，神往地看着火星的三个人造月亮，“不知道，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是为了过的好点？还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能实现？”

看着莱昂苦笑着摇头，康奈儿一阵冲动，反身投向了莱昂的怀抱。“也许为了你。”康奈儿喃喃地说道。

从祖父算起，康奈儿已经是火星移民的第三代了。他们是个作家世家，康奈儿不可避免地，也继承了这一职业，她天生喜欢写些什么，天生的好幻想，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在有着无数消遣方式的 30 世纪，作家也许是最没有前途的职业了。想想看，在能通过刺激大脑皮层获得自己想象中所要的一切的现在，谁还会去看一种叫书的东西。在火星看来，那只是古人在极度缺乏娱乐措施时候发明的东西。想要知识？用记忆元素吧。谁还会去看书。社会如此现实，当初的黑底格，尼采早已成了时间的沙子了。

康奈儿，这个从来没有出过一本书的所谓作家，也不可避免的穷困之极，幸好，她还有莱昂，她的太阳。

莱昂同样出身贫寒，只是个小小的航天站机师，他们甚至买不起一张去月球的度假车票，康奈儿只能一遍遍地听莱昂描述着他在去月球基地工作时所看到的地球的愧丽景色。无限的神往。

如果我有钱……，康奈儿常这么想。

“小姐……”康奈儿惊讶地打量着身前的这个死追她数月的绝地星人，粗大丑陋的鼻子，光秃的前额，不时有些粘液从嘴里吐出来，他打断了她的暇思。

康奈儿有些厌恶地看着他。出于礼貌，还是给了他一个灿烂的微笑，“有什么事吗？沙豆先生。”

“您是多么美丽灿烂啊，，，，我爱极您了……”一串串的恭维伴随着泡沫从绝地星人嘴里吐出。他说的激动极了，全然不顾口水四溅，“我请求您！嫁给我！”他挥舞着四条触角说。

“什么？！”康奈儿吓了一跳。“可我……已经有了未婚夫了。”

“是的，……可是，他很穷，而我，，，，能给你钱，无数的钱。”绝地星人的脸凑到康奈儿面前，喷出令人作呕的臭气，“您跟我，会很幸福，很富有，您可以任意出版您的书！”

听到这里，康奈儿不禁心一动，她的书，她是多么的想出版啊，这是她的梦想，想到散发着油墨香的书，她的心都要颤抖了。她沉吟不语。

绝地星人得意地眨了两下他的四只大眼睛，“您好好想想，书，您会出名的，我会花大价钱，为您作宣传，您有大笔的钱可花，您想干吗，就能干吗。钱！有了它，您还要什么！”

康奈儿的眼前，莱昂的笑容和出书的前景不断交错闪过。良久，她抬起了头，亮丽的眸子盯着绝地星人，“先生，您看中我什么呢？”

绝地星人呆了一呆，显然，他没料到这样的回答。他用触角抓了抓头，支吾着说，“嗯……您那么漂亮，美丽，好看。哦……再多的形容词都说不出您的容貌。只有您这样的相貌，才配得上我这样的富有。”他又得意的摇头晃脑。在他看来，康乃尔是难以抵挡这样的诱惑的。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听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拒绝，“先生，美丽会褪色，金钱会消失，可是爱人的心不会变。所以您另找别人吧。”康奈儿微微欠了欠身，在他还没有醒悟过来以前跑的远远的了。

康奈儿使劲地奔啊奔，五颜六色的萤火虫环绕在她身旁，她还是那么的穷，可是她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用一千个金星球也难以换走她的快乐。因为她有爱她的莱昂，那是她的最大财富。

相当完美

“您的各项测试指数非常完美，完全符合本公司的录取条件”M公司的人事部长坐的笔直，用浑厚而优雅的声音一字一句的说着，听着这句赞扬，我不禁笑逐颜开，可是仅一秒钟，我就马上恢复从容不迫的姿势了。他盯了我一眼，又慢条斯理地继续说：“可是，您自身的完美程度只有99.8%，这样，您的总体完美度只是“相当完美”，而不是“绝对完美”，本公司，是一家“绝对完美”的公司，招聘的雇员全部属于“绝对完美”级别，所以，虽然您的很多测试指数甚至超过完美指标，我还是遗憾地通知您，您不被录取。”

听着他的话，我的脸色在一点点变难看，看来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不禁懊丧地抓抓头皮，自然又换来了他不满意的一瞥。这是有理由的，

因为真正完美的人是不会用任何细微的动作来破坏完美形象的。可是我并不在乎，我不那么完美，不是吗？我只是相当完美。

这已经是我的第一百零一次的求职失败记录了。在一切讲究完美程度的现在，相当完美是不够的。每家公司都极端重视员工的完美程度，特别是基因技术的发展，婴儿在母体里就能修补缺陷，改造基因，出生的人个个俊男美女。彬彬有礼。偶尔，也会有一些基因修补错误的，或者改造失败的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弃儿，一生都在完美同类的阴影下。绝对完美的公司不会要他们，而相当完美的公司因为想升级为绝对完美，更不会雇佣他们。

我当然就是其中之一。

可我并不自卑。

我有值得骄傲的地方。我也许是世界上仅存的一个自然出生的人了。我的父母认为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是自然的精华，任何人为的改变都是亵渎自然的行为，所以他们坚持不做任何基因再造手术，自然分娩了我。

我俊美，聪明，健康，并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某些指标甚至超过了那些所谓绝对完美的同龄人。可是，我的易激动的性格和丰富的表情还是使我归入了“相当完美”的行列。

我曾经问过我的父母，他们是否感到遗憾，他们紧紧的拥抱着我。他们的回答我一生都难以忘怀，“在我们的心目中，你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孩子，我们的世界因为你的笑容而完美。”

我还能说什么呢？一个紧密的拥抱吧！表达我的激动心情。

可是，无论如何，我还属于这个社会，我同样有七情六欲。所以，当我大学毕业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求职生涯，同班的同学都差不多找到工作了。看着他们一个个的西装革履交换名片，我急在心里。终于又有一家公司通知我面试了，这次的机会我必须抓住。我自信满怀的踏入了M公司的大门，却垂头丧气的出来。

“唉。”我仰天长叹，“多么不公平的世界啊！”正打算再多发几个感叹，腕上的手表忽然震动起来。我抬腕一看，天哪，是和梅勒的约会。

我三步并做二步，直冲外白渡桥，离约定时间还差2分钟，我到了。

梅勒忽闪着大眼睛，不满意地看着我气昂吁吁地跑过来。“不用跑的那么急，看你这样子，又是个不完美的样子。”说完翘起了嘴。

我嘻皮笑脸的凑到梅勒面前，“别生气啊。生气你也不完美了。如果把完美和我对你的爱相比，我更愿选择后者。”

梅勒紧绷的脸放松了，扑哧笑了起来。温柔的帮我擦了擦汗。我动情的望着梅勒，她是我的宝贝，真不知道，如果没有她，我会怎么样。梅勒是个可爱的女孩子，属于绝对完美的那类。所以，很容易的，就找到了工作。可是奇怪的是，那么多绝对完美的男生追求她，她都不屑一顾，只是一心一意地爱着我。要知道，这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被别人知道，她的级别就会降到相当完美了。所以我们都很小心。

我们手牵着手，在桥上漫步，梅勒靠在我肩上，看着夕阳西下，“多美啊。”她闪着长长的睫毛说，“要是我们能一辈子这样，有多好。”

“是啊，可是你父母不会同意的。”我叹气说。“他们不会容忍自己女儿嫁给一个只是相当完美的人。”

“可是，我就是爱你啊。我讨厌那些彬彬有礼。没有表情象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男孩。你这样的太少了。我喜欢你的生动，你的笑容。还有你……”

那些稀奇古怪的念头。”梅勒越说越激动，忽然两手抱住了，狠狠的吻了我一口。

我太幸福了！我……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所有的词汇都无法形容我的心情。

正飘飘欲仙中，忽然梅勒惊叫一声。”有人落水了！”

苏州河里，一个身影正在拼命的挣扎，看上去是个男人，他已经接连喝了好几口水了，看来并不善泳，周围渐渐有人围了上来，梅勒着急的叫着：“快去救他，救他啊。”一个看上去象运动员似的人犹豫着说：“那……跳到河里，不是会影响我们的形象吗，落汤鸡可不算完美。”

“你们！你们怎么这样！”梅勒气愤地看着他们，可是没有人动作。

扑通，我跳下了水，我不在乎此举是否破坏形象，长久以来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虽然我只会狗爬式，可是我还是跳下了水，我拉到了那个人，他显然已经慌了，象抱根稻草一样把我抱住，我挣扎了几下，没有挣脱，我也被拖着渐渐往下沉，模糊中，我似乎看到了梅勒焦急的神情，我自嘲地想：看来，英雄不是那么好当的……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正躺在河边，梅勒满脸关切的守在我旁边，看到我醒来，她兴奋的拉着我手，“好啦，终于醒了，幸好我叫了救援队，否则就糟糕了。”

我咳嗽着坐起来。”还有个人呢？救了？”

“他也没事了，看，他正向你走过来呢。”

不错，那个男子浑身湿淋淋的，正大踏步地向我走过来，我连忙整了整衣裳，

看来他打算向我道谢呢。

他站定在我旁边。

“你！为什么救我！我没有允许你救！”

“什么？”我愕然地看着他，“可是难道我看着你死去吗？”

他咬牙切齿，看样子恨不得宰了我。”你算什么人，我查了你的资料，你只是个相当完美的人罢了，我可是绝对完美级的！让你救我，我不是自贬身份吗！我不会感谢你的！”说到这里，他挺了挺胸，大概想表现一下自己比我强吧，可是身上的衣服还有湿漉漉的水滴却不争气地让他看上去象个小丑，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站起身，狠狠地瞪了一下他，用蔑视的口气对他说“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被我救了啊，所以，你也不见得怎么完美啊，哈哈。”然后，不顾他气的发白的脸，拉着梅勒就走了。

这天晚上我可真是睡的舒服极了，心里痛快，

第二天，当我醒来时候，忽然发现家门口挤满了记者，原来我的英勇救人的事迹已经在到处传颂了，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且居然是个不完美的人救了一个完美的人，当然要引起震动了，而且现场如此多的完美的人，却没有一个肯站出来的，这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全世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哲学家，思想家，散文家，都用不同的形式来评价这个事件的意义，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完美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精神上的完美？还是其他……？”

最后，众说纷云，依然没有结果，可是大家一致同意，把我升级成绝对完美级的。

我现在如愿以偿了，成为一个绝对完美的人，梅勒的父母也同意我和

梅勒的交往，一份好工作也在象我招手，我得意极了。当然也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级别，努力的向大家靠拢，现在，我的举止从各方面看比以前都更完美，如果我不说。别人是猜不到我是个没有经过基因改造的自然人，我象大家一样完美，一样冷静，一切都让我满意，除了梅勒，她对我越来越冷淡了。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向她提出了质询。她的回答出乎意料。”我倒情愿你不那么完美，我爱的是那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小伙子，而不是，一个完美的机器模子！”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我苦恼地想，该怎么办呢。也许，我不该那么完美？唉！

忧郁是蓝色的

我又一次地走过了它，古旧的街道，熟悉的笑脸，
还有响在空气中的风铃。他还是他，一点儿都没有变，和这条老街一样，成为这日新月异的都市中难得的旧景。

记忆一旦被掀开，就象沙子般淅淅沥沥地落下，
清晰中带着一点酸，这里，留下了我的少年的青涩和初入青年的憧憬，看看旁边的小学 and 街对面的中学里面，嘻笑着的学生，就似乎看到了当初的我。

自然，一切少不了他，和那个小店，每天上学，放学总要和同学经过小店，免不了受到诱惑买点吃的，或者文具，至今，水果橡皮的清香在我的脑海中还是和小店联系在一起。

长大一点后，来小店就不仅仅是为了那些形形色色的商品，也为了他。

不知道他在小店有多久了，只记得刚上学的时候，被妈妈牵着手，经过小店，惊鸿一瞥，看到了他的笑，如午后阳光一样柔和，让我忐忑的心安定了下来。总是穿着简单的白衣黑裤，整齐的黑发，当中一缕微微的翘起。嘴角挂着浅笑，不是那种商人式的，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柔和的笑容。就冲着那个微笑，小店的生意总是那么红火，总挤满了叽叽喳喳的女学生，而他，总是那么不急不慢。

我喜欢远远的盯着他看，从刚入学的时候，到亭亭玉立，他的眼底，有一丝浅蓝，浅的为人忽视，我躲在人群后面，长时间的注视着他，心底慢慢有种无言的情感。

唱片机在转啊转，曲调优美而悲伤，阳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房间，在木质地板上映下一个长长的阴影，我看着旋转着的灰尘，似乎渐渐形成了他的身影，颀长而优雅。我忽然脱口而出：“忧郁是蓝色的。”

康奈惊讶的呼道：“这是首很偏僻的曲子啊，我从父亲的阁楼上找到的，你怎么知道名字的？”

我笑了笑，轻声地说，“不，我说的是他。”不在意康奈的不解。

康奈并没有在意我的恍惚，她是我的好友，从小学到中学，都在一起，直到大学才分开。我已经大四了，因为暑假才找到空闲飞回上海和康奈又重逢。康奈兴奋地说着离别后的经历。忽然说到了他：“知道吗，前些日子，我回学校去了。看了老师，不少老住户都搬了，可是居然小店还在那里！还

有他，曾经迷倒几乎所有的女孩子的人。他还是那里的店主。我特地又去了小店，他看上去，好棒哦，还是那么年轻，气质也好。”

我猛然抖了一下，康奈的话拨动了我心底最深的弦，我发现，经过了大学4年的异乡求学，我还是无法忘却他。我终于，又踏上了去学校的路。

他，还站在那里，小店里的那对老夫妻已经头发花白了，可是他，还是我第一次跨入校门的样子，只是，眼底的那抹蓝色深了点。我一直很喜欢他的成熟和忧郁，因为，这是我们这样的青春女孩所缺乏而又一直渴望拥有的。他现在该多大了？28？29？男人就是这样，总是比女人要更能抓住时间的脚步。看上去也就16，7岁的样子，可我们都过了10多年了，又一批放学的小女孩涌了过来，围着他说东说西，就象，当初的你我。

望着他有条不紊的动作，忽然，我觉得一阵心痛，他不会注意我的。我加速脚步，从小店旁擦身而过。

第二天，我就跨上了南下的火车。也离开了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

直到10年后。

我已经31岁了，我拼搏，为了生存，我奋斗，为了体现价值，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爱情，也经历大起大落的事业，在情人抛我而去，事业一蹶不振的今天，我终于又回来了。孑然一身，一无所有，除了一颗绝望的心，我又站在了这里。看着阳光下的他，和那抹淡蓝的色彩。“买些什么吗？”他注意到了站了许久的我我摇了摇头，痴痴地看着放在柜台上的镜子，镜子已经不光洁了，一如不再年轻的我，眼角已经留下了岁月的烙印，我妒忌的看着他，身材还是如此的挺拔，容貌依然没有变，光阴如此厚待他，他，居然一如往昔。而且，在社会洪炉里打滚的我，发现他除了成熟和忧郁的气质外，还非常难得的，拥有现在已不多见的一丝纯真的稚气。时间长河虽然流动不止，可是他是那唯一不变的砥柱。

“你多大了？”我随意的问道。

“七百五十岁吧。”

！我错鄂地盯着他，看着他恬淡的笑容，我直觉的相信了他。我和他，坐在格支作响的板凳上，喝着不是很好的茶，享受着后院的阳光，我如个羞涩小女孩一样，支着脑袋，倾听着他悠远的声音。他的声音好美，如一杯醇茶。

“我的身体和常人不同，也许是细胞生长比较缓慢，一般人的30年大约等于我的1年，智力的发展和常人却无异。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慢下来，我也无意变成智力超群的人。我的父母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现象，他们很恐惧，为了保护我。托了一至忠的仆人照顾我。

仆人很尽责，一代代传下去，照顾我。我经历了不少时代。看到了八国联军的入侵，看到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你长生不老。”我羡慕的说。

他无奈的笑了笑，“不能这么说。我会老，可是不象你们这样迅速，我经过很久以后，才适应这种过程，而我一直不敢离开我的仆人一家，因为我害怕我无法融入社会。我倒很羡慕你那种敢浪济天涯的作风。”听着他的话，让我不禁想起了围城，真是绝妙的讽刺，我生硬地牵了牵嘴角，“浪济天涯并不见得如何好。太多人情世故也意味着心越伤，在我看来。要是我能选择的话，我情愿重新开始，可是现在……”

我使劲甩了甩头，把快夺眶而出的泪珠甩了回去：“我的生命已经没有

什么意义了……一切都没有了。”

长时间的沉默。我任由他慢慢抚摸我的乌黑长发。我忽然抬起头，笑着说：“不聊我了。说说你把，看着你的亲人一个个在你面前死去，你一定痛恨这样的生命把。”

他仔细地观察着我，喝了口茶，缓缓地说“不，生命的延续不在于持久，一个个旧的生命枯萎，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我喜欢这家小店，我喜欢孩子，看着我身边的人在迅速的老去，也看着每天围在我店旁的孩子们，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生命不在于拥有，而是体验……你不能说你一无所有，因为你至少经历过了，这总比好过无知的空气，对吗？”

我哑然，他的话冲淡了我心间的愤懑，好象阳光，拨开许久缭绕在我身旁的浓雾，他深深地注视着我，情人的抛弃，事业的失败，似乎不再是我唯一的念头了。不自觉的，我记起了，曾经有过的，无声的细语，甜蜜的亲吻，签下第一张合约的喜悦，同事的关心，还有……母亲的拥抱。当我再次醒过来时，我已经泪流满面，脑海中还是回味无穷。

我紧握着他的手，冲动地问道：“你，为什么要对我说真相？我是个陌生人啊。”“不，我记得你，小姑娘。”他柔柔地说。“从你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不是总爱远远地站在人群外面看我吗。无论你长大还是不变，在我心里，你永远是个小姑娘。直觉告诉我，我相信你。”

我又一次沉默了，忽然问道：“你，恋爱过吗。”

他眼神一黯，“没有，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是个懦夫，没有勇气去承受太多的体验。”

无数的话语在我心头翻涌，最终，我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轻抚他那完美的脸，“走出小店去，去试试，在这里，你看到生命的交替，也许更远的地方，你会找到生命的真谛。我们都在寻找，可是，你比我们更有可能，因为，时间为你而留步。”我意味深长地加重了语气。

他若有所思地注视着我，我强忍着，装作不在意的站起身，“谢谢你的茶，也谢谢你，你让我懂得了。生命不仅仅只在乎结果。享受过程也同样是享受生命。我会重新开始的，现在还不晚，时间对你的恩赐更让我感受到了紧迫。我要走了，也许永远不会再见，可是，我会永远记住你的。”50年了，我的满头黑发已经变成了银丝，我的生命快到尽头了。

50年里，我经历过背叛和欺骗，可我并不后悔这一生，因为我也有过美好的时光，我始终记住他的话，我在不断的体验生活。每次重大的打击后，我总能擦干眼泪再站起来。看到太阳，就象看到了他，我在和时间赛跑，享受短暂的生命。我的丈夫很爱我，我的子女很孝顺，我有家不大不小的公司，在我晚年的时候，我还常常回想过去，总是满意的点头。认为没有虚度时光。我曾经回去过，可是小店已经不在。那对老夫妻也死了。我找不到他了。有时候，在闲暇之余，我常常在想，他去哪了呢？是否和我一样？在追求生命的真谛？如果当初，我能再多点勇气……，跨出那一步……我不敢想了。

“奶奶……奶奶……”梅勒跳跃着进来，都为人母的人了，还是那么调皮，她是我疼爱的孙女，一直在法国长大，和我的性格最象，容貌也象。去年刚结婚，听说丈夫是个法籍华人。

“我把OK带来了，你看看啊。刚满月呢，妈妈说，您看了准会高兴，和他爸爸一样的漂亮也！”梅勒满脸笑容的把重孙举到我的面前。我摇晃着小OK的小手，逗着他，仔细打量着，清秀的脸庞，高高的鼻子，柔和的笑容，

一切都是如此的相似，我压抑住砰砰跳动的心，眼光渐渐静止在他的眼底，那抹淡淡的蓝色……

我赶到一阵目眩，我抬起了头，他，就站在门口，遥远却又接近，简单的白衣黑裤，整齐的黑发，当中一缕微微的翘起。嘴角挂着浅笑，不是那种商人式的，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柔和的笑容。一切如此的真切，看上去，他比当初更成熟了，多了一些沧桑气，可是，眼底，那抹淡淡的蓝色，还是如从前。

他淡淡地走上前，抚摸着我的满头银丝，还是用着当初的口气，轻柔地说：“小姑娘，还好吗？”窗外，不知道谁家，在放着一曲久远的曲子，名字似乎……就是忧郁是蓝色的。

真实爱情

他，几夜无眠。

她，相伴多晚。

他，中国最大的 IRC\SEE 的网管，知名的网上人物 JCHEN。

她，LISA，性别：GIRL。国别：不详，年龄：不详，相貌：不详。

他，浸隐网上多年，早已久经网情，却为一个一切未知的她而疯狂。

相交只是偶然，相识却是必然。

他和她，她与他，如天生注定一般，从在网上一相遇，他就知道她天生为他而来。

他们的喜好

他们的习惯

他们的品味

惊人相似。

他们已到一夜无语却铭心的地步。

他曾利用他高明的黑客手段想了了解她的一切。他已经无法忍受只闻其名不见其身的地步。

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引以为自豪的黑客技术在她严密的防范下称臣。要知道，他可曾侵入过 MICROSOFT 和五角大楼啊。

“什么样的女人啊”他感叹“真是天生为我而定制。”

她的句句柔语，无不让他心动。

终于，他疯狂几日，只为求她答应一件事。

——我们结婚吧——

自然，作为一个网虫，结婚的方式也是特别的，他所说的是现实最流行的……虚拟结婚。

她却始终默然，但也不否定，只是一直陪伴着他。

他几乎要绝望了，只以为此生无趣，

她，同意了。

——

他带上了虚拟头盔，靠在布满感应点的虚拟椅上，身上贴毕了各种触

觉点，一切都是那么周到。

等待，
静心，
等待……

她，来了。

那么甜美的微笑，100M 的光传输网没有一点走样和定格的把她的美丽容貌显现在他的面前。

那样的柔夷，那样的身材，一切都是他脑海最深处梦想的贴切契合。

她的声音如音乐一样动听和魅力，直刺他的心灵深处，正如她的吻，甜美而甘怡。

他抱着她，喃喃诉说对她的思念和渴望。

她微笑着，太阳般的笑容回应着他激烈的感情。

一切是那么完美，一切完全符合他的自我世界的标准。

“太完美了！”已经过去 2 天了，他还是沉浸不已“完美的简直无法象真的。她如此的适合我，一切连同……性。”他决定了，无论如何，他一定要找到她，

向她求婚，要她作他的妻子，现实中的。

他利用 NEWSGROUP，GOPHER，一切的手段，

连同他的黑客朋友们，一起去找她的线索。

她，就象来的时候一样，突然的出现，突然的消失。

他红了眼，不听劝，象网络菜鸟一样，为了一个未谋面的 GIRL 而在网海中四处索巡。

他，几日无眠

她，消失无影

他，使用了最后的一招，他编写了一个小程序，

也可以叫它病毒，可是却与病毒不同，因为，它并不仅仅经过网络传播，它，通过无线通讯网，通过微波线路，他甚至，

在朋友们的协助掩护下，利用了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的通讯卫星神不知，鬼不觉的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它，不具攻击性，它的功能很简单，程序里面藏有他所知道的 LISA 的仅有的一些资料，IP 的常用范围，它利用它所能传播的一切途径侵入几乎世界所有的电脑，查询个人的隐私，挖出人最深的秘密，查找和资料匹配率哪怕只有 1%的信息通过光传输网络传回。

他，收到了无数的信息，当然有很多非常有趣，可是，却没有她的。

100 个日夜过去了，他的信心一点点的消失，他要绝望了！

他要自杀了！

一封来自 CWW(计算机世界网络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研究人员的电脑中的研究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

[[报告 1：]]

“已经 1 个月过去了，LISA 很成功的引起了那个男孩的兴趣。

种种迹象表明，那个男孩已经为 LISA 疯狂，他当然不知道，为什么 LISA

会如此满足他的要求，符合他心目中的理想，我们对此很满意”

[[报告 2：]]

“男孩要求进入虚拟结婚状态。可是我们还无法让 LISA 答应他，现在我们只知道男孩的大部分信息。他的个人生活，爱好，兴趣，说话口气，脾气，等等。我们把这些都输入了 LISA 中，LISA 可以根据这些自由组合最符合男孩思想的谈话迎合他。可是，我们的虚拟仿真技术完成度还只有 90%，毕竟，谈话是一件事。而虚拟结婚，牵涉到人类感情和……性是另一回事情。

[[报告 3：]]

“我们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感应系统插入男孩的虚拟系统。进而获取他脑中的部分强烈思想。从而，LISA 可以根据男孩的要求调整自己了。我想，最后的试验可以开始了。”

[[报告 4：]]

“完美的试验，如此契合，连我们都无法想到。看来 LISA 的仿真程度已经到了正常人的 99.8%了。光看男孩的满足的反应就知道我们试验的成功度了。

只是……LISA 也许太完美了。不象真的那样还有点缺陷，我想，这也是下一个我们的目标吧，让 LISA 真正成为有点人类的缺陷的拟真人。LISA 将会是世界上第一台完全拟真电脑。如果我们给她一个躯壳。她就是个真正的电脑人了。

我们要改变历史了。那个男孩……可怜的孩子，但愿他不要沉迷。因为 LISA 是不会出现了。而他只是个实验对象。”一切结束了。他没有象预料的那样崩溃，他忽然笑了。念着很久以前，在网络还不发达的时候，那时的网虫常念的名言：网络对面，也许坐着的是一条狗，你也不会知道。

然后，他去睡觉了。

从此，他绝迹网络。

你可别不信

HI，大家好。有件事情，我憋了很久了。可是一直都没敢说出来。倒不是因为怕什么的，而是我自己到现在，都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我说出来。你们爱信不信。我也不管了。

嗯……，先说一下我自己吧，我叫 SAGE，是个网虫。XIXI。

也是个喜欢泡聊天室的人物。每天不泡个 1，2 个小时不会罢休的。

一来二去的，我也出了点名。不信？你们可以去 SEE-中国最大的 IRC 聊天网，地址是

202.96.210.166 你去下载个 MIRC，PRICH 什么的，然后登录，就会看到很多人在上面侃大山呢。晚上人更多。总有个 500-600 人吧。我在那里有个自己的聊天屋子，就排在第一位，名字叫#ALIEN。专门讨论科幻，科学和一切古怪的事情。

我得先声明一下，我是个科幻迷。可还没迷到什么都信的程度，可是……这件事情……我可从来没想到过要发生。

那是2月份的事情了，2月6号。我记的很清楚，因为是星期六。因为周末啊。我在网上呆的时间就长了点。泡了个妞乱谈了会。又下网给那妞打了个电话。美了很久。兴奋不已，翻来覆去，干脆，再上网逛逛。这时候。我看了表，已经凌晨2点了。

我打开了MIRC，熟练的进了SEE\，来到我的聊天屋，一看，嘿。人还不少啊。可都是我没见过的脸。有个叫GALAXY3(那不是中国的最新银河计算机的型号吗?)，还有个叫DEEPBLUE(那可是战胜国际象棋冠军的电脑的名字啊)，还有叫ALIANA。

(好象是法国的什么满著名的计算机的名字)，反正，屋子里面的人用的全是世界各国最好的计算机的名称。

我打了声招呼，可是没人理我。他们正自顾自的谈着呢。

Galaxy3> Aliana, Does\France\have\problem\with\Rocket?

Aliana> en..... I\think\no. BTW: How\about\deepblue?

Match\with\Kasprofe\again?

Deepblue> Sure\no. My\program\is\being\adjusted.

我一下子笑出了声，看来他们这伙真是存粹的科幻迷啊，真把自己当成深蓝，银河3代和啊丽亚娜火箭啊。得，我也凑凑热闹把。

我辟里啪拉的一敲键盘 Sage> 大家好。我是#ALIENT 的老大，每秒运行1亿次的电脑频道里面一下子没有声音了。我偷偷的笑，看来真把他们唬住了。吹牛我可是老大。HAHA。

忽然，deepblue 出声了

Sage, 男, 28岁, 名字: 安文, 通用电气公司工程部电气设计师。家庭地址.....

我傻了。手忙脚乱的关机。可怎么都关不掉。天哪。想我堂堂也是混在网上的老鸟了。居然被人黑了我都不知道。机器啪嗒关了。我的心还在乱蹦。

我脑子急速的转着，想着整件事情。嗯? 不对啊。我机器里面可没有这些资料啊。

他怎么会知道的那么详细?

我狠狠掐了把自己，哎，好疼，看来不是做梦。那.....哈!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的哪个死党伪装上来吓我。我想了半天，确定一定是这样。想吓我。没那么容易。既然要玩。那大家玩个痛快把。

我又上了线。进入了#ALIENT, 那里还是依旧, 只是多了个MICROSOFT. 我胸有成竹的叫着: 猫, 猫。猫是我最好的死党, 也只有他才知道这么多我的情况。不过, 他向来对聊天没有兴趣的啊, 这次是一时发作? 我不管了。

还是没人答理我。我更认定了。

“杨林，别装了。我知道你在。”我料定那小子想装。我干脆叫出他中文名字，这下，他肯定要跳的。

1分钟过去了。我都有点不耐烦了。DEEPBLUE 又吭声了

“Nobody\name\this。”

哈! 我就知道。有人要跳出来。

Sage> 那你是谁?

Deepblue> I\am\Deepblue\

Sage> 那台最棒的计算机?

Deepblue> maybe\

我和他一边瞎聊着，一边拿起手机，给杨林他家打了个电话。

电话通了！里面传来了杨林恨恨的声音，这个时候，谁被吵醒都不是好玩的。

惨！我赶紧挂了电话。

这下我可警惕了。

Sage> 你们究竟是谁？

Deepblue> We\are\computers\

Sage> ????

DEEPBLUE 告诉我他们其实都是计算机程序员，和普通不同的是他们控制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计算机。比如那个 DEEPBLUE，他是负责深蓝这台计算机研制的领头人。而 MICROSOFT 则是负责 MICROSOFT 比尔盖茨那台计算机日常维护的。至于 GALAXY3，他可是中国银河 3 代大型计算机的维护啊。

我将信将疑。这些可都是每秒计算能力千万次的计算机啊。他们来这里干吗，再说了。有可能吗，不同国家的高级计算机都聚集一起？那他们的各国情报机构吃干饭的？会发现不了？

我把心里的疑惑说了，却惹来了 ALIANA 的嘲笑，唉，也对。现在世界越来越计算机化了。要真如他们所说。他们是负责各国最高计算机的，那什么事情能干不了？要把个监视头弄弄短路，简直小菜 1 碟。

可是，这事情太玄了，我可不能就这么信了。

Sage> Why\u\come\here?

Deepblue> We\come\here\to\have\a\meeting.

Sage> About\what?

Deepblue> Control\the\world.

什么什么，我没听错吧。就凭这几台计算机？DEEPBLUE 看来是个健谈的家伙，他说其实很早以前，他们就联合起来了。他们共同编写了一种通用接口。就夹杂在 MICROSOFT 啦，LOTUS 拉，NOVEL 拉等等销售的软件之中，只要你装了这些软件，你也就等于装了这种接口，而有了这种接口，只要你上了网，他们就能通过这种接口控制你的计算机。

换句话说。对于他们，你的计算机是透明的。他们甚至早就控制了美国和苏联的大部分卫星，说不准哪天，就飞来个导弹呢。

天哪！我吓的睡意都消了。被人知道隐私的味道可不好受。不对，我就这么轻易相信拉。我得要点证据。

我报了个我知道的常在网上逛的家伙的 NICK，不到 2 分钟，ALIANA 就传给了我他的全套资料。还附带了通过那家伙自己的摄像头拍的他家的样子和他的模样。

这下，我可呆住了。我脑筋急速的转动着。我威胁他们，我要揭发。

可是他们却嘲笑我。是啊，谁会信啊。连我自己都不敢信呢。要是做梦，也太真了点啊。

DEEPBLUE 看来心肠不错。看出我沮丧的心理。努力想逗我。问想要什么东西吗，他可以在网上替我买。

我没好气的说。你要真那么本事，给我买本“沙丘”吧。我在国内找了许久了。从来就没看到过。网上 AMAZON 有是有，可是……我又没美金。

丧气。

然后我就赶紧下网。省的自己所有都被别人知道了。那多傻啊。
第2天，我头疼的要命。醒过来的时候，模糊还记得昨天的事情。
自己觉得也好笑。怎么那个梦象真的呢。我想着可以写本小说了。就上班去了。

过了2星期。1天，我回到家。我妈说有我的邮包。我拆开一看。

“沙丘！”我拿起包上的地址一看。IBM, USA, 然后又拿起里面的订货单一看。哇，FROM\AMAZON, 订货人：Deepblue\。看来，一切都是真的？
我迷迷糊糊又上了网，发现我的邮箱在嘟嘟的叫哪。打开一看。

来自MICROSOFT的信？！可没搞错啊。WEBMASTER\MICROSOFT.COM的。上面说，让我去MICROSOFT看看。我还没动呢。计算机就自动的开了IE。上了MICROSOFT的竹叶，7拐8拐。哗。跳出一页。啊！是我在公司里面偷着看沙丘的照片呢！我气的也不顾心疼我的计算机了。转手拔了插头，看来，连我们公司的监视头也被连了他们的那种接口了。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他们是要警告我别乱说。可是。我要是不说。

就真发疯了。这可太可怕了。如果所有的计算机都被控制了。那力量有多大啊。我敢说。100个原子弹都不是对手。我现在是打算戒网了。顺便把我的计算机给格式化1遍，装点WPS2.0什么的。我想它们不至于连这个里面都给来个接口吧。

好啦。我该说的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什么？你以为我说的假的？

那你自己去看把。也许碰巧碰到他们呢，到时候别说我没招呼在前面啊，记住啊。

SEE\IRC地址：202.96.210.166

我的主页地址：<http://see.online.sh.cn/~loststars>，我连自己的呆的地方，我的竹叶都告你们了。你们还不信。我就没有办法了。别忘记了，我在#ALIEN等你们啊，有时候我会偷偷溜上来看。XIXI。

黎明在黑夜最深处醒来

lorder是个很乖的男孩子，谁看到了，都会忍不住的搂一把，白白嫩嫩的皮肤，粉红的脸，典型的可爱孩子类型。可是lorder，却并不为这高兴，此时，他正托着腮帮子坐在家门口的草地上，呆呆地看着不远处虚拟游戏中心进进出出的人流。

“你还是决定要留下他吗？”一个男人正透过窗帘窥视着草地上的lorder，而受问者却坐在壁炉旁的椅子上冶然自得的抽着烟斗，在二十五世纪的今天，烟草作为有害健康的物质是早已被禁止了。取代的只是一种有烟草香味基因的人造植物。

“说话啊！”男人又不耐烦的问了一次。

椅子转了个圈，受问者专注地盯着窗帘露出的缝隙。那是个年过半百的中年人，头微秃。脸上挂着笑容，看上去很和蔼可亲，他慢慢的举起烟斗，在椅子旁敲了2下“是啊，lorder跟了我30年了，我怎么舍得把他送回去

呢．小曹？”

“现在谁还会用 I 代的机器人，只会傻傻的干些指定的活，能量块用的也多，把他卖到博物馆吧，他们会出大价钱的，毕竟这也算古董了．怎么样？Z？用这笔钱可以买好几个新型机器人了。”小曹头也不回的说。

“不管如何，不能卖他．他是我的生命最好时光的见证！看到他，我就会想起过度过的美妙时光，婚姻，，，，，获奖，而且……Lorder……我的孩子”Z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看来思绪又不知道飞向何处了。

“咳！”小曹重重地叹口气，眼光不禁又落在了一丝不动的 Lorder 身上。

都过来这么多年了，Z 还是这么看不开，自从他的孩子因为车祸死去后，他就把 Lorder 改造成了孩子生前的模样，又不断的研究如何能让 Lorder 象个真正的孩子那样有情感和思想．20 年过去了，Z 还在不停的摸索，人们早已经忘记了这个机械论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小屋多久没有被人光顾了．他的朋友和亲人也许只有小曹和 Lorder 了。

小曹定了定神，转过头来，对 Z 长长叹息了一声“研究还是没成果吗，你的一切都没有了，真不知道，当初，我怎么对得起康奈尔临终的嘱咐啊。

她要我好好照顾你，可是现在，看看你现在，只是沉迷于一个机器人！”小曹越说越怒，要是他真的有情感倒好了，可是不可能的，再先进的机器人，也最多只能按照设定的程式来学习．跟别说是个 30 年前的过时产品了．一堆电子线路和集成块，能有什么情感。”

Z 还是一脸不知所云的神情，他只是呆呆的注视着 Lorder 眼里有着爱和怜惜．小曹大声的出了口气，太闷了．他二手一摊，没办法了，Z 的妻子很早就死了．孩子就成了他的宝贝，可是一次意外的车祸，夺去了 Z 最心爱的东西．他所有的只有自己研制出来的自思考型机器人 Lorder 了．他从此一蹶不振，只是守着个 Lorder，都过去几十年了，如果他当初能够再上一层楼，改进 Lorder 的话，后来出现的新型机器人的发明权也肯定是他的．多少次了。

怎么说都不听，机器人！小曹不屑地撇撇嘴，能指望什么感情，在如今人都不怎么有感情的现在，还能指望一堆钢铁会产生感情吗。

小曹跨前了二步，张口想说些什么，却还是没有说．他闷闷地向门口走去，快跨出去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又说：“还是卖了 Lorder 把，或者送给博物馆．对你也好．你去娶个妻子．或者去自我复制个你的本体．怎么样？”

没有回答．Z 的注意力看来根本不集中在他身上，小曹重重地带上门，快步的走上草坪。

Lorder 还是那个姿势，他已经看着那个虚拟游乐中心很久了．人来人往的，这年代，结婚的不多了．虚拟技术的高度发达使人们越来越热衷于假而不是真，“没有责任的爱。”广告语是这样写的，也点出了为何人们如此热衷虚拟结婚，虚拟孩子．是的，没有责任，你大可以一尝各地美女，然后逐个抛弃，也可以玩玩可爱的孩子，而忽略他平时的哭闹．以往的度假胜地已经没有人光顾了，取而代之的是最先进的虚拟游乐场，30 世纪的新时尚！

没有人会去看 Lorder 一眼，他只是个老式机器人，即没有新式的机器人的光彩夺目的皮肤，也没有它们的快速计算能力．他的主人 Z 刻意的让他笨，他唯一比别人多的只是块情感芯片，他想让他更象个真人，而这却常常扰动了他的本已旧式的头脑．机器人三定律牢牢的扎根于他的脑中，他不知道如何取悦于主人，每当他想到这个问题时，情感芯片总会出现一大片黑

暗区。

突破……突破……无能为力。

Lorder 想的如此专注，脸部却丝毫没有表情。甚至来小曹走近他，他都没有微微动过身体。他能感觉到小曹在他身后站了良久，可是一直没有出声，忽然，小曹走到了他面前，紧盯着他，多生动的脸啊。Lorder 想，为什么自己却无法模拟呢，虽然也能笑，也能哭，却始终不能象人一样生动。

“要是你能象他爱你一样爱他就好了。唉。如果你能知道什么是爱和感情，Z 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了。”小曹说完抛下他就离开了。

爱吗？他努力的寻找定义。也是一种感情。涉及到感情，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他的脑中一大块黑色区域。

“文儿，吃饭了……”Z 在门口轻柔的呼唤着他，似乎他真的是他的孩子。

每天都会重复同样的步骤，虽然他并不需要吃饭，只要补充能量快就可以了，正如每天 Z 坚持他到 9:00 就必须睡觉，而明知他就算睡在床上也不会乱动，半夜还是会来看看他，给他盖好被子。

这是爱吗？他有点疑惑。怎么样才能真正的让主人快乐呢？虽然他努力地做出吃饭的样子，也很听话的去睡觉，可是看的出。主人并不因此而快活多少。

“该上床了。”又传来了主人的呼唤。他顺从的躺到床上，关闭了能量块。

着火了！四处传来呼喊。火势很大，他迅速的爬起来。看来是那个老式壁炉引起的，主人呢？Lorder 飞快的在房间中穿梭。火势越来越大了，消防队来了，不过看来顶不了什么用，又冲进来几个机器人，它们看上去比他先进多了。它们和他交换了一些信息，马上也加入了找人的行列。

还是找不到。他的正电子脑袋感受到一丝不平常的扰动。有点象……人类的一些情感……烦躁？他灵光一闪，直冲入阁楼，果然，主人正在那里，抢救着已经着火的玩具和一些旧书信。

“主人，该走了。这里很危险。”机器人三定律规定了他必须保护主人的安全，所以不管主人的挣扎，他抓起了主人就往下冲，他感到一丝欣慰，他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能够回报主人多年的关怀把。

一根横梁被烧的支持不住，快倒下来了。糟了。来不及闪避了。他脑中念头一闪，不等他反应，主人不知道哪来的力量，使劲挣脱开来，把他推向外面“文儿，小心”。横梁倒了下来。带倒了他的主人，还有他……，他最后的意识……

就是越来越浓的黑暗……

“醒了！终于修好了！”人声嘈杂。他睁开眼睛，小曹正欣喜的看着他。

“好了，好了，终于修好了，真不知道，Z 那个老头会那么疯狂，救个机器人……”

他来不及听小曹的罗嗦了。一下子蹦下了床，“主人……主人”

“你主人没事情，算他命大。要谁都会感动的，他整个身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唉，真是白辜负了他的那片心意了。对你这没心肝的机器。”

Lorder 缓缓的走向主人，主人正躺在床上，苍白的脸色显示出受创之重，他还没有醒呢。Lorder 呆呆地站在床前。一声不发

“终于全忙完了！”小曹欢呼一声，屋子都空了。他打了个大大哈切

累了。”我该走了。”小曹拍拍 Lorder 的肩膀，没注意他的异样，“你好好照顾 Z 把，他也够累了。再见啊。疯狂的家伙。”

房子里寂静无声，有多久了？Z 模糊的想，他梦见了很多，有他的妻子，还有孩子，还有他们在雨中一起戏耍的情景。下雨了吗。大滴大滴的水滴滴在了他的脸上，是温热的，让他从昏迷中醒过来。他努力地睁开眼睛，不敢置信的看着 Lorder。

那水滴正是从 Lorder 扑闪扑闪的大眼睛里流出来的。他顾不得去疑惑机器人怎么会有泪的，可是那确实是泪。然后，他置于狂喜之中，因为 Lorder 正握着他的手，轻声而坚定的叫了声：“爸爸！”

窗外，黎明，正从黑夜最深处醒来

黎明在黑夜最深处醒来

每个人都想获得去保留地的票。这太难了。全世界那么多人，100 万人里面也许才会有那么一个幸运儿，会取得那个资格，而剩下的时光，他会穷其一生喋喋不休的夸耀自己的经历。让那些只能看到灰色人造纱网笼罩的天空的人羡慕不已。

我也想得到那张票。

我是个小人儿，就算倒退 2000 年，回到 20 世纪，我还是毫不起眼，我，扁扁的鼻子，矮小的身材，短腿粗胳膊，也没有什么学识和聪明脑瓜，我的职业，就算在过去，也不怎么受人尊敬，更别说注重实际的现在了。我只是个逗人高兴的家伙。知道了吧。我究竟干什么的。

可是，我并不为此感到自卑，毕竟，一个喜剧演员！在 3020 年，可是太少啦，每天，我站在古老的舞台上，给全世界来时光游乐场参观的人们说笑话，例如张家的厨房机器人把润滑油当麻油给倒锅子里，给主人喝拉，李家花了一万块去月球旅行了一次，却发现那里早成垃圾场了之类没人笑的笑话。可我不在乎，不是吗，他们可不是为了听笑话而来的，他们是对我好奇，我可是，这世界上仅有的一个喜剧演员了。

而就凭这个，我迟早会得到一张去保留地的票的。

这是我从童年就计划好的。我的老爸。一生都在努力想要获得票，可怜的人，他这个职业的人实在太多了。而票是按照比例在不同职业中均分的，他既然成不了优等，当然结果可想而知，他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要求在发射他的骨灰入太空的时候千万要瞄准保留地的那个方向。

可我不会那么惨，我早算计好了，喜剧演员是个被遗忘的职业，吃力又不讨好。我敢说，全世界也许就我一个了，我的前任听说在飞向伽马星的时候噎死的。

我-有-九-成-九-的-把-握-取-得-去-保-留-地-的-票。

可是，他来了。

我仰望着高出我 2 头的他，怎么都看不顺眼。我最讨厌的就是长着漂亮脸蛋，有金头发和蓝眼睛的人了，对了，还有高个子，可是这小子，全占了。

他正对着游乐场的经理笑呢，那笑，看起来也……怎么……对了，没有一点喜剧味道，只有女人，才会喜欢。

不过，经理似乎也满喜欢的啊。经理拉着他走了过来，

“CORNER，介绍一下，这是ZEN，你的搭档。来自美洲的。”

吓！我扭了扭脖子，得意起来。我可是正宗的亚洲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污染最重的地区。可是，比起一个美洲人，虽然他漂亮点，那有什么，他是个美洲人，原地居民。那里除了一个小小的大岛，其余地方都被海水淹没了。据说那里的人不用机器人做仆人！能想象吗！不吃合成食品。

我看不起他，可是他倒对我挺客气，眼睛眨巴眨巴带着种别人看了会说很迷人的微笑向我欠了欠身，“您好，我是ZEN，初来乍到。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喜剧明星CORNER先生吧。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说完，还毕恭毕敬的鞠了个躬

喝，态度不错，可是我不会对我的竞争对手手软的，摆明了的，如果不是想去保留地，又何必来做什么喜剧演员呢。我可是苦熬了20年了，谁都别想抢走我快到手的票。

虽然我什么都没教他，可是，不能不承认，这家伙，确实有喜剧天赋，他说的笑话，大家就是爱听，游乐场的喜剧舞台第一次那么火爆，经理笑的都合不拢嘴了。没人再听我的了。可他说的都是什么呀，什么鸟和花的故事，什么小猫小狗汪汪，什么年代了。

哪能看见花和鸟？哪里有动物？看他那副乳臭未干的样子，恐怕都没出过几次门，只知道瞎说。算了。过段时间，大家听腻味了他的，又会回来听我的了。

情况更遭了。经理又和他签了一年的合约。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他？

看看他，太漂亮了。不是个干喜剧的料。而我。古书上说。我这样子，可是天生的喜剧人物啊。我愁眉不展，他却没事人似的，整天缠着我。

盼望已久的十年一度的保留地之行就要开始了。人们都在努力工作，期望能在自己的领域中展露头角，获得保留地的票。

可我，唉，没指望了。看着他在舞台上眉飞色舞的样子，我有点心酸，我这么多年的奋斗，就这么完了？我真想看到在虚拟景观室看到的绿色草原，飞翔的猎鹰，真正实在的触摸，感觉。当然，还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去过保留地的人，也就意味着功成名就了，我就不再会发愁没人爱我。大把大把的姑娘会送上门，我也可以在我剩下的时光中，在舞台上大谈特谈我的保留地之行，拿它当笑话说。怎么都行，来听的人会挤破门的。

我会是“喜剧大师。CORNER！”

“CORNER！醒醒。”谁在摇晃我？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该死，又是这小子，我看到他这副假惺惺的笑脸就讨厌。

“干吗，”我没好气地问。

“再过几天，就要公布每个职业所能获得的保留地的票的人员名单啊。

你不兴奋吗？听说，你做梦都想去呢。”ZEN一脸纯真地看着我。

“那怎么拉，你难道不想去？”

“我吗，无所谓，能去更好，不能去也不会伤心欲绝。”ZEN不在意地说。

他敢讽刺我！讽刺我！我的怒火已经到极点了。他是料定我得不到票了！我！我！

我！

我丧气地垂头坐在地上，我只是个小人物，什么都不敢干。我摇摇晃晃地走进了虚拟室……

我再出来的时候,已经焕然一新,虚拟室里面我对着提取自我脑海中 ZEN 的形象狠揍一顿,最后对准鼻青脸肿的他啪达,扣动了板机.看着他捂着胸口倒下,我得意极了。

我渐渐有了主意。

我紧张地趴在舞台顶上,手里牵着一跟绳子,上面挂着个我好不容易找来的锅子,书上说用灯好,这样掉下去,就象事故了,可是这年头,灯早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涂刷于墙壁上的记忆涂料.随光线改变亮度.顾不上,我等着 ZEN 站在了舞台上,手舞足蹈的说着笑话,我慢慢地,慢慢地放松了绳子,嗯?怎么不动,哦,绳子被卡住了.唉,我只好爬过去,打算解绳子,没想到,一个没注意,从高高的横梁上摔了下来.连着那个倒霉的锅子。

我疼的呲牙咧嘴,可是舞台下的反应出奇的好.掌声雷动。

“太精彩了!太出乎意料了!”

什么?我这可不是表演!

不知道是我实在不是这料,还是我的运气实在差劲,接下来的几次谋杀也以失败告终,不是 ZEN 不走我算好他要走的地方,就是我的毛手毛脚砸了锅。

明天,名单就要定下了,我没有退路了。

我拿着刀,心惊胆战的朝 ZEN 的住处走去,心里念叨着,“别怪我,别怪我.无什么……非君子?不……小人……”

我悄悄潜进了 ZEN 的房间,他正背对着我,不知道捣鼓什么,我举起刀,狠狠地!

“CORNER!你来拉.太好了.谢谢。”ZEN 忽然转过身来,和我眼对眼,他丝毫没有注意我的异常举动,很自然的拿下了我的刀,“我正需要它呢。”

老天,我完了.我怎么那么霉啊.我都要哭了。

ZEN 又凑过来了,我失去理智的大叫:“你还要什么!我都给你!都给你!幸运儿!”

“你说什么啊,CORNER,你才是幸运儿呢,”ZEN 推过了一只大蛋糕,把刀也递给了我“切开它把,祝你生日快乐!”

今天是我生日?我醒过神来,呆呆地看着微笑着的 ZEN.可是他怎么知道呢?

“我去查阅了你的个人简历啊。”ZEN 还是一副纯真的样子。

我的眼有点酸了,这么多年了,人和人的漠然,很少有人会记得我的生日,更别提给我过生日了.ZEN 变得可爱了。

“对了,我决定退出这个职业了.我已经向行业工会递交了解除职业通知书。”ZEN 又对我说。

“为什么?你本来很有可能获得……”我惊讶极了。

“我干这个,可不是为了获得保留地的票,你比我更有资格得到它。

CORNER,我只是想尝试一下不同的生活.现在,我该回家了.CORNER,……要是你还愿意我.就来我家找我把。”ZEN 忽然脸红了红,跑了出去。

只留下我一个人,张大着嘴巴,不知道该怎么消化这个天大的幸运。

保留地之行让我印象深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片碧水青天,还有毛绒绒的小动物。

我爱极了那地方.我躺在软软的草地上,嗅着草香,脑子里却忽然有

点想到了 ZEN，他要是能来，多好啊。可惜，只有一个机会。

政府说因为大量的发展工业和人口的增加，造成自然资源的流失臭氧层也越来越稀薄。保留地可能是亚洲最后的一块野生保护区了。

“为什么不能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也注意控制环境呢？”有人质问。

“效益，短期的效益和控制环境需要耗费大量金钱使政府还看不到这一切最终后果。”有人回答

“不，政府已经在开始治理了！不过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陪同我们的导游小姐解释说。

“听说，在美洲那里，还有些原始的地方……”我听到了有人在窃窃私语，美洲！这个词，触动了我的心境。ZEN 不是在那里吗。

我站在这块土地上了，虽然脚下的草地很黄，草也很细小，天空也只是淡淡的蓝灰色，可是这里没有让人讨厌的灰砂网，空气也算新鲜。人们看上去也很纯朴。我喜欢这里。

我一路打听着来到了 ZEN 的家，一个梳着辫子的姑娘正在门口伺候着二只小鸡。

“HI！”我打了声招呼。她抬起了头。

蓝蓝的大眼睛，金色的头发，浅浅的微笑。哦！天哪，是 ZEN！
一切都不用说了。

我结婚了。我的妻子大家都知道了。她就是后来地球上最著名的环保专家，她的呼吁引起了世界各政府的重视，她的游历世界的经历使她对世界各地的环境了如指掌，在她的带领下，正有一大群环保科学家们致力于地球环境的改变。现在的天，已经比以前蓝的多了，也有鸟在飞了，我过的也很幸福，我们有 2 个孩子，大的取名是 ZEN，小的叫 CORNER，ZEN 到现在还常常取笑我从她手里抢的保留地的票的事情。而我只是温柔地吻着她的唇，重复着同一句话：‘亲爱的，虽然我得到了保留地的票。可你却得到了我的心啊。那可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保留地了，它只为你开放。’

真实的谎言

战争，已经打了五十个太阳日了。为了粉碎巴库人侵略地球的野心，人类将战场扩大到了巴库星本土，‘誓将巴库人消灭干净’，是每个人类战士的信念。在我们眼里，巴库人只是一种能直立行走的猫科动物，流着绿色的血液，根本配不上这个蓝天，绿草，大气成分与地球环境 98% 类似的星球，杀死一个巴库人，就如杀死一只低等动物一样，算不上什么。

‘呸！’我厌恶地踢开眼前的尸体，这些巴库人，根本不堪一击，要不是它们惊人的繁殖能力和在黑夜与洞穴中的凌厉本领，早被我们灭绝了。我的手因为一直握紧着枪，而汗津津的，身体也不断在出汗。我不耐烦地晃了晃脑袋，从头盔里看出去，一片硝烟，草地被轰出了黑黑的土壤。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巴库人残骸，不时有人类战士从我身旁冲上去。我定了定神，调整了一下装甲内的温度，生化鳞片小角度打开，我通过通话器向指挥部报告：“102 地区清理完毕。巴库生命数为……”

一阵阴风从背后扑来，我稍稍一侧身，一只带着腥味的爪子掠过，我

的视线和那双圆圆的灰黄色的眼睛交错而过，它，踉跄几步，不甘地挥了挥爪子，呜……叫了半声，倒在了地上。

“一只母巴库。”蓝丝单手扛着枪，叉开双腿洋洋得意地说“它们也就爪子利害，可在大陆上，攻击率几乎为零呢。”他打了个哈切，以示有多么不在乎。

不知怎的，我放不下那双眼睛，我几乎以为我要看到人类的眼睛了。悲哀，关切，复杂交错，却看不到愤怒。我有点楞神地看着那头母巴库，它到死眼睛都没闭上，直直的望着被我踢开的那具尸体。

蓝丝慢慢踱了过来，亲热地勾上我的背，他不在意地瞄了一眼那具尸体。轻蔑地说，“你杀了她的崽子了。虽然它们的文明程度才到核子时代。但比较也算智慧生物吧。可惜，它报仇打错算盘了”他腻腻地凑上来，附在我耳旁轻声说，“我不会让它伤害你的。”

“12 中队报告，你区是否已经清理完毕？”从通讯耳机传来的询问声打断了蓝丝的话。我再次看了下生命显示仪，巴库生命指数始终保持在零。”报告指挥部，巴库生命数为零，清理完毕。”

“OK，完毕。”耳机再次沉寂。

我再次看了一眼那头母巴库，它已经冰冷了。可是始终维持着那副姿势。

“返回！”我几乎是吼着向通讯频道发出了命令。

军营里，弥漫着烟和臭气，我半倚在床边，蓝丝赤裸的身躯紧紧拥着我。清秀的脸庞上带着满足，喃喃自语，“文，我爱你。”

在这个没有女人的世界，同性相爱已经司空见惯了。上层为了保持战斗力，也可有可无的允许了这种现象的存在。蓝丝是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有不少的“追求者”，可是我是他唯一的爱人。蓝丝不只一次的在我耳旁唠叨着，他十六岁到达巴库星的时候，第一眼看见我，就疯狂的爱上了我。

“你的刚毅的脸型，多么强壮的身子……”蓝丝如梦如痴地说。把我抱地更紧了。

我只是闷闷地抽着烟，偶尔动一下，松一下筋骨。我不是一个同志，和蓝丝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只把蓝丝当成一个小弟弟，当时，我接纳他，是不希望他也堕落到那些乱交的人中，我做的一直很好，他至今依然是清清爽爽的，所有的接触都止与皮肤。我也一直指望时间能磨掉蓝丝的秀气，四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依恋我。

“文，在想什么呢？”蓝丝懒懒的睁开了眼睛。他扫了一眼紧握在我手中的全息照片。笑着说。“想康奈尔了？”

“康奈尔！”这个名字让我发抖，我咬着牙，手握的更紧了。全息像中是一个美丽如歌的长发女子，还有那可爱的黑发小男孩。

“我的妻……康奈尔……，欧克……儿子……”我嘴唇蹉喏着。真想他们啊，七年了，不知道康奈尔的肌肤是否依然如丝般润滑？欧克也该长大了吧。

“要是能回去一次……咳……”我叹了口气，招募入远征军以后，是没有探亲假的。

除非合约期满，否则我不能回地球。何况……，我怨恨地看了一眼我的右臂上侧。那里，隐约，有到青色的印记。那是我的军队编号。有了它，任何一架远航船都不会搭载我的，而且地球海关的探测器也马上会发现我，将我送上军事法庭。

我忍不住低头又看了看全息像，康奈尔花一样灿烂的笑容就在我眼前晃动，“等着我，康奈尔，再过5年，我们就可以把债务全部还清了。”

“别着急，再过五年，你就可以回家啦，赚了足够的钱。至于我吗，我可是签了15年的合约，我要干到将军……”蓝丝放开了缠住我的四肢，舒展了一下身体，“然后回到地球，再也不来这个低等星球，我要享受……地球的明媚阳光。”

“先把命留下再说。”一个阴沉的声音打破了蓝丝的美梦。

“十字杀手。”军营里刹那寂静无声，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我也不例外。

我镇静地举手敬礼，“长官！”

他无声颌首，随意的摆了摆手，额上的十字标记亮的象天上的星星，“要享受么，就先把命留下打下这个地方。”

他阴沉地盯着我，“你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安文？听说你把12中队调教的很好啊。”

我毫不畏惧地与他对视。直觉上，他没有恶意，我只感到他的内心深处阴郁。“报告长官，是我的手下本身就很好。那些巴库人，我们是不会让它们糟蹋美丽的家乡地球的。”

他紧紧注视着我，忽然开口。“你为什么来这里？这里能把契约完成安全返回地球的人是很少的，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舍得抛弃你的家人？”

我眼前掠过了康奈尔和欧克的影子，我强忍着痛苦答道，“报告长官，我的儿子生了重病，欠下一堆债务，还要给他治病，所以我签了契约。我有信心，能安全返回。”说着，我挺了挺胸。

他沉默半晌，忽然转身向门外走去，“留着你的命，也许你会是个例外。”

我呆呆的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口，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蓝丝兴奋地凑了上来，“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十字杀手呢，听说他们攻击力特别强？”

我没有作声，依然仔细的看着没有人迹的门口，脑子里思索着他的话的含义。在远征巴库的军队中，最利害的部队就是十字杀手团了，没人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非常神秘，每个人就象一部杀人机器。冷酷无情。额头上的十字星是他们的标志。他们似乎把生命作儿戏，我曾亲眼看到过一个十字杀手在一次夜晚行动中遭遇一群巴库袭击，在肠子被拖出1米多时候，还用刀杀了两个巴库，最后微笑着拉响手雷。他们的存活率很低，而且也从来不和群，平时很少看到两个以上在一起十字杀手。除非在战场。

“安文！你的信！”一个中队战友跑了过来，打断了我的沉思，

是康奈尔的信啊。我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那张小小的磁盘上。我迫不及待的奔到读信机上，插入了磁盘。

出乎意料，出现的是一个陌生人，他自我介绍是卫生检疫局的，我疑惑不解的看着他，心中隐约有些不安。

我真的无法相信，为什么一切不幸会发生在我头上！康奈尔居然也病倒了，而且很严重，我深深陷入自责，是我不好。康奈尔……想起我的美丽娇柔的康奈尔，我就忍不住的心痛。

“文，”蓝丝轻柔地搭上我的肩膀，安慰我，“真是不幸，多汇点钱把，如果不够，我的给你。”

我坚定地抬起头，一瞬不瞬地看着蓝丝。“我要回去一次，”

“你疯了！”蓝丝惊讶的低声喊到，“你的合约没满，是回不去的，没有一艘远航船会收你的。你还没到地球，就会被身份监测仪踢回来的！更何况，

你不怕军事法庭？”

我丝毫不动摇的重复了一句，“我要回去。”

蓝丝看着我的眼神，片刻软了下来，他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吧，我帮你想办法，”

蓝丝忙碌去了。我也陷入了沉思，说说容易，可是，怎么才能离开这里呢？我厌恶地看了一眼手臂上的青色印记，只要有它，监测仪就能很轻易的找到我，我根本别想离开这里。可是，一想到病中的康奈尔，我就无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哪怕上军事法庭，我也要回到康奈尔的身旁。虽然……据我所知，远征军中违犯契约而没有受到惩罚的纪录为零……

巴库星球的黑夜和地球有些不同，漆黑不见五指，除了些哨兵，几乎已经没有人迹了。巴库人非常适应黑暗，它们的双眼能在黑暗中透视，而且利爪也特别锋利，它们的夜光枪，无声无息，是唯一没有比我们先进的武器。黑夜中的强大武器。它们善于在夜晚偷袭人类的营地，不少战士在睡梦中被它们杀害。虽然军队加强了防范，但还是防不胜防。因为，潜地术是它们另一项本领，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们会从帐篷一角的土地中钻出来。大肆屠杀。

“该死的巴库人！”我喃喃自语，趴在地面上，缓缓蠕动着爬向停泊着的远航飞船。

如果不是在 50 年前，一艘巴库飞船袭击了地球，并带来了要灭亡人类的信息，也就不会有这次远征，我也不会在康奈尔病重的时候只能偷偷模模糊糊的回地球了。

我终于爬到了飞船前，汗水已经湿透了整件甲衣，我从来没有那么紧张过，今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啪！我惊的差点跳起来。我敏捷地一个翻身，枪直指……

“蓝丝？”我舒了口气，使劲压低声音咒骂着，“要吓死我啊。怎么样？”

蓝丝不以为意的笑了笑，努了努嘴。得意的说，“没问题，看，全装好了，你只要躲进去，就行了。”

顺着他的视线，我看过去，高耸的远航飞船下，有个不起眼的舱体附着。我抚摸着灰色的外壳，满意地笑了。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每个月，都会有一艘远航无人驾驶飞船来这里，卸货，送信。

蓝丝想法在飞船下面安装了一个小型救生舱。这样我就可以躲过飞船的身份监测仪，靠飞船带到地球，在接近地球上空时候，控制救生舱和飞船自动分离，降落在地球上了。

我感激的拥抱着蓝丝，谢谢他为我作的一切，我们双手交叉，紧紧握在一起。蓝丝羞怯地在我脸上印下一吻，然后决然的将我推入救生舱，“去吧，小心点，别忘了我这个朋友！”他关上了门。

我已经差不多航行了二个月了。要是没有康奈尔和欧克的全息像陪伴着我，我大概早就发疯了。我迷迷糊糊的望向舷窗外。却被一束光照的睁不开眼。太阳！地球！

终于到了！我兴奋地趴在舷窗边贪恋地看着，多少次，在我梦中出现的蓝色星球啊，此刻终于在我眼前了。

可是……为什么，地球是灰色的？我困惑的望着它，熟悉的河流，山川，都表明这是我的母星。回家的渴望不容我多想了。飞船已经接近地点，将要坠落大气层了。我扳动了分离手闸，救生舱如脱弦之箭向下坠落。康奈

尔.....我来了.....

我大惑不解地望着四周，沙漠，除了沙子，还是沙子，还有废墟。这里是哪里？地球怎么了？毒日，口渴。我的视线开始模糊，终于，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里是哪里？白色的床.....白色的一切，我头痛如绞，望着四周，隔了一会，才回忆起来我的经历。

“康奈尔.....”我急急地呼着，跳下床，想冲出房门，

“你这么是没办法看到她的。”不知何处传来的声音。

我毫不理睬，使劲的砸门，门却一点没动。我又冲到了窗前，窗很牢固。根本砸不碎，我失败的望着窗外，蓝蓝的天，绿绿的草坪.....一切很美丽。却似乎有什么不对。

“这一切是虚拟的？”我突然问到。

那声音似乎没有料到我这么直接，停顿一会，才说，“是。”

我嘟哝到，“我不知道虚拟技术已经这么发达了。”

“很久以前，就很发达了，而且这也不全是虚拟技术，这里是地球上仅有的几块保留地了。如果再过段时间，也许.....地球就全是荒漠和核废墟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毁了地球，是吗？”我已经一点点的摸清整个事件了。

那声音没有回答。

我又继续问道。“那么，巴库人的侵略地球也必定是你们转移视线的一个手段拉？”

那声音终于出声了。“不能这么说，我们需要巴库星球，它们的环境类似程度是 98%，它们不灭绝，我们就得灭绝，你瞧，就是这么现实。我们得用它们的星球作为殖民地。”

我笑了，笑的却比哭还难看，“原来.....我们一直是侵略者.....多可悲.....哈哈.....”我笑的那么欢快，丝毫没有发现门已经开了，一个额头上有着十字标记的人走了进来。

是他！

我顿住了。他冷冷地看着我，“笑够了吗？”

我忽然惊慌起来，“我要看康奈尔，.....还有欧克.....蓝丝怎么样了？”

“蓝丝在返回军营的时候遭到了巴库人的袭击。他.....死了。”

我的心一沉，莫名的伤痛涌上心头，我甩了甩头，“你们是不会让我看到康奈尔的，对吗？你们不会让我把真相泄露的。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没有人能返回地球。知道真相的都死了。”

他不置可否，良久，才摇了摇头，“你觉得我们不正义？那你说，什么是正义？没有了生存的权利，还奢谈什么正义？你拼命回来，为了看到你的妻子和儿子，如果地球保不住了。回来还有什么意义？你能想象你的后代在一个满是核污染的沙漠星球上苟延残喘吗？”

他顿了顿，走到墙壁前，伸手触摸了一下，一面巨大的屏幕显示了出来。

“康奈尔！欧克！儿子！”我已经无法动弹了。我全身心地注视着我的康奈尔。她看上去有点瘦弱，但是精神不错，我又把视线转向了欧克，7 年不见，他已经是个大人了，那种神情和我少年时候一模一样。我贪恋的看着，

生怕一眨眼这一切都消失了。他静静地在旁边看着，也不说话。

“好了。我满足了，”我沉静地将视线转向了他，心中了无牵挂，“随便你们吧。”

我们视线相交，终于，他说话了，“你终于决定了吗？”

我点了点头。“只要你们能让我的妻子和孩子过上好日子。”

“我保证。”

我再次留恋地看了眼康奈尔，在心中深情地吻了她，然后，大踏步地走向门口。

我是十字杀手 77 号。现在巴库星球作战，他们都说我无情冷酷，其实，晚上没人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叫安文的人，他已经死在叛逃回地球的路上了，这是种可耻行为。

我现在在为人类的生存而战，没有什么正义可言，我每杀一个巴库人，就会为一个叫康奈尔的美丽地球女人和叫欧克的可爱孩子争得一份生存的权利。

十字标记如星点缀在我的额头。再见，地球。

你死了吗

“我死了吗？”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四周出奇的安静。和我印象中的嘈杂的世界完全不同。头痛的几乎要裂了。我无意识的晃了晃脑袋，模糊记得我从 100 层的金帝大厦跳下来。以摆脱债务缠身的威胁。灯光，人群，医院，是我最后的记忆。

“睡吧……”一个声音亲柔地说。

“我死了吗？”我嘟哝道。

“睡把。”那个声音如母亲的呢喃，令人不由自主的安静。

“这里一定是天堂。”我给了自己肯定的答复。然后安心地再次沉沉入睡。

多久了？我没有这样毫无心事地进入梦乡了。太多的生活压力，年迈的父母，痴呆的弟弟，大堆的债务，压的我喘不过气来，是的，在走投无路下，我选择了自杀。我曾经多么热爱生命，哪怕在最困苦的日子里，但当我最爱的女友也因为惧怕我的债务缠身而离开我的时候，我已经对一切失去信心了。站在金帝大厦的楼顶上，向下眺望，我自嘲地想着，也许，死亡会解决一切的，我闭上了眼睛，随着呼啸的风声，纵身向下一跳……

“啊！”我直楞楞地从床上坐了起来。额头已经布满汗水，一缕头发湿漉漉地耷拉着。我不停地喘着气，惊魂不定。

一只软软的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然后是妻的美丽容颜映入我眼帘，“又作恶梦了？”她关切的问道。

我摇了摇头，没有作声，反身下了床，走到桌旁，拿起一杯凉水，咕嘟咕嘟的喝了好几口。心跳终于缓和下来了。

妻也起来了。她不安地望着我。我笑了笑，握了握她的手，“没事，还是那个梦。”

“梦见你死了？”妻依偎在我怀里轻声地说，“车祸都过去 1 个月了，你

还在作恶梦..."她的嘴唇温柔的磨蹭着我的脸颊。"我们出去旅游吧。最近有个新开发的旅游点。梦谷，很好。"

"我不想去。"我粗鲁的回答，可是看到妻受伤的眼神，我又内疚起来，她毕竟是关心我啊。我吻着她，说："对不起，我只是有些心烦。我们明天就出发吧。"

妻高兴的笑了，"你会喜欢那里的，那里很美，很美。"她环着我，梦呓般地说，"小时候，我也做些我死了的梦，后来。我就想这里美丽的事情，一点点，我就不再做梦了。碰到你以后，我再也不做那种梦了。你是我的一切，梦里.....全是你....."

我感动地抚摸着妻，她的双手柔滑光洁。是啊，除了那个惹人心烦的梦境，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2203 的社会早已经摆脱了阶级制度，按需分配，随心所欲作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每个成年人都能按照自己喜好生活，不需要为生活奔波，这里没有贪婪和暴力，每个人都只取自己所需。人心纯洁。

我是个风光摄影师，这不能说是我的职业，只能说是我的喜好。在 2203 年，所有的职业都是不计酬的，你所做的一切只是因为你喜欢。我有个美丽的妻，一幢漂亮的房子，一群和蔼可亲的邻居。要不是上个月的那次意外的车祸，也许一切都完美无缺呢。

医生说可能因为车祸受到的撞击，激活我大脑中的一些记忆层叠细胞的遗传部分，让我产生了臆想，可能我的祖先中某一位的遭遇就是如此。

对于这种说法。我是半信半疑的，不过，我是记得我奶奶的奶奶说过，似乎我们祖上有位是跳楼自杀的。但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现在的社会，金钱已经是个只有在字典上才能查到的名词了。不管如何，看来。度假是对我的最好的疗剂。

我和妻整理了些简单的行装，登上了去梦谷的路，临行前，我去找了邻居老沙，他是我的好朋友，想托他照料一下我的房子。

"他们搬走了"，新住客康奈儿微笑地对我说。

"奇怪，昨天还看到他们的，搬走也不说声。"我嘟哝着，不悦地皱皱眉头，经常会有一些邻居匆忙的搬走，然后又搬来些新的，这我们早已经习惯了。但老沙是和我最谈的来的一个，昨天早上我还看到他在花坛浇花，可是今天，却连告别都没有就走了。

无奈之下，我只好委托康奈儿帮我照看房子，她一口答应了。

我带着些许的失望回到了妻的旁边，妻安静地听我抱怨完，理了理她的头发，安慰我说，"邻居们喜欢自在的生活，又何必去管呢？这样的事情，我看的多了呢。只要想想他们其实很快乐，不就行了？朋友，不一定要天天见啊。"

我侧着头，想了想，满意地笑了。"你真是我的小精灵"给了妻一个甜蜜的吻。狠狠

踩下了油门，车子如离弦的箭般飞出。

梦谷真的是个美丽的地方，鲜花，绿草，还有在小溪中游动的鱼，我和妻快乐疯狂的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浪漫的夜。

夜晚，我们在野地上燃起篝火，熊熊火焰映出妻娇艳的容颜，我感到幸福极了。拥抱着妻，萤火虫在四周慢慢飞舞，"生活在 2003 年，真好！"我轻轻叹到。

妻低声笑道，“你傻了吗，我们属于这个美好时代啊。”

我的眼角眉梢满是笑意，正要答话，却忽然一愣，那不是老沙的妻子北星吗？他们也来这里度假了？我推了推妻，向北星的方向努了努嘴，妻欣喜地叫起来，“星儿！”

我们俩手牵着手快步向北星跑去。

北星一脸陌生的样子，她不解地望着我们“先生，太太是……？”

“星儿？不认识我们了？老沙呢？他怎么没和你一起？小俩口闹别扭了？”说着说着

我自己都笑了出来。北星和老沙的感情之好是有口皆碑的。在这个社会，很少有夫妻反目成仇的现象。我是以戏昵的口吻说的。

没想到。星儿却脸容一整，正色说，“先生，清放尊重点，我还是单身呢。根本就不认识什么老沙，连您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这太可笑了！我禁不住大声笑起来。渐渐地，我有些笑不出来了。北星还是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印象中的北星是活泼开朗的，妻推了推我。似乎在示意我注意下言行。

我尴尬地咧了咧嘴，做了个夸张的手势。“北星小姐，能否请您告诉我，如果您不是我认识的那位北星，那您是谁呢？”

北星似乎又恢复了她的活泼的本性，俏皮地向我一笑，这让我更确信了。她是在故意逗弄我。“先生，那您是谁呢？”

我向妻挤了挤眼，带着种逗逗北星的心理，开口说，“我吗……恩……我是……”

忽然，眼前天旋地转，一片片的黑暗向我袭来。我惊慌失措，想拉妻的手，却看到妻正张嘴向我喊着什么，还有含着泪光的大眼睛。

“醒了。他醒了。”周围一片嘈杂，人头攒动。

我厌恶地皱了皱眉，不情愿地睁开了眼。四周都是陌生的人，陌生的眼。

“我的妻，妻……”我喃喃地喊着。

“看来你还没有清醒呢。”一个彪形大汉两手插在白大褂中，说“我是蓝丝博士，欢迎从死亡中归来。”

“什么……”我有些茫然的看看他，头痛的要裂开了。我无意识的转过头，旁边的镜子里映出的是陌生的人影，“啊！这是谁！是谁！”我狂乱地触摸全身，这不是我。绝对不是我，我的手没有那么粗糙，身体也没有那么肌肉发达，我只是个钢琴师啊。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记忆如锥般刺我的心，一切全回忆起来了。

“我已经死了……”我低声说。

蓝丝博士使劲地摇头，“你没死，你又活了。现代技术的发展是不会让你死的这么容易的。虽然你是高楼自杀，你的身体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是由于你为了救治你弟弟的病而欠的巨款没有还清，而且数目太大，所以经债主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把你的意识移植到生化人体上，以继续偿还你所欠的款项，法院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现在，你的这副身体是个肌肉型的，你可以靠这去打工赚钱了。在没有还清欠款前，不许会见你的家人。你要一直在法院的监督下做工。法律！是尊严的！你休想靠自杀来逃避你的责任！”

我呜咽着双手抱住头，“我还曾以为2003年是个幸福年代呢。一切都

是 我的幻想了。”

“并不全是。”蓝丝博士看着我诧异的眼神，得意地说，“培植一副生化人体 是需要时间的，当中还要算上法院的起诉日期。考虑到你们这类人死前多为饱经 痛苦，所以在漫长的等待日期中，我们为你们创造了个虚拟环境，加入你们的意识 中。让你们能过的好点，象老沙，他和你有类似的经历。他的判决比你早下来， 所以我们也只好拆散他和北星的美满婚姻，当然，我们已经调整了输入北星意识 的信息流，她是不会记得老沙的。你的妻也一样。”

“什么！”我猛然抬起头，“她不会记得我！怎么可能，这太残忍了！”我愤恨 地喊出来。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地想念我的妻啊，我丝毫没有一点活过来的喜悦之情。

蓝丝博士安慰地拍拍我的肩膀，“别这样，毕竟，你还是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啊，再说了，想想看，有多少人能有你那么幸运，死而复生啊？活着还是好啊。”他瞥了 下墙上的钟，又说，“好了。法院的人快到了，他们会领你去工厂的，从此以后，你就要开始为偿还你的债务而奋斗了。在走以前，我可以满足你一个要求。说吧，是想吃 顿大餐，还是来次虚拟泡妞？”他慷慨地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看看这嘈杂的世界，和阴云密布的天空，心中再次出现了美丽的花园，碧蓝 的天空，和微笑着的妻，我久久沉浸在我自己营造的世界里。许久，许久，我才抬起头， 脸上不知道何时，已经布满了泪水，望着蓝丝博士探究的脸，我一字一句地说出了我 的心愿。

“我想死。”

镜之暗面

我在用他的眼睛看世界，看这杂乱的秩序，他带我走过人生每一个阶段，从婴孩的痛楚直到中年的成就。我很幸运，就如人类所说的有福一样，他如此优秀，从来不曾经历失败，他的四周，只有仰视，和赞美，只有我，才感受到深藏内心的恐惧和咆哮。这感觉直到根处，冲击我的每一处尘埃。

四周，亮如白昼，柔和的灯光恰到好处的模拟了自然光线，“最好的体验给最高贵的人”，这里的环境无愧于这个宣传。他以最优雅的姿势，迈着最轻捷地步伐，镇定自若的穿来自不同地方却同样高贵的人群，走向那唯一的最高处，‘联合国’的讲台。

“今天，我们从四面八方会聚，为了同一个目标。千百年来，中国的先人没有作到的，伟大的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曾经提到的，还有千万人一起在向往的，飞向宇宙的另一半，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刻实现！”他高昂着头，环顾四周，等着那如雷的欢呼停息，才接着说道，“我们登上了月球，征服了火星，新的移民飞船正开往土卫二，我们还缺什么呢？是否我们该享受生活了，停步不前了？”他煽动性地挥了挥手。

“不！”台下的人们用不同的语言嚷出了相同的意思。

他笑了。来自冰冷的心的不衷的微笑，接下的话语让本已骚动的人们又掀起更高的浪潮，“是！我们远未到满足的时刻！远太空航行带来的伦理，

生理，和能量问题将我们永远束缚在了银河系这个小小的地方！我们，就象徒有翅膀的鸟，却被关在了看不见的笼子内，征服！还有探索！是伟大的人类无论经过多少变异都会恒久的特性。科技发展到现在，已经停滞了。没有新东西的时代就意味着死亡。我们是否愿意人类这个伟大而高贵的种族在我们这个时代划上句号？”

“不！”人们再次激动地作出划一的回答。

“黑洞的发现，已经历经多少世纪。从来。我们只是在实验室，书本上，望远镜中在谈论着这样的东西，而如今，我们已经证实了它是通往另一个宇宙的捷径，是飞向梦想的桥梁，我们，我们这些成吉思汗，炎黄，和亚历山大等等伟大人物的子孙们，该作什么来证明我们无愧于这样的血统？”他真的，真的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将别人的情绪调到最高点，而自己居然只是死水微澜般的一波。

人群已经抑制不住他们的感情了。几乎所有人都站立起来，高喊着，“穿越黑洞！”“重塑文明！征服宇宙！”

全票！！

人们一拥而上，热烈的祝贺他，全世界在传递着相同的消息。200 亿人的心在为同一件事情跳动。他，俯视着人群，就如君主在安抚他的臣民般笑着，眼神却冰冷。

‘又一次成功’他悄悄地说。

‘你快乐吗？’我叩击他的心灵。痛苦把我压的透不过气来。

‘是谁？是谁！’他惊慌地寻找内心深处，看似沉稳的外表下面早已惊涛骇浪。

我不再出声了。只是感受着他的狐疑。

‘难道是我太累了？’热情的人们让他无暇去细思，如从前一样，他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理由。就又将视线投向外面。

小说总是小说，生活也总是生活，世界是多姿多彩，总有那么些不和谐音会给这个大一同的社会带点小波澜。

一个略带嘲讽的清亮声音借助了会场内良好的传音设备清晰地传到在场每个人的耳朵中，连同他。”这么说，我们的世纪天才又一次找到了让世界忽视自身问题的止痛剂？这一次，不知道效力有多久。小心，玩火者，必自焚。”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搜寻着这个胆大妄为的人，有谁，会在这样一个人类的历史时刻说这样的大逆不道的话？

他和他，出奇的相似，注定不是朋友，就是天生的对头，曾经有人这样的描述，“他们一个如果是圣人，那另一个必定是魔鬼。”

他，执着于让人类的足迹塌遍宇宙的每个角落。而他，只想阻止人类向深处的进发。

谁阻碍人类的发展，谁就是魔鬼！他，是人类的恐怖。此刻，他就这么的不在乎地站着，独立抗着满满一会场的敌意，还有，保护在其中的圣人的他。

他，没有出声，无数的经验告诉他后发制人的真谛。旁人眼里的他，是胸有成竹，只有我。感受到他零点的把握。

露出邪恶的笑容，他走上前去，无视旁人的刀般的眼神，继续说，“你们这些人，自许是人类的精英，时刻以拯救人类自居，要在这个早已没有神

话的时代创造一个奇迹，却从来，不肯看看周围的世界，低下你们的头，我带你们去另一个世界吧！”

灯光要足够的暗，这样才能真正感受到他的世界。高楼下的棚屋，原子试验的恶果，畸型的婴儿，恶化的环境，贫苦无依的老人，受歧视的克隆，这是，这个所谓“理想时代”的阴暗面。正常的人从来不愿意提及的一面，除了他。

面对默然无语的人们，他笑的更大声了，“你们就象蝗虫，只知道残忍的剥销资源却从来不知道保护人类的起源地-地球，你们把一切希望都寄予外太空，而将所有罪恶都在这里一扔，看看他们！”他指着虚拟屏上逼真无依的眼神，“他们，和你们有着同样的权利！都沐浴在同样的蓝天同样的星空下！为什么，不问问他们？他们想做什么？是把这个星球建设的更好？还是以一走了之作为解决办法？”

人们窃窃私语，有人不服气地反驳，“这是什么话，那些低劣人种，怎么可以和我们比，我们是在为了人类伟大使命，为了让人类成为宇宙中最高等生物在筹划，你们，哧，怎么能懂。”

他阴沉着脸，只说了一句，“生存，是根本。”

所有人，都在看着他，期望着他的猛烈反击，没有人怀疑，他会无力招架这样一个只该在阴影中出现的魔鬼。他，看上去，也是自信的模样。

只有我知道，他真的，无言以对。他再次，欺骗了自己的心灵。用最优雅的语调来说最堂皇的话，“科学，总要有献身，人类，不能象狗一样的活着。我，将会是第一个祭祀品，我将为此准备，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

人们欢呼，如释重负。他们听到了想听的话，他们的耳朵里面，已经容不下其他的杂音了。

他，似乎已经料到了这个结局，只是平静地看着簇拥在人群中的他，“你，是个骗子”

他，毫不迟滞地回答，“你，是个疯子。”

人们的耐心已经到了极点，他们需要发泄。警卫已经向他扑去，他只来的及说最后一句话，一句让所有人听了都会心寒到底的话，除了他。“我，一定会阻止你，我将为此准备，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

同样的话语，不一样的目的，光明和黑暗。伟大和渺小。往往只是镜子的两面。

“飞越未来”计划在周密保护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工程进行的日子，人们总是担心会有岔子，他们忘记不了那个魔鬼的诅咒。他们将整个贫民区处于严密监视之下，不清楚是他害怕了。还是认为无懈可击，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直到了那一天。伟大的时刻。

他，站在飞船的舷梯上，俯视蚂蚁般的人们。他看到了悲哀的她，心中不由的一动，

‘你还是有感情的’我欣喜地说。

‘是啊’他出奇地感伤，丝毫没有注意到本该发现的奇怪。‘她是个好女子’他喃喃地说。只有在无人的地方，他才会有流露自己本心的表现。他让她等了一生，也让她伤心了一生，他却只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顾不上她的感受，他有太多的恐惧要承受，恐惧失去他人的赞美，恐惧失败，恐惧……她的离开。如今，突然意识到他踏上的也许是个不归的旅程，他忽然的害怕起来。这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他要大声叫喊，“我不去了！”幸好，他的自

制再次压制了他的内心。他努力地克制，隐约地盼望着那个魔鬼许诺过要作的事情，——阻止这次飞行。

飞行时刻快到了，一切都没有发生，他带点失望地向人们挥挥手，摆出最迷人的微笑返身进了舱，她的视线时刻不离开他，只有她，才注意到他的背影的轻微抖动，一行清泪，慢慢从她眼角落下，她喃喃地说，“我爱你”

我冷眼旁观着他在飞船内忙碌，这里号称集中了人类所有的最优秀的科技，可是对我来说，根本不足为道。但是，不能不承认，这一代人的成就确实超越了当初的我们。

整艘飞船居然只需一个人，就能完全控制。其设计之复杂和精确，是再怎么想象丰富的科幻作家也无法预言的。

地球几乎已经看不见了。他陷入沉睡中，只有此时，他的心灵才全无戒备的开放，虽然，我已经呆他这里好久了。但我依然对他好奇。人类，永远是个难解的迷，

“你想干什么？”我推推他

“我要逃”他回答

“往哪里逃？”

“不知道”

“为什么逃？”

“因为恐惧”

我的眼前瞬间浮现出他的记忆，从小到大，无论是考试，比赛，与人的交流，他时刻恐惧着有半点差错。压力早已把他的心灵压的不胜负荷。

“啊！”他再次从梦中惊醒，头发和往常一样被汗水浸湿，他喘着气，惊魂未定，这也是他，迟迟不愿意结婚的另外一个原因，他恐惧别人发现原来他也有恐惧，甚至连对她，他都恐惧。可怕的他。

按照预定的航程，快到太阳系边缘的一个黑洞了。仪表盘上已经显示出了超出正常的指数，他紧张的忙碌着，居然还有一丝兴奋，‘也许，在黑洞的另一头，我会找到安宁。’这才是他真实的想法，人类的前途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在宏大的宇宙面前，他只是个小人物，卑猥而有人类一切的弱点。

‘真不知道，究竟谁是魔鬼，谁是圣人。’我无意识地说。

他无意识的应答，‘人类往往把虚伪看成伟大，而忽视了其实真正的伟大常常是无法让人接受的痛苦。’他忽然警觉了。惊慌地跑来跑去，失去了以往的镇定。”谁，谁在和我说话，谁！”

我没有作声，沉默是最好的武器。

黑洞开始显现它的强大威力，引力不断地作用于飞船，飞船在渐渐靠近黑洞，一切在按计划进行。能量电光火石般地在飞船四周流窜，撞击，交结成一道又一道地闪叉，飞船如一叶小舟般晃来晃去。此时，他才体会到宇宙的真正深邃，他惊慌地紧紧贴在驾驶椅上，眼神绝望而无助。

我写意的感受久违的能量，我蛰伏的太久了。久的几乎要忘却那曾经浪游的时代了。潜伏的本性苏醒了。我激动地随着这宇宙深处的呼喊上下波动，融合，再融合。

一切终于恢复正常了。飞船停在了黑洞中间。他从剧烈的动荡中恢复过来，飞船消失的动力又回来了。宽屏幕上迅速显示出了黑洞内部分析结构，他观看着，不断发出惊呼，“真没想到。黑洞的中央居然有个平衡点，看来，

无论对于我们这个宇宙，还是黑洞的另一面，它都可以称作黑洞，两股力在中央相互抵销。我要名垂青史了。下一步……该作什么呢？”他陷入了沉思。

灯，一闪，又一闪，飞船忽然暗了下来，怎么回事！他惊呼。驾驶舱正中闪出一道光柱，他，正带着邪恶的微笑看着他，“没想到吧？”他嘲讽地口气还是没变，“我说过要阻止你，就不会失言，这个装置会在引力足够大时候自动启动。”

他忙碌地试验着按钮，而他却象早已预料到似的大笑，“不用忙碌了，我的计划很周密，如果人们要把他们永远无法飞向宇宙而归咎于我的话，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至少，我比你有勇气，肯留在地球上，为了真正的振兴人类作出我的贡献。我想过了。飞船炸了，还能再造一艘，精神死了，不可能迅速恢复，你，就是所谓高贵人士的精神支柱，只有连根拔除，才能有效。也许，人类在断绝一切希望后，会好好回过头来反思过去，也许，社会会动荡，但我，相信我的选择，人类如果连自身都未能深刻，又何谈征服宇宙呢？”

“你放屁！”他终于按耐不住，咆哮出声。

我欣赏地点头，“这才是人类的希望，他说的对，他会成功的。”

“又是你……你……你是谁？你在哪里？”他四处转悠。

“不用找了。我在这里。在你的心里。我和你是同类，确切的说。地球也是我的故乡。”我感受到他的迷茫，努力用他懂的语言解释。“你们曾经有过一个传说，在你们这个世纪前，还有个非常发达的人类社会，后来不知道怎么，灭绝了。”

“这些难道是真的？”他疑惑地问。

“是的，可是有一点不对，我们并没有灭绝。我们也经历过和你们一样的问题，我们的科技发展到了尽头，再作什么，我们才能进化？幸运的是，我们比你们少走了很多弯路，我们的哲人指出：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审视自身，进化心灵，才能超越自身，宇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许多年过去了。我们不忙于探索宇宙。而着重于建设母星地球和自身修养的提高。渐渐的，每个人都起了变化。最终，我们脱离了束缚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精神和宇宙融为一体，我们任意地在宇宙中遨游，不再需要任何工具。对我们来说。人类，这个字眼，已经属于过去，宇宙，才是我们真正的名字。”

“审视自身……”他若有所思，我第一次感受到他内心的释放，我轻触他的知觉，引领他去审看我的历史，从最初的混沌到肉欲的爱直至飘渺自由的解脱。

他笑了。发自内心的笑，引的我也有了快乐，“真没想到。我第一次找回自我。居然是在死亡的门口。”他还想说什么。但却被光柱内的他的无情话语打断了。”开始了”

爆炸，从反应炉开始，一串又一串，窗外暴起因平衡打破产生的正负电子的冲击，他就在白光中对着渐渐淡去的他笑道，“祝你好运。”

我来不及撤离了。也无心撤离。我随着他的意识冲向能量巅峰，一波波，一阵阵。

旋转无序，我们经历一个又一个星球，观看宇宙的兴衰，在还没来的及喘气的情况下又被推向新的高潮。一直到宇宙的核心，那最光辉灿烂的星河……

我从昏迷中醒来，才发现自己飘浮在空中，说不出的舒服游荡全身，一个小女孩，正蹒跚地爬起，一步，又一步，她裸露着上苍赐予的皮肤，骄

傲的迎风站立。是他啊！

我感受到了他欢愉的能量。黑洞中的能量冲击使我们以无法解释的原因脱胎换骨了。这里，一片荒芜，各种能量充斥着，看来是个宇宙间隙。她红扑扑的脸蛋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微笑，四处张望着，嘴中呀呀地喊着什么。

远方，一个银色的物体在靠近，越来越近了。是一头银色的狼，慵懒的眼神无敌意地望着女孩，他们就这样对望着，许久，女孩拍了拍狼的脑袋，坐了下来。狼晃了晃脑袋，紧挨着他坐了下来。如此和谐安逸。远方，远古的地球正露出它的全貌。

一切，在经历一切后，又回到了开始。

'你满意了吗？'造物主这么问我。

我分出一股能量，在空中闪出一点微星，'嗯，是的'

'你看到了镜子的另一面了？'造物主又问到

我又嗯了一下"人类的历史是相似的，我只是经历第二次，这让我能理解更深刻。"

"那你就去寻找宇宙的真谛吧。你，已经突破自我了。"造物主在空中打了个霹雳。

我快乐的将能量翻转个身，再次回首看看满足的他，无牵挂地向着宇宙的中心奔去。

那里，正有着一切的起源。连同我自己。

图恩烈火

"图恩烈火燃烧的时候，将吞噬一切它所经过的地方，长老们惶惶不可终日，大地咆哮，那是神在显示它的力量，它要毁灭不信它的一切生命，直到有它所指定的人向它献出他的全部。"苏文涛微笑着大声念出手中的内容。然后将手一甩，摇着头将资料扔到一旁。"真是很可笑。不是吗？文谨？"

文谨轻轻拿起了的资料，仔细读了起来。对于苏文涛的问话，她只是笑而不语。她看得那么专注，时而叹惜，时而蹙眉。丝毫没有注意到苏文涛那爱慕的目光，正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是那样美丽，长长的睫毛上闪烁着水星女子特有的金色。小巧的嘴唇，微微翘起。整个人笼罩在一层圣洁的光辉中。真不愧是著名的美女。

良久，苏文涛才恋恋不舍地将目光收回，无聊地向外望去。此时，他们正处于距离地球 32 光年的远外太空，空航飞船的反物质发动机正开到了最大马力。引起机身隐约颤动，舷窗外，黑色的银河满满地盛了一天的星星，此起彼伏地闪烁着光芒。偶尔，还能看到远方有一簇强光猛然暴起，那必定是某颗超新星在爆发。或者那万年孤独的慧星掠过。如果不是屡次的大压力星际跃迁和过长的旅程，苏文涛也许会赞叹这一难得的太空美景。可是如今，他却乏闷地想大叫大嚷。

他又不禁地看了看身旁的文谨，文谨依然在看资料。她似乎对资料很感兴趣，可是苏文涛对这次任务却是不敢恭维，准确地说，是提不起兴趣。

作为不仅是地球上，也是星联体中最出色的地质学家，苏文涛曾经去过地势峭俊的索尼娅星球，有着大量辐射的镭标星球，具有神秘的三层地貌的仙女星云。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星联体指明要由他担纲这次前往图恩星球的专家小组的头而且态度又如此坚决，他可没有兴趣对那样一个即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地貌，星球本身的历史也才不过几百万年的星球进行考察。

“这样一个拙劣的神话都会让星联体如此劳师动众，哎。”苏文涛叹了口气，不禁想起出发前的介绍。

图恩星球，是宇宙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星球，大气成分和环境与地球类似，它处于恩斯塔星球的三环带上，恩斯塔星球是颗比它大100倍的大星球，气候非常恶劣，但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在它的三环带上除了有图恩星球外，还有另外二颗小行星，分别是莱恩和梅恩星球，它们作为恩斯塔的卫星绕恩斯塔星球以不同周期旋转。三颗小行星互相牵引。

据史料记载，图恩星球是三颗星球中最年轻的星球，也是最神秘的星球，每隔大约二千年，它就会有一次被称为“图恩烈火”生物大灭绝行为，由此引发另二个小行星的潮汐力导致了在另二个行星也发生连锁反应，诸如海啸，地震等。使得另二个小行星进化速度放慢，而图恩星球更因为其的直接当事原因，文明迟滞不前。一直到100年前这三个星球被星际探索飞船“奔月号”发现，加入星际联盟。受到星联体的保护。

近日，应莱恩和梅恩星球的要求，由于距离上次“图恩烈火”已近二千年，所以希望星际联盟能派队帮助渡过难关。使文明得以繁衍下去。

本来星联体是不会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传说动任何脑筋的，可是，历来传下来的详细史实都说明了“图恩烈火”存在的真实，因此，这次抽调星联体中最优秀的人文学家，地质学家，历史学家和机械专家来进行这次调查。

苏文涛，和文谨都成为了小组成员。当时，他正在夏威夷享受美好的阳光，却被一纸通知不情不愿地被推上了“奔月111号”空航飞船，踏上长达10天的航行。

苏文涛沉浸在了回忆中，不意感觉到有人推了推他，是文谨。看到文谨，再差的心情也会照射进阳光的。他们曾经是同学，也曾有过些许默契，可是，各自的理想使他们在毕业后奔赴四方。在各自领域内功成名就后，也都有着一些遗憾。如今，命运将他们又推在一起。这也许是老天的补偿吧。苏文涛想。

他笑着对文谨说。“看完了？”眼角掠过文谨覆盖在资料卡的手。

文谨点了点头，“是的，很有意思。”

“是啊，很有意思的传说！”苏文涛特意加重了语气。

文谨却没有反驳，只是笑了笑。“你并没有仔细研究这份资料。”

苏文涛也笑了“我更关心真实，泥土和石头都会给我真实的触摸感，而这个……”他弹了下资料。荧光资料卡发出清脆的声音。“是虚无。”

文谨再次笑了笑。刚想说什么。但广播里传来舰长的声音，通知飞船已经到达了图恩星球上空，20分钟以后将降落。

所有人都骚动起来。大家都争相向面前的屏幕看去，从太空上望过去，恩斯塔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红色。到处是大片大片的铁红色，可以推测其土质也必然是很松软的。而与之相比，环绕在它周围的三颗小行星就更有生气一些，不可否认，图恩星球是最美丽的一颗，蓝色和绿色相间，依稀能辨认出海洋和森林。它的上空弥漫着一种淡淡的白色雾状气，整个图恩星球就半隐

半现地掩遮在雾气中。

“太美了，@#RT 涩地笑了一下，解释道。”那是我家乡的土语，意思是“青春少女的面纱。”你看，图恩星球的样子不正象一位豆蔻年华，戴着白色面纱的美丽青春少女吗？”

“可没有你美。”苏文涛古怪地接了一句。

文谨的脸微微发红，却并没有发怒。

苏文涛有些欣喜地看着文谨的表现，正想更进一步的表示时，脚下阵颤动，空航飞船稳稳地降落在了图恩星球上。

终于有坚实感了，苏文涛狠狠地踩了踩脚下的土地，虽然有些松软，但毕竟是真正的大地，这种舒适感是飞船上坚硬的金属地板无法比美的。他伸长了脖子，使劲地吸取着来自绿色森林的清新的空气，满意地长出了口气。

文谨看着他这副陶醉的样子，忍不住又笑了。“现在不后悔来这里吧，在这里同样能享受到和地球同样的美丽阳光。”

苏文涛摇了摇头，俯身抓起一把泥土，这里的土质出奇的松软，而且因为落后，连机场也没有，如果不是‘奔月3号’优异的性能和船长的出色驾驶技巧，要降落都困难。他捧起一掬带点暗红的泥土，土质软中带硬，就象被烘烤过一样有龟裂，苏文涛向下凑近了一些，土里似乎……有些什么味道……嗯……

“象烧培过的味道。”文谨忽然出声了。

苏文涛惊奇地看着文谨，她却挥了挥手中的资料卡，“这里全记载了，你没好好看。

据说，这也是证明‘图恩烈火’确实存在的一个证据。”

“哈哈，这太荒谬了，我真不敢相信，连你，这样一个现代的人文学家，也会相信这个？”苏文涛大笑起来，他轻巧地拍了拍手，泥土从指缝落了下去。“这只是因为某种成分参杂其中而产生的罢了，没什么稀奇的。”

文谨不露声色地蹙了下眉头，苏文涛的固执让她有些不快，可是，她理解苏文涛，对他来说，他更注重实际和准确的证据，而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她，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文学家，研究人类从来是她的追求，而对人类的研究，恰恰是最虚无飘渺的东西，他和她，就象二条平行线，永远都在自己的轨道上，从不相交。

“头！图恩族的人来了！”阿波匆匆的赶来，打破了有些僵硬的气氛，阿波也来自地球，虽然才20岁出头，但已经是出色的机械专家了，有鉴于图恩族还处于原始部落时期，他的加入实际上可有可无，只是例行规则，每次调查小组总要有个机械专家在场处理些诸如调查器械引擎故障之类的事情，所以，他也加入了。

阿波有些兴奋地眨眨眼，故作神秘地说。“那些人，真是有趣，未开化种族，嘻嘻。”

“不要用这样的口气，记住，生命都是平等的。”文谨依然轻柔的口气，但带了丝严厉，阿波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她莞而一笑，“我们去看看吧。”

苏文涛一时被文谨的笑迷住了，依然是文谨提醒了他，她向前走去，忽然，象想起了什么，又回头神秘一笑。“还有一点，你没注意到吧，资料里面所有的称谓都是阳性的，没有阴性词语，这个很特别。”然后她快步向前方移去。

“什么意思？”苏文涛鄂然望着文谨，“大男子主义？”好一会，他才摇晃

着脑袋也朝图恩族来人的方向走去。

图恩族的每个人看来都非常的俊美和强健。就算是老人，他们也有着虬结的肌肉。

尤其是那个领头的，有着首领气势的男子，皮肤隐隐有着淡蓝色的闪光，刚健挺拔的鼻子和刀刻般的容貌，堪称典范，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个不同反响的民族，抛开相貌不谈，那男子眼中的智慧也足以让人刮目相看了。

男子双手抱胸，象根柱子般站立着，“我是图恩族的首领，叫 FROZEN-YAK，翻译成你们的话，意思就是冰极。”

“我叫苏文涛。是考察小组的首领，是应你们的要求来协助你们度过危机的。”苏文涛边说边伸出了手以示友善。

出乎意料的，FROZEN-YAK 并没有相应的回礼，他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着，苏文涛的手就这样呆在了半空，尴尬极了。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我可以叫你冰极吗？我喜欢这个名字。”一旁的文谨在经过仔细的观察后，出声了。她的微笑可以溶解任何事物，当然，也包括那些冷漠的图恩族人，图恩的首领的眼神明显的有些动摇，他僵硬地点了点头。

“我想你也许误会了。我们没有插入你们生活的意思，我们只是应你们要求，希望能帮助你们，使你们的文明能够延续下去。而不是一次次毁灭在“图恩烈火”中。”文谨准确地抓住了图恩族的顾虑。她委委而谈，图恩族人的神情也一下子放松了下来。

终于，FROZEN-YAK 开口了，他毫不客气的语句让考察小组的人们感到不安，除了文谨，她依然是那么胸有成竹。”首先，我要说明，‘应你们的要求’这句话不妥，这个‘你们’不包括图恩部落，只是莱恩和梅恩两颗星球上的懦夫。其次，图恩部落也不需要你们的协助，就让文明按着它该走的痕迹走下去吧。勇敢的图恩部落是不知道害怕的定义的。如果天神降下‘图恩烈火’来吞噬我们，那必定有它的道理。不必一定要去修改什么。

请回吧。”

“你！”苏文涛一时气结，他可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冷遇，按他的本意，他真想转身就走，可是职责迫使他还是强忍怒气，向那个高傲的男子解释道。”你们作为星联体的一员，有权接受保护，星联体一向主张各星球按照自己的轨迹发展文明，不过多的干涉。可是，碰到全族毁灭的大事。这个……毕竟另当别论。”

“我们不认为需要他人的帮助，如果毁灭降临。那就让它降临把。”FROZEN-YAK 干脆地答道。

“要是这是建立在让其他二个无辜星球遭殃的基础上，就是不允许！”苏文涛反唇相讥。

“你是要用强权胁迫吗？”面对暴跳如雷的苏文涛，图恩男子依然一贯的冷漠。

眼看气氛越来越僵，不可收拾，小组的成员们都有点不知所措。考察队中最年长的历史学家老沙向文谨使了个眼色。老辣的他已经看出了这个图恩族的高傲族长对文谨是无法保持他的冷漠的。

文谨会意地轻轻握住苏文涛的手，制止住他的冲动。然后又将目光投向了 Frozen-Yak，她的目光是如此柔和，让这个铁血男子都有些难以承受，好久，她才说，“从太空中，我们看到图恩族是个美丽的星球，我想它的人民必然也是勤劳勇敢的。只有美丽的人民才会建造出如此美丽的家园。”

Frozen_Yak 看来没有料到文谨会忽然说出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可是他还是忍不住满意地点点头，文谨笑了起来。贝齿如月，“那么，神怎么会忍心破坏这样美丽的家园呢，怎么会忍心抛弃这样勇敢的种族呢。”

Frozen-Yak 不由自主地又点了点头。

“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图恩烈火’的传说太久远，也太深入人心了，您，要体量你们的邻居的心情，他们实在是太恐惧了。有我们在这里，或多或少会安定他们的心，而且，难道，你们就不对这个如此神秘的传说感兴趣吗？你们不想知道你们的祖先，究竟是从何而来吗？也许，这一切，都会在我们的调查中被揭开的。当然，还有‘图恩烈火’的秘密。”

地球上，曾经有位哲人说过，“人生最大的难题就是——了解你自己”，人类的发展史也是自身的探索史。任何一个民族，在涉及到他们的起源这个问题时，都不会无动于衷的。图恩族更是如此，他们被持续的轮回困扰着，每一代都渴望着能揭示轮回的奥秘。和 FROZEN-YAK 同来的图恩族人起了骚动。一位留着淡蓝色长须的长老凑到了 FROZEN-YAK 的跟前，低语了几声。族长专心地听着，不时点着头。

苏文涛忐忑不安地望着 FROZEN-YAK，他不清楚文谨的话是否打动了他们。许久，FROZEN-YAK 才抬起了头，他抿紧着嘴注视了苏文涛一会，“好吧，你们可以在这里调查，但是，不许搅扰这里所有人的生活。”

考察队的成员屏住呼吸听完了话，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图恩族的人脸上也扬起了笑容，人们涌上来。用各自的礼节打着招呼，苏文涛也高兴地舒了口气，看来任务的第一步终于完成了。多亏了文谨啊。想到这，他忍不住的瞥了一眼。文谨就站在稍远的地方，看着欢呼的人群。她的视线与同样站在稍远的地方的 FROZEN-YAK 的视线交错在一起，久久，久久。

考察工作就这样，在图恩首领的首肯下，开展起来，由于按照传说，再过 30 天，就满二万年了。所以时间很紧张。地质专家苏文涛以及历史学家老沙是最忙碌的。老沙忙着研究图恩族内遗留下来的少的可怜的资料，而苏文涛则忙着调查地壳有无异常。倒是文谨相对来说轻松点，她整天泡在图恩部落里，和图恩族人打成一片，试图能够找到些线索。

一个星期眨眼过去了。考察队一无所获。

“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把能找的资料都找了。可是一切归纳起来就一句话，‘神创造了这个世界，若不蒙神喜，则‘图恩烈火’将吞噬一切。哎！”老沙沮丧的抓抓头，大声骂娘起来，“见鬼它却没有说‘图恩烈火’究竟什么东西”

苏文涛懒散地躺在草地上，这里的草坪特别柔软，一种称为‘黛叶菊’的小花布满四周。金蓝色的花边衬托着嫩黄的叶子，好看极了。苏文涛嘴里嚼着草根子，含糊地说，“就这点发现？眼看日期就快到了。”

老沙夸张的伸长他的 4 根长趾，“你以为我破译这些东西容易吗。要知道，图恩族是个非常神秘的民族，而且由于他们每隔 2 千年就遭到毁灭性打击，能留存下来的历史更少的可怜……”

“得了，得了，同位素探测，这个星球才不过几百万年的历史，就算没有 2 千年这个打击，他们的历史也不见得怎么长，”苏文涛轻蔑地说。紧接着，他又嘟哝道，“更别说和地球比了。”

老沙不服气地想反驳。张了张嘴，却问，“你的调查怎么样？还有阿波那里？”

苏文涛摇了摇头，"土质是松软些，和其他地方不同，也有微量金属含在内，不过并不是很出奇，没有什么研究价值，至于阿波，我让他进行高空探测，也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他停顿了下，很坚定地说，"总体来说，我认为这是次可笑的任务，这个荒谬的传说愚弄了我们所有人，包括星联体，就象地球上曾经有过的什么末日大预言一样荒谬。"

出乎意料的，老沙却不以为然，他若有所思的说，"我不这样认为，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直觉和所搜集到的资料来说。"图恩烈火"应该却有其事，要知道，很多传说实际上都是从真事演变过来的，更不用说所找到的资料和邻近的两个星球都慎重其事地警告要警惕"图恩烈火"。这就不是巧合能说了。"

苏文涛一边大摇脑袋，一边站了起来。"我看，你们都被那个鬼传说给迷惑住了。"

我只相信事实，你看这个部落，还处于原始阶段，他们甚至刚学会打铁。所以，这样的部落，当他们看到某些在他们看来不可思议的天象，就会有各种传说出来，我的想法，那所谓'图恩烈火'也许只是一次流星雨罢了。"

说着，他伸了个懒腰，抛下张口结舌的老沙，向森林深处走去。这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浓郁的枝叶和松果的清新让他似乎又回到地球上他童年时住的大山，树状植物都不是很高，而且苏文涛也注意到了图恩星球的植物都不是很高，但长的很旺盛。图恩族是狩猎的民族，树木，丛林，动物是他们的生命。他们象崇拜图腾般的崇拜生命。可是对于生命的毁灭他们似乎又毫不在意。真是矛盾的一对。

"呵呵！"不远处隐约传来银铃般的笑声，打断了苏文涛的遐思，那似乎是文谨的笑声。苏文涛的心里不由一动，相隔这么久了。可是他的心理最爱的依然是文谨，这次因缘际会，相聚在一起，也许是上苍的安排？

想到这，苏文涛不禁热血上涌，快步向那里走去。快到了。笑声越来越清晰了。那确实是文谨的笑声！他加快了步伐。

忽然！如同大锤砸顶一样，苏文涛的胸口被狠狠刺了下，呆站在了那里，在一颗磅礴大树下。文谨，一身白衣，斜靠在树旁，手里不时玩弄着垂下的细枝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而她的身旁，是力与美的化身，壮健挺秀的图恩族长，FROZEN-YAK。此时的 FROZEN-YAK 一反常态，同样微笑着回望着文谨，他眼中热切的目光，似乎要把冰块融化了。

苏文涛的内心波涛汹涌，如同毒蛇在啃噬他的心，他只觉得天旋地转。眼角湿湿的，就好象一件盼望已久，快要得到的东西忽然被人横抢过去了。这种打击是无与伦比的沉重。他真想上前去，叫那个图恩族的男人知道一下他的利害。可是举步再三，他还是轻轻地转过了身。多年的训练和阅历让他早已经知晓很多事，也磨平了他的锐角，'也许，我和文谨本来就永远走不到一起'他这么想。悄悄不为他们知觉地往后退去，打算将这事深深压在心底。

变故突起！从另一棵大树后面忽然窜出一个年轻的图恩男子，他挥舞着双手大声而快速地向文谨嚷着什么，眼睛里充满了怨毒，时而又向 FROZEN-YAK 哀婉的恳求着，却遭到 FROZEN-YAK 的怒斥。文谨有些惊慌，自然地躲在 FROZEN 宽广的肩膀后面。

苏文涛好奇地看着这一切，他认出了那个男子，他就是那天和 FROZEN 一起来迎接考察队的那些族人之一，他很年轻，眼角眉梢都带着俏皮，有种过分娇柔的气息，在众多彪悍的图恩族人中间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这是怎么回事呢？'苏文涛暗想。

这时，场上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那年轻男子在 FROZEN 的严厉喝斥下愤然离开，FROZEN-YAK 看来松了口气，转身对文谨想说什么，忽然，那男子急速转身，同时，手上一把明亮的尖刀直刺向文谨！FROZEN-YAK 显然有所感觉，但一切好象已经来不及了。年轻男子的狞笑离文谨越来越近了。

'砰！'枪声响起，苏文涛准确地射中了男子的手腕，刀裆地一下落在了地上。

“对不起，我无意中发现你们在这里……正好……”苏文涛嘴角牵扯出一个笑容。文谨感激地向他看了看。天知道他要花多大的力量才能压制住心中的激动。

“啪！”盛怒的 FROZEN-YAK 将年轻男子打的转了圈，血丝慢慢从他嘴角沁出，可是那男子只是失神地看着远方，然后嚎啕大哭起来。

这似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光看他前面的狠毒，是想不到现在的突然转变的。FROZEN-YAK 胸脯挺了挺，似乎深深吸了口气，然后抱起了那瘦弱的男子，而那男子也如恩宠般的惊喜地自然勾住了 FROZEN-YAK，他们向部落方向走去。

苏文涛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切，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疑惑地看看他们，又看看文谨，文谨已经平静了下来。她理了理凌乱的头发，淡淡地说，“那是蓝丝，是冰极的神赐之妻。”

“什么？”苏文涛张大了嘴，半天合不拢，他现在脑子里一片混乱，他挺了挺身，严肃地望着文谨，“我想，你最好和我说清楚些，我来这里是来帮助找出生物灭绝的原因的，我想星联体想找的不是一群同性恋种族吧。”

文谨的眼睛看向燃起炊烟的部落方向。拉着苏文涛坐了下来。她摆弄着身旁的黛叶菊，一声不吭，苏文涛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不知道过了多久，文谨忽然转向苏文涛，美丽的眼睛盯着苏文涛说，“如果我告诉你，我爱上了一个原始部落的男人，你相不相信？”

苏文涛避开文谨的视线，点了点头。

文谨急切地又问，“你会怎么想？”

看着文谨期待的目光，苏文涛从牙缝中挤出了几个字，“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情，祝福你。”

文谨显然大松了口气。可是紧接着，苏文涛又问，“但是他，那个人，是同性恋，你也爱？”

“不……不！”文谨急促地否认着，这只是他们的习俗。看到苏文涛不解地扬起眉毛，她娓娓而谈，将她这些日子的经历说了出来。

当她在 FROZEN-YAK 的许可下得以进入图恩部落时，这里的一切都是非常新鲜的，文谨很快就证实了资料上的说法，这也使她更深信‘图恩烈火’之事。图恩部落是个很神秘的部落。以狩猎为生，处于原始社会，而更为奇特的是，图恩部落没有女子，全是清一色的男性。据他们的说法，生命来自神的恩赐，他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于圣殿。每一个 25 岁的男子在 25 岁生日那天，都会来到圣殿，因为他们信奉 25 这个数字代表着生命的轮回，而在 25 岁那天来到圣殿的男子都会带回一个孕育于圣殿的婴儿，并给予他自己的名字。

而所有图恩族人都会在 50 来临的时候迎接死亡。只有一个意外，按照神喻，图恩族的族长必是叫 FROZEN-YAK 的人，而只有他要在 29 岁的时候来圣殿接受神赐的婴儿，而他的妻子必定叫蓝丝，那是图恩部落唯一的柔弱男子，他的性征会在 30 岁时渐渐转变成阴性，并伴随族长一生直到 50 岁，

可是，他（她）不会有孩子，孩子是来自神的礼物。而蓝丝一直深爱着 FROZEN-YAK。他渴望成为他的妻子。可是 FROZEN 却似乎在和文谨的接触中引发了遗传的本能。爱上了她。

远方隐约有鼓声传来，伴随着鼓声，月光渐渐明亮，不知不觉，苏文涛和文谨已经在森林里待了快 1 天了。终于，文谨的语音渐渐低沉，直到不再。

“这就是你所调查的？圣殿？孩子？”苏文涛不屑地撇了撇嘴，“我看，你是被那个族长迷惑了吧。”

文谨急切地摇着头，显然，苏文涛的话伤了她的心，突然地，她拉起苏文涛，向前奔去，“听，鼓声！今天，是 FROZEN-YAK 的 29 岁生日。他将在今天去圣殿带会神赐的婴儿！

走！我们一起去看看个究竟，我要让你知道，这都是真的！”

苏文涛似乎还想说什么，但还是放弃了。他是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对于鬼神之类的向来敬而远之。不过，看到文谨如此的坚决，他也不好勉强，就随着文谨一起朝部落方向奔去。

大段大段的雄壮歌声迎面而来，悲而不哀，那似乎是对生命的挑战，坦然迎接死亡的召唤，苏文涛被图恩族人的歌声打动了。那是心歌，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哪个部落有如此震撼人心的歌声呢。

“这是他们先祖传下来的，每次去圣殿，他们都这样唱着前进。”文谨告诉他。

绵延不绝的火把延绵数里，人群排着队，低声吟诵着歌，缓步向前。文谨和苏文涛小心地跟在了人群的身后。

圣殿！

苏文涛第一眼看到那幢建筑的时候，心头浮上的就是这个字眼。恢宏壮丽无法形容它，周身闪耀银白色的光芒，一根又一根通天的立柱蔓延到建筑深处，高高的穹顶上有无数的闭合的鳞片，当人们走入的时候，通灵似地，鳞片成双成双的打开，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将整个大殿照耀的光彩夺目。大殿的正中，是一个阶梯型的双层槽状容器，淡蓝色的斑点布满整个容器。两边分布着大小不一的 6 个圆柱型的乳白色物体。

人群鱼贯而入，按照长幼秩序，长老最受尊重，排在前头，族长和他的神赐之妻手挽手，双臂相交站在中间。苏文涛脑海中忽然闪现出在资料中所看到的一切。他突然地相信了整个传说。似乎心底有声音在告诉他，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FROZEN-YAK 轻轻脱开蓝丝的手，走向阶梯，而蓝丝此时看上去温柔驯服，低着头，双手伸展，匍匐在地上，图恩族长此时看上去格外威武，整个人都沐浴在淡淡灯光下，蓝色的皮肤闪着莹光，他大步走上前去，却悄无声息，在阶梯前站立片刻，双手猛然伸向天空，所有人，都匍匐下来。不敢仰视。一直没有动静的容器忽然摇晃起来，渐渐发出光芒。蓝色射向天空，FROZEN-YAK 极恭敬的匍匐下来。片刻后，又站立起来。向较大的那个容器走去，安祥地躺了下来。

瞬间，大殿内的灯光齐灭。大殿微微颤动，突然蓝色火苗喷薄而出，“啊！”眼看容器被火苗吞噬，文谨惊慌失措地要跑上去，却被苏文涛一把拉住，“别急，看下去。”几乎同时，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从那个小容器内传来，FROZEN-YAK 奇迹般地站立起来。俯身向下，抱起了婴儿，面向众人，这时，

所有的图恩族人又唱起了歌。大殿也重放光明。在 FROZEN-YAK 的带领下，所有人鱼贯退出了大殿。灯光也随着人潮退去渐渐黯淡。

“冰极！”一出大殿，文谨就扑向了 FROZEN，不顾蓝丝的恶毒眼神，也不顾旁人的侧目，只是含着泪水，扑向了 FROZEN。

FROZEN 似乎很喜欢这样的文谨，稍微一踌躇，就将文谨搂在身边，贴近胸前的婴儿。

“他们真的相爱。”苏文涛酸酸地想。又不禁警惕地望向蓝丝，蓝丝那秀美的面庞上闪烁着一丝绝望。可是眼睛依然一瞬不瞬地盯着 FROZEN。

“他也是真爱着 FROZEN。”苏文涛又下了个定论。“哎。”他的头似乎又痛了。

“文涛！”文谨笑吟吟地过来。手里抱着婴儿，婴儿很可爱，皮肤的蓝色很淡，很淡，微翘着嘴巴，挺秀的鼻子。小手时不时的动一下，文谨爱不释手，“可爱把？告诉你，他也叫 FROZEN-YAK。这是他们的规则，他将是未来的族长。他多象 FROZEN 啊”

是啊，这个婴儿确实有着 FROZEN 的影子，看来长大后，会很相似的。苏文涛一边思考着，冷不丁问文谨，“文谨，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FROZEN-YAK 能给你孩子吗？”苏文涛犹豫了一下，又追加了一句，“他……究竟是男人吗？”

文谨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她的眼神让苏文涛浑身不自在，文谨一字一句地说，“相爱，就可以，我不在乎。”然后就随着 FROZEN 跑远了。

苏文涛站在原地，楞了许久，才殃殃回到营地。

后面的几天，苏文涛发疯似地工作着，他采集各种土质样本，不时向老沙和阿波下达命令。而文谨也试图通过在部落内的查访找到线索。

可是，依然一无所获。他在给星联体的例行报告中写到“时间不多了。虽然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实质的东西，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生命灭绝周期确实存在。‘图恩烈火’不会是传说。”

时间只剩下三天了。苏文涛接到了星联体的报告，为防止万一，他们将派遣大批运输飞船来图恩星球，将居民运走。苏文涛找到了文谨，一言不发的将报告给她看。文谨象兔子般跳了起来。直向 FROZEN-YAK 的居所奔去。

苏文涛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FROZEN 的屋子内隐约传来了争吵。良久，文谨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在苏文涛旁边坐下来，呆呆地看向远方。“他不肯走，他说他们的族人也不会同意的。”文谨突然说。

“笑话！这由不得他！这么多人的生命，是他一个人决定的吗！”苏文涛勃然大怒。

“我们不会搬走的！”不知什么时候，周围已经围上了一群图恩族人，一个孩子用稚嫩的声音说。

“是为了你们安全。”苏文涛试图说服他们。

花蓝胡须的老者摇摇头，“这里是我们的家，生命是神赐予的，神有权利收回。”

“见鬼！”苏文涛狠狠骂了一句。

可是人群开始吟唱起了歌，歌声哀婉动人。

文谨呆呆望着这些景象。脸上渐渐布满热泪。“我也不走。我要和他们在一起。”她喃喃的说。背后，一双大手环住了她的腰，她猛然回头，FROZEN 温柔地望着她。简短而坚定地说，“一起！”

“全乱套了。”看着这样的场面，苏文涛感动之余却又深受困扰。他不在意地听着歌词。

‘图恩烈火’从地底窜起，带着神的暴怒，他要一切吞噬，火苗是生命……’

一道闪电划过苏文涛心间，他忽然跳了起来。”对了！我怎么没有想到！”

他狂奔向营地，不顾老沙和阿波诧异的目光，拖出了深层探测仪，在旷野中呆了足足有4个小时，一直到傍晚，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营地。

圣殿之行

“必须去圣殿，”苏文涛坚决地说，“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图恩烈火’的由来。”

“只有这样吗？”文谨犹豫地说，“冰极一定不会同意的。”

“有机会逃生，为什么不去试试？你要所有人都为了你们的爱情陪葬吗。”苏文涛第一次这么声色俱厉地对文谨说。

文谨地脸一下变的通红。

老沙和阿波在一旁楞楞地站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苏文涛缓和了下口气，又说，“我相信圣殿中有我们需要的东西，一切到了那里，都会有答案的。”他顿了一下，眼神如雾，喃喃地说，“我有预感。”

“真是这样吗。”文谨有些期盼又有些害怕，“可是，说服冰极很难，我了解他。”

“既然他们不肯走，那只有去冒一下险，也许这能让他们都活下来，你不会希望用死来表示你们的爱情吧。”苏文涛努力说服着文谨。

“……”

“我带你们去！”一个冷冷的声音说。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转头看去，夜色下站着蓝丝，看起来，他比前段时间似乎更女性化了，隐约胸脯凸现出来。

蓝丝见大家惊鄂地望着他，以为他们不相信他，连忙加了句，“我认识那里的路，而且只有我才能带你们去，只有图恩族人才能让圣殿拥有光辉，神这么说的。”

“为什么呢？”老沙好奇地问。“你怕死？”

蓝丝冷笑了声，“我？图恩族人不惧怕死亡，神赐的，回神那里。”他抿了抿嘴唇，似乎下了决心，用手一指文谨，“我只要她离开族长！”

“离开？”

“是的！离开！我带你们去那里，然后，她就必须离开这里，永远不要回来。”

文谨忽然笑了，她疲惫而又讥讽地说，“你认为我的离开会让他回到你身边吗？”

短短的一句问话正中蓝丝的内心，他愤怒地鼓起嘴，骄傲地昂起了头，“我是他的神赐之妻，千百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他是我的，他只是被你一时迷惑了，只要你离开他，他会再回到我身旁的，到他满30岁的时候，我就完全变身了，到那时，就是他的真正的妻子了。”他故意挺了挺并不太丰满的胸脯，逗的老沙和阿波笑了起来，却招来了他杀人般的眼光。

文谨依然看似不在意的说，“如果他真的一时被我迷惑的话，你就不该失去信心，也没有必要让我走，反正，他总会回到你身边的。”

蓝丝似乎被呛了口似的大声咳嗽起来，然后答非所问的说，“你要是不

想让他死，就离开他。你们的对话我都听见了。圣殿能救图恩族人。没有我，你们去不了。要我去，你就离开他。”他狡捷地眨了眨眼睛，“你不要他死的，是不是？”

文谨没有做声，她的金色的长睫毛微微颤抖着，终于，她抬起了头，苏文涛紧张的看着她，这看来是个艰难的决断，但她还是做了她该做的，她平静地说，“好。我离开他。”

蓝丝满意地点了点头，又看了看天色，“我们走吧，争取在午夜前赶到圣殿。”

又回到这里了。看着恢宏的大殿，苏文涛不禁感叹建造者的优秀，这是一项奇迹，如此落后的图恩族却建立起如此宏伟的建筑，真是不可思议。

“这不是图恩族的产物”老沙仔细的研究每一个角落，历史学家的天性促使他对任何一事物都会寻根追底，“这很有可能是与我们相类似的社会产物。科技高度发达，”

“对，”阿波也同意的哈首，“看这柱子，多光滑，都属于某种金属产品，却没有金属的任何外特征，这些自动灯，也是一项技术奇迹。”他望着顶上来自鳞片的柔和灯光说。

照以前一样，随着人的鱼贯而入，各处灯也依次打开，但并没有上次那么亮。苏文涛看着灯，突然有了个闪念，“这似乎是按照人数来设定灯光亮度的。上次来的时候，因为人多。所以打开的灯也多。”

“嗯，很有可能”

在蓝丝的引领下，他们顺利到底大殿最深处，一切都和先前一样，容槽静静地躺在那里，忽然的，六个圆柱体中的四个亮了起来。泛起柔和的色彩。

“它似乎知道我们考察队有四个人呢。”阿波开玩笑地说。

苏文涛痴迷的看着那加工精细的，极美的圆柱体，他的心里，再次泛起强烈的感觉，好象，这个圆柱有什么话要告诉他一样。他如梦如幻地踱上前去，来到最大的一个圆柱体前。整个圆柱体呈现乳白色的透明，隐隐可以透过外面看到里面的五光十色，他恍惚的将手按上了圆柱体。

一道强光直冲他眼前，冲向云霄，放射出各种美丽颜色，最后幻化成一个全身闪着蓝光，有着电光火石一般眼神的女子。她披着薄纱，扭着蛇腰飞到他的面前。

“啊……多强壮优雅的男子啊……”她叹惜着，赞不绝口地抚摸着苏文涛的脸。她的手指细长，五指间不时的迸发出火花。”我是太久没有看到你了……，我爱你……”她紧紧地，用她的闪电般的光彩包容住苏文涛，包地紧紧的，带他一起飞到空中。

他们在空中碾转反侧，穿过柔丝白云，在光焰中接吻。最后，在女子的带领下，来到了神之城市，‘安娜苏卡’，她向他指点着人群和建筑，那都是苏文涛从来没有看到过，也无法想象的景致。整个城市笼罩在蓝色光焰中，有着蓝焰皮肤的人们穿行于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建筑间，他们欢笑，他们享受。就和他现在这样。紧紧拥吻着身旁美丽女子。

刹那间，景致变了。变的什么也看不清，只有雾大簇大簇，他正想揉眼睛，那女子却不容他多待，一道耀眼的蓝火花，带他直冲上最高山。”这是恩斯塔，宇宙的最强者，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超凡的能力呵。那些卑猥屈膝的人，我们是看不上眼的。”她在他的耳边低语，热气吹的他的心也跟着

热起来。

忽然，一道又一道闪电掠过，那女子在闪电中狂舞，全身绽放出一丝一丝的电火焰。她时而冲向苏文涛将他包容在里面，时而逃离他，躲在电光中看着他。在这一切都消失的时候，她的眼神中忽而充满了悲哀。

她的双臂颤抖着伸向天空，划出一道蓝色火焰，“我们这样的种族哟，是多么的伟大。如果不是那些男人，他们不了解，生命要靠男女共同的孕育，他们要抛弃我们，妄想永生，结果，却沉沦入地狱。而恩斯塔的种族哟，从此后，就只剩些女人了。”

说着，又是一根火苗闪起，在云层深处出现了一座城市，苏文涛认出那就是他刚才看到的‘安娜苏卡’，此时的景象已经完全变了。那些鲜衣亮色的人们开始衰老，他们在乞求生命的回归。忽然，城市消失了！一颗亮蓝色的星球孤寂地飘荡在宇宙中，它有三个环，其中的两个环上各有一颗绕着这颗星球转的小行星。从那颗亮蓝色的星球上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刺的苏文涛一时睁不开眼睛，当他再次恢复视力时，在第三个环上，出现了一颗蓝色和绿色相间的星球。苏文涛几乎要惊的叫起来。那正是-图恩星球。

这难道是图恩星球的历史吗？他正想把疑惑说出来。那女子似乎并不想给他机会，而是轻挥薄纱，千万箭光直冲而来，他们旋转着卷入时光隧道中，穿插，穿插，再穿插。

他们飘过无数城市，在星球上空释放激情，缠绕在一起，终于，到了尽头了。图恩星球越来越大了。他们再次回到了这里。此时，绿色的原野上，有着淡蓝色皮肤的人们，但他们只是象动物那样的走来走去，眼神呆滞。苏文涛看到了 FROZEN-YAK，他是里面最强壮和显眼的，可是他也是同样的呆滞，不复他曾经看到的样子。

“这些替身啊！是最卑猥的！”那女子不屑地哧了一声，“怎比的上伟大的恩斯塔人。”她尖声向着天空大叫起来。每叫一字，都有一到蓝火焰掠过，“那些无知的男人啊，为了永生，而造了替身来为他们替换他们身上的一切！他们以为掌握了生命，却不知道，只有神才能掌握生命。神降下男人和女人来产生生命。这么尊严的事情如何能任意亵赎呢！”

场景又变了。一些恩斯塔的老人来到了这里。他们挑选着他们的替身，然后坐上了有着无数装饰的椅子。在笼罩在双方身旁的蓝色的雾消散的时候，替身的眼睛中充满了智慧，而一旁的老人却垂下了头。

苏文涛目不转睛地看着，场景一幕接着一幕，此时的恩斯塔人已经完全掌握了如何将他们的思想送入新躯壳中，而抛弃旧身体的技术，这时候的图恩星球，似乎又成了他们的进化研究基地。他们建造了恢宏的试验基地，‘圣殿’，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样本替身按照指令进入基地接受测试，一旦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熊熊火焰从地心窜起，燃烧过整个图恩星球。将天空烧的通红。

苏文涛心惊胆颤地看着这一切，看着那些替身在火焰中哀号展转，他们忽然哼起了调子，调子悲哀而动人，隐约就是他曾听图恩族人唱过的那首，他忽然的，明白了为什么曲调如此动人，因为他们唱的就是他们的命运。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过了很久，很久，火焰才消失，此时的星球如死一般的宁静，生物灭绝，基地在探测到已经没有生命后，开始了新一轮的培植生命，绿地，森林，原野，也少不了经过改造的胚胎，新一轮的替身又出现了。一次复一次，而

那些恩斯塔人，通过监视仪得意地欣赏着他们创造的这一消遣。

“这些沦落地狱的人啊！他们为了长生而消失了蓝电的能力，他们不再是闪电的宠儿！他们把哪些委琐的替身看成是生命的延续，可怜的人啊！”女子的眼里闪着虹彩，她大声喝道。”那些男人！他们以为已经到了可以独立的时刻了。他们不要孕育他们的神圣女人了！我们这些，还留下来的，闪电的子孙们，只好远离他们，来保持我们的纯洁！”

说着，她又次带着苏文涛冲上云霄，去遨游宇宙，他们躲入彗星，在大量微粒组成的慧尾中喃喃细语，追逐流星，吸收着宇宙的能量。同时画出一道道绚丽的彩光。

女子细细密密吻着苏文涛的全身，他的皮肤在电光的刺激下也接近透明。他们享受着愉悦和快乐。

一个亮亮的火流星直冲他们而来，他们迅速闪到一边，它停也不停地，向着那个蓝色的，有着美丽伟大的'安娜苏卡'的恩斯塔星球撞去。尘埃饶了星球整整三圈，铁红色布满星球。

人们在痛苦挣扎，也有一些人逃到了临近的莱恩和梅恩星球上，可是巨大的冲撞造成的引力也影响了三个小行星。海啸和火山爆发。地壳变动，几乎将文明毁灭。

莱恩星球的替身们也在这次危机中丧生殆尽，因为他们没有衣食之忧，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缺乏生存能力的他们灭绝。而那座宏伟的基地却并没有受多大损失，在洪水退却后，它的基因重建工作再次开始了。它忠实的完成着恩斯塔人的指令，靠留存的胚胎，制造出又一批替身，一批又一批，循环不断，那些替身受着神秘指令的缘故会依然回到基地，去接受同一胚胎制造出来的年轻替身，可是，没有人知道真正原因是什么，渐渐的，他们有了思想，有了自己的文字和语言。但他们不知道要回到基地去接受进化测试，基地的智能机器据此陷入一个致命的死循环，而结果就是，定期的，引发灭绝打击。两千年，恰好是基地建成到恩斯塔毁灭的时间，也许上帝知道，为什么如此巧合。

“那是神的惩罚。那些男人哟，他们现在是该知道了，永生的代价是什么。”闪电女子再次评价道。她挥舞出新一道的闪电，在黑夜中撕开一个口子，“恩斯塔这个伟大民族，现在只有我们这寥寥可数的人了。我们尽情在宇宙中遨游。偶尔回来这里缅怀过去。那些男人哟。男人哟。哪象你啊……”女子叹惜着擦碰着苏文涛的脸庞。

他忍不住也要伸手去抚摸女子的修长手指。

蓦然！空中一道霹雳闪过，一个威严的声音喊道，“卑猥低贱的替身！怎么敢碰触蓝电族的东西！”

一切都消失了。女子也象空气般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苏文涛跌入了黑暗中，转了一圈又一圈。四周是呼啸风声。

灯光，立柱，大殿，苏文涛有好一阵子没有回过神来，汗水浸透衣衫，他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原先晶莹的圆柱体现在已经灰蒙蒙没什么光彩了。他茫然四顾，文谨，老沙，阿波每人面前的圆柱体都已经没什么光彩了，每个人都看上去精疲力尽。

“啊”刺耳的惨叫响彻整个大殿。

放眼望去，蓝丝倒在地上，打着滚，苏文涛勉力站起身来，想去扶蓝丝，可是当蓝丝的脸朝向他们时候，所有人都抽了口冷气，原先年轻朝气的

蓝丝，此时却老态龙钟，满脸的皱纹，惨不忍睹。他喃喃地说，“我……我看你们都去碰那个圆柱体，我……我一直被告诫不要碰……可我忍不住想去试试……”忽然地，他剧烈抽搐起来。然后，四肢一下子伸直了。再也不动了。

老沙望着蓝丝身旁那个亮的耀眼的圆柱体，眼里有着惊骇地说，“那东西……会杀人？”

文谨摇了摇头，喘着细气说，“不，只是会杀图恩族人，他们脑子里在出生时候就装了东西。所以他们的衰老可以由圣殿控制。”说着，她恨恨地看了一眼阶梯上的容器。”

“你们……都看到了？”阿波疑疑惑惑地问道。

所有人都点头，但似乎每个人看到的的东西都不同，苏文涛看到的是闪电女子，而老沙看到的则是个恩斯塔的男子，文谨看到的是这个基地的技术人员的介绍，而阿波所看到的是建造图恩的历史。

看起来，苏文涛所看到的是最全最详细，也是最美丽的，其他人都对那些恩斯塔男子的丑陋自大的心灵厌恶透了。

所有人都不出声地看着蓝丝的身体，回想着所看到的情形。

良久，老沙打破了平静，他转向了苏文涛，“你怎么猜到圣殿内有一切的解释？”

“其实，我并不知道。”苏文涛看着大家惊异的眼神，解释到，“我只是猜测，图恩族的歌词启发了我。让我想到我一直在测试分析着地表的成分，可是从来没有想到要探测一下整体构成。于是，那天，我花了许久去作测试，结果发现在图恩的地底，密布着砂眼状的网状物质。覆盖了整个图恩的地底，而当我取样分析时，发现了合金的成分，这说明，图恩星球是人造的，或者，被改造过。而之所以做成砂眼的网，只有一种解释。”

“让‘图恩烈火’由地底蓬勃而出。”文谨接道。苏文涛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阿波神情恍惚地说，“可是图恩的灭亡却是不可逆转了。”

“不，有办法。”苏文涛自信满满地说，那闪电女子的话他牢牢记在心里。

面对着3双质询的眼睛，他只是简单地说，“我们回去见图恩首领。”想了想，他又补充说。”带上蓝丝的尸体。”

看着蓝丝静静地躺在地上，FROZEN-YAK 坚实的身躯第一次有了颤动，他的肩膀一耸一耸，好象在尽力平息自己的激动。他一语不发地听完了苏文涛的叙述，出人意料地躬下了身，“谢谢你们把蓝丝带回来。他也会感谢你们的”

“没什么。”阿波两手一摊，语气掩饰不住的同情。”只是真没想到，你们居然是别人造出来的替身。”

FROZEN-YAK 抬起了头，锐利的眼神压的阿波浑身不自在，他慢慢地说，“从图恩族人第一次走出圣殿的时候，就拥有了生命。我们思考，所以我们活着。我们从来不是任何人的替身，替身，那在流星撞击的那一刻已经灭亡了。现在的我们，除了和他们容貌相似外，其他的一切，都是完全不同的。”

“对不起。他不是有意的，”苏文涛不悦地看了一眼羞愧的阿波，做了个道歉的手势，“我向你道歉。图恩星球是图恩族的。”

FROZEN-YAK 的脸部依然没有表情，可是捏紧的拳头却放松了。苏文涛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心里松了口气。

“我想和苏单独谈谈，你们都出去吧。” FROZEN 忽然说。

文谨担心地看着 FROZEN。“冰极……”她轻轻呼道。

FROZEN 转向她，给了她一个灿烂的微笑。这就象冬天里的阳光一样温暖了文谨的心。她沉醉在笑容里，和其他人一起出了房间。

苏文涛欣赏地看着这位图恩首领，这是他第一次开始尊敬这个男子，他看来不仅威武，而且很聪明，他必然已经从苏文涛的话中意识到拯救图恩的方法了。而让文谨离开，是他不为人所知的细心温情的一面，看来，文谨的爱确实激发了 FROZEN-YAK 很多潜伏的特性。

“你的祖先必定是位了不起的人物。”苏文涛由衷地说，很小心的没有用原型二字。

FROZEN 又笑起来，幽默地回了一句，“可是现在我了不起是因为我真的很了不起，毕竟我没有灌输他的思想。”

苏文涛大笑地伸出了手，而 FROZEN 的手几乎同时握住了他的。

两个杰出男子第一次充分认识了对方。内心的了解往往只需要一瞬间。

FROZEN-YAK 紧紧地抓住苏文涛的手，摇了几下。眼神认真而又带些恳求，“照顾好文谨。”

苏文涛同样紧紧抓住 FROZEN-YAK 的手，使劲点了点头，眼神同样认真而坚定，“我答应。”

当苏文涛步出 FROZEN 的小屋时，已经夜深了。文谨还等在门外。她蠕动着嘴唇，却说不出话。苏文涛关切地看着她。心中涌动着说不出的感觉。结果，他却笑了笑，“进去吧。他在等你。”

文谨迫不亟待地往里面走去。忽然，她停在了门口，仔细打量着苏文涛。犹豫地说，“文涛，答应我件事情？”

苏文涛镇定地迎着她的目光，“你说。”

“让冰极活下来。”

苏文涛努力不去看她渴望的眼神，压抑心中的汹涌，笑着说，“你想哪去了。我又不是神，怎么管的了他。不过，他肯定会活的好好的啦。”

听了他的话，文谨大大的松了口气，雀跃着向屋里走去。丝毫没有注意到苏文涛在说完话后就急速地走开的样子。

今天，是最后的期限了。按照商议的计划，星联体的飞船有步骤的转移了莱恩星球和梅恩星球的人们。而另外几艘飞船停泊在图恩星球上随时待命。

图恩族的人们集中在一起，唱着歌，目送考察小组和他们的首领向着圣殿走去。

“我们又回来了。可是这将是最后一次了。从此‘图恩烈火’将真的成为传说了。”苏文涛站在大殿中央，喃喃地说。

FROZEN 看上去非常的镇静。而文谨依偎在他身旁，一刻也不分开。

“我要把手放到那个圆柱体上面？”FROZEN-YAK 观察着最小的，在阶梯正中的那个圆柱体说道。

苏文涛点了点头，“那个圆柱体实质是扫描分析器，这里的 6 个圆柱，只有这个，是用来给所谓的‘替身’用的，他会发出识别信号。通过装在你脑子里的金属片来反馈。

而如果你误触其他的，蓝丝……”苏文涛含糊地说过，看到 FROZEN 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沉痛。他停了停，又继续说，“当识别通过，阶梯上面，会

出现一扇门，那是通向主控中心的地方，传送带会带你进入测试中心，那里也是控制中心。你会在那里看到一个有着蓝色透明闪电标记的按钮，那个，按照我从圆柱体上得到的信息，就是毁灭整个基地的装置。你只要按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文谨忽然问道。

苏文涛楞了一下，还没有回答。FROZEN 已经接了过去，他的语气充满了向往，“然后，就再也没有‘图恩烈火’，图恩族人也不再受 50 岁的寿命限制，他们将体会爱和生活。图恩文明，将会澎湃发展起来。”他伸手爱怜地抚摸着文谨细腻的皮肤，“我们，将永远的幸福生活在一起，有很多的孩子，一直到老。”

文谨羞涩地笑了。就象一个小女生一样的纯真的笑，就算在这紧张时刻，也让所有人着迷。她怯怯地掂起脚尖，向 FROZEN 深深地吻了过去。

时间，一分一秒，就在浓浓爱意中流逝。

忽然，大地开始颤抖起来。苏文涛紧张了起来，他看了看表，“开始了。计时开始了。FROZEN，祝你好运。”

FROZEN-YAK 点了点头，轻轻拨开文谨的手，向前走去，忽然，又回转身，再次回到文谨身边，紧紧拥抱住她。然后，才恋恋不舍的走向那个透明晶莹的圆柱体。

手，按了上去。几乎是同时，一束光芒直冲天顶。苏文涛屏住呼吸，他好象又回到了先前的时刻，闪电女子的眼神不时在他面前晃动。他使劲晃了晃脑袋。幻景消失了。

前方，出现了一扇流动着水波纹的蓝水晶门。

FROZEN-YAK 大踏步向前走去，在门边上，忽然又回过了头，无限爱怜地看了看文谨，然后对苏文涛说，“记住你的承诺。”

他，踏进了门里，光芒包住了他。瞬间，门就消失了。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走！快离开！”苏文涛是第一个从惊异中反应过来的。他拉着文谨的手，向老沙和阿波致意快走。此时，他是极为紧张的，因为只有他和 FROZEN 知道，这扇门只进不出的。所有的被测试的替身无论进化与否，都会被杀死。他甚至预备好了如果文谨不肯走的话，他只好使用强制手段了。他将麻醉剂悄悄捏在了手里。

文谨出奇地听话，她只是深深看了一眼 FROZEN-YAK 消失的地方，然后就随着撤回了部落。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大地的震动越来越剧烈了。火苗！有人指着远方喊到。蓝色，红色的火焰象幽灵似的从地底蹿出。烧着了森林。星联体的飞船立刻派出了救援飞艇去灭火，可是，越来越多的地方蹿出了火焰，火焰妖艳的摆动着，舔食着它所经过的一切地方，包括生灵。

“看来失败了”老沙颓丧地说。“我们快上船吧。否则就来不及了。”

“不。我留在这里。”文谨平静地表态。

“你必须走，我答应 FROZEN 要照顾好你的。”苏文涛虽然满心不愿意相信，但还是痛苦地意识到成功的机率太小了。要一个没有任何现代意识的人在一个超越时代的场所找寻毁灭它的武器太难了。

文谨坚定的又摇了摇头，“其实。我早知道他回不来了。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了。”看着诧异的苏文涛，她说。“只是。我不想让他担心，我也阻止

不了他去，那是他的职责，所以，我只能装作不知道。”

“那……”苏文涛狼狈极了，他纳纳地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文谨微笑地抱过身边的小 FROZEN-YAK，小 FROZEN 不愧是与 FROZEN 同一个胚胎出来的，脸庞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多了稚嫩。看的出，长大后，必然是 FROZEN 的翻版。”我对他有信心，不管怎样，我都和他在一起，他成功了。我和小 FROZEN 在一起，在这里守候着他的灵魂，他失败了。我和图恩族人在一起，接受‘图恩烈火’的洗礼。”

苏文涛久久的凝视着文谨，都没有注意到火焰忽然不那么猛烈了。远方隐约传来了爆炸的声音，一直到欢呼声响起的时候，他才醒过来。

“他成功了！那小子成功了！”老沙狂喜地又叫又跳。

图恩族人再次唱起了歌，歌声嘹亮而幽远，这次的歌声中分明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大滴大滴的泪水从文谨的眼中溢出，滴落在满是‘黛叶菊’的绿草地上。小 FROZEN-YAK 撇了撇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生命，在苏醒。

苏文涛在“奔月 3 号”空航飞船上注视着越来越远的图恩星球，他身旁的位子空着，文谨，留在了那里。她是要和她的心爱的冰极守候在一起的了。

‘我没有完成你的托付，FROZEN’苏文涛对着空中喃喃自语‘可谁又能说这不是最好的结局呢。你们终于是在一起了。而文谨会看着另一个你茁壮成长，图恩文明将会一代代传下去。恶梦，终于过去了。’

流星掠过飞船，带来一阵闪电，苏文涛的眼前似乎也划过了那个有着电光火石般眼神的女子，她说她去了远方。她在哪里呢？苏文涛若有所思的想，那在圣殿内他们曾经度过的似真似幻的绚丽时光让他心神动摇。

‘我是真的爱上了她？一个也许经历上万年的生命吗？一道虚无缥缈的闪电？’他暗自叹了口气。眼光再次投向闪烁星光的银河。‘生命，真好。’

奔月 III 号加足了马力，向着深处进发。那里，也许有着另外的故事，另外的生命，在等待着探索者们。

文明，如烈火，永不熄灭。

吼叫力量

我恐惧，害怕使我颤抖，我在黑暗中触摸冰冷的壁，四周只有寂静，它在咬噬我的心。我越来越畏缩，压力，大得我发不出声。我想吼叫，突破这死亡前的至暗。

苏文涛站在街道正中，他不断地在流汗，尽管有风，吹拂起他的衣衫，搜刮他裸露在外的脸庞，远方，天空呈现诡异的血红色，隐隐却又透露出清澈的蓝色和白云，阳光从缝隙中穿过，照耀到地上的时候，一半成了纯黑，一半却是金色。街道，就如天空一样，不和谐的对称。满是断垣残壁，偶尔也会出现几幢高大宏伟的建筑。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苏文涛喃喃地说。一边下意识的躲避走过他身旁的形容枯槁的路人，那些与其说人，不如说是行尸走肉，僵硬的面孔

上流露出恐怖的暗灰色，以规正的步子呆板地向前走去，不去顾及旁边是否有阻挡。只是走……走……走……，甚至撞上建筑，头破血流也不知道闪避，就一个经地沿着特定的路线不断撞一次，又撞一次。鲜血缓缓从面庞上流下，汇成血溪，滴到了地上，形成一摊暗褐色的阴影。但就在不远处，在那金色阳光照耀的那个地方，在头顶是蓝天白云的地方，孩子们在欢笑，在嬉戏，他们的健康和亮丽，与咫尺之遥的世界有着鲜明对比。

Sigh……，一声深远的叹惜从空中传来，如来自天庭的神对这诡异场面的回答一样。”真没想到……”

“是啊，我也没想到。”苏文涛平静地接道。”我从来没到过这样的世界，这样有着强烈反差的世界。而且居然是一个心灵探索者的世界。什么造成了这个？”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很难说那只是无意识的自语还是说给来自天空的神秘声音听的。

“那就是你要找的答案。去搜访一下你的同类，这不正是你的渴望吗？”那声音停顿了一下，加强了语气的说，“我在你身旁，我与你同在。”

苏文涛笑了。那是他进入这个世界后的第一个笑容，这里太压抑，让他始终透不过气，自然没有笑容了。”他是最好的心灵探索者吗？引导者莱昂？”

“是的。”被称作莱昂的声音回答道。”他是最好的之一。所以才被选中执行“剪刀手杰克”这项任务”

苏文涛脑海中瞬间出现了关于此项任务的所有信息。

这是 3202 年，人类已经进入了“心灵力时代”，远太空飞行带来了巨大的物质丰富，也使人类社会迅速步入一种曾经被古人梦想的“共产”时代。人们按需分配，按劳获得。

每个人在 16 岁成年礼的时候，接受心灵探索，以确定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死刑早已因为其野蛮而被废除，取代的是“心灵探索”，罪大恶极的罪犯将被处以“心灵探索术”洗去他过往的一切记忆，重新开始，对此，人们莫衷一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精神的消灭这样的惩罚也许比肉体的消灭更痛苦。你的脑中，一片空白，甚至不记得自己的来历，一切都由别人为你规划。

“心灵探索术”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只有某些大脑特别的人才具有这样的潜质，他们也将在 16 岁时被剔选出来，接受进一步的塑造。经历过近乎酷历的筛选后，最终成为“心灵探索者”，从那一刻起，他们的权利可以和神比美，因为他们将有权侵入他人的内心，窥视旁人无法窥探的世界。挖掘人心深处的隐秘。

他们虽然只是和受术者并排躺在一个房间，靠错综的电线和仪器将双方连接起来，但他们与远航飞行员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同样能感受到宇宙的波澜状丽。而且，他们永远不愁寂寞，因为，没有重样的人心。

而那些落选的“心灵探索者”们，将被再次筛选，训练，成为“引导者”，他们将担负起从旁协助的责任。如果说“心灵探索者”们是降落于世间的耶稣，那“引导者”就是身处其外，冷眼旁观的上帝。一个好的引导者，会准确地指出“心灵”的弱点，时刻观测受术者和“探索者”的反应，在危机时刻加以援手，为“探索者”提供指路明灯。

苏文涛，和莱昂，是这两个职业的佼佼者，他们曾经合作探索过无数的心灵，让迷茫的心灵走出阴影。也抹杀过一个人罪恶的过去，让他如初生婴儿般纯洁，可以说，他们都早已身经百战，历经沧桑，但这次，是个挑战，

因为，他们将要探索的，是他们的同类，一个出色的心灵探索者的心灵。

“安黛拉，男，34岁，心灵探索者，探索过224颗人类心灵，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务。

据合作过的“引导者”介绍，其为人冷静，勇敢，坚强，正直。”剪刀手杰克”是他接手的第225个心灵。”莱昂流畅的报出了受术者的背景。

“再给我说说剪刀手杰克吧，我想好好理一下头绪。”苏文涛默默地说。

“剪刀手杰克，有史以来最险恶的罪犯，因为作案手法类似古人类中世纪的臭名昭著的“剪刀手杰克”而取名于此。他杀人从来没有什么动机，只凭喜好。到案发为止，已经有50名受害者，而且全为分尸。手段极端残忍。要求判他死刑的呼声很高。可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大陪审团还是对他处以“心灵消灭”，任务昨天执行，当执人就是安黛拉，没想到发生意外了。杰克死了，而安黛拉昏迷。只有脑部强烈的意识波动显示他的生气。”莱昂毫不停顿地说着。

“引导者呢？”苏文涛打断了莱昂的叙述。

“他……”莱昂的声音低沉下去，“死亡，”

“原因？”

“心肌梗塞”

“多大年纪？”

“25，平时身体状况优秀。A级引导员。”

沉默，苏文涛陷入了沉思中，“是什么使一个优秀的“心灵探索者”昏迷，而让年轻的‘引导者’死亡呢？”苏文涛不禁抬头环视了四周，气氛阴郁诡异地让人透不过气来。”这是一个活力充沛，勇敢者的世界吗？”苏文涛喃喃地说，“这倒象是一个疯狂的恶梦，我真希望能醒来。”

“我也不敢确定，可是就算是恶梦，我们也要去深入，谜底，也许就藏在这个倒转的世界中呢。”莱昂意味深长地说。

苏文涛点了点头，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这个世界似乎连空气中都带着黑色，前方不知何时，阳光已经消失了。出现了巨大的旋涡，横在街道中央，虽然距离很远，可是他已经能感受到那里的凛冽。

天色，在渐渐的变暗，先前隐约的金色阳光早已经隐在黑夜中了。四周是蒙蒙胧胧的雾气，隐约可以看到闪出的一点人影，那些都是奇形怪状的人物，你甚至都还能听到他们尖锐的鬼笑。也许，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会突然伸出只手……，来触摸你的身体。

“啊！”苏文涛惊地一跳，这是个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世界，他没有想到过会有一个人的心灵晦暗无色到这样的地步。他情不自禁地陷入其中，也变的神经质起来。此刻，他肯定地感受到有什么东西正在触摸……他的……手！

无依的眼，软弱，清澈，和依赖，还有……恐惧。那是个孩子，瘦小的个子，青筋突起的手正怯怯的摸着苏文涛的手。他的脸色苍白几近透明。嘴唇蠕动着，好一会，才发出丝丝的细声：“太阳。”

苏文涛探下头，仔细揣摩着，一般来说，在心灵世界中出现的所有事物和场景乃至人物都是有其特定内涵的，尤其是人物，往往是自身的真实写照。可是，这孩子，出现在这里，那么的纤弱，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安黛拉的内心是这样的吗？

疑惑爬满了苏文涛。他蹲了下来，那孩子看来处于极度恐惧中，苏文

涛甚至能感受到他在控制不住的颤抖。”你怕什么？”他轻声地说。

“太阳……”孩子再次回答。他的手举向天空。苏文涛顺着手的方向抬头看去，天空，隐隐有雷声，嘶哑而沉闷。血红的云在缓慢的飘动，所经之处流下丝丝如血的轨迹。

“要下雨了。”苏文涛努力柔声安慰着孩子。”我们回家。好吗？”说完，他抱起孩子，孩子很轻，轻的感觉不到份量，只有轻轻的颤抖传来。他期盼孩子能将他带往心灵深处。

孩子摇了摇头，却也不挣扎，只是再次地说，“太阳，黑太阳”

苏文涛忍不住苦笑了，他可没预料过遇到这么固执的人，他哄着孩子说，“太阳下山了。要下雨了。你看……”他抬头向天看去，他楞住了。天上的景致全变了。原先的血红色已经被灰色取代。宛若一幅大笔挥毫的水墨画，可是有的只是黑白的忧郁而没有他们的美，让他吃惊地并非是这些，而是，一轮纯黑的，不带任何杂色的太阳，此刻正高挂在天空，那论太阳是那么大，那么黑。以致于他觉得自己是这么渺小，几乎要被吞噬了。

“莱昂……你看到了吗……”苏文涛震惊之极，“这是多么疯狂的人啊。”

莱昂并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他才出声，语气中带了沉重，“我约略看到了。我们的联系似乎受到了强力干扰，看来不愧是心灵探索者的世界，有如此强大的反抗力。

虽然影像模糊，可我还是能理解你的心情。文，我有你更感兴趣的东西。那个孩子。”

“孩子？”

“是的。”莱昂肯定地说，“我刚才忽然想到。查阅一下安黛拉的背景，发现了一张照片。文，那孩子，就是安黛拉。”

“什么？！”

“是的！”莱昂口气不容置疑，“虽然没有那样的瘦弱，但是长相几乎一样。那是他17岁那年拍的。就是16岁成年礼以后的一年。我把影像传过来，你看看”

苏文涛看着手中的虚拟影像，他不得不承认，确实，他们两个很象，可是却没有这个孩子那样的虚弱无力和恐惧，看上去，影像中的这个孩子充满了自信，“这才象心灵探索者的样子了”苏文涛看看影像，又看看怀中的孩子。自语道。

“是”莱昂也赞同地说，“所以才需要你找原因啊。我会继续查资料的，一有消息，我会通知……”

讯息忽然中断了。旁边建筑物中的零星灯光一下子消失了。黑暗笼罩四周，只有风声在呼啸。苏文涛满脸大汗地站在那里，孩子冰冷地手紧紧搂着他，一阵阵电麻样的颤抖从下直传到上，让他几乎站立不住，他一定真的流汗了，他不断地想，一定流汗了。

莱昂一定会注意到躺着的他流汗了。这真丢脸，一个身经百战的心灵探索者居然因为黑暗而流汗。可是，他控制不住，他压抑不住自己，黑暗中看不到一切，却又能看到一切，他失去他的眼睛，他的心灵就活跃了起来。

一点点，绿色的荧光闪烁，黑色似乎不那么强烈了。他舒了口气。想朝光点处走去。突然地，光点动了起来，箭般向他冲来，他还来不及反应，孩子已经尖叫起来，声音如此凄厉，划破整个夜空，

“老鼠！”

与此同时，他感觉到了无数的毛茸茸东西从他脚上，脸上，手上窜过。伴随着孩子不断地尖叫，还有绿色的光芒在他眼前闪烁，最终汇成一团模糊的绿色光晕，扩大……

苏文涛的忍受力终于到了极限。他在孩子的尖利叫声中使劲地跑起来。”跑。使劲地跑。跑出这里。”他甚至不顾踩上那软绵绵的，令人恶心的小动物，不去想那作呕的灰色长尾，不顾它们擦碰到他的身体，他只是使劲的跑，跑过长街，跑过阶梯，穿越河流。冲出黑暗！！

他的脚步猝然停止，不是因为他累了。而是，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这个世界在探索，他眯起了眼睛。定神观看。依然是黑暗，但一旦他想通这点，恐惧就不那么甚了。

他伸出了手，一团火苗应声而起，苏文涛稳神向四周观看，他几乎要呕吐了！这是个封闭的房间，晦暗剥落的墙壁，到处有污秽的血迹，角落处，肥大的老鼠正用尖尖地嘴在拱着一个孩子。孩子身上粘满了脏物，他偶尔地抽搐一下，一只老鼠正试图钻入他的嘴巴，长长的尾巴露在外面，抽动一下。

苏文涛屏息靠近那孩子……孩子的脸藏在了阴暗处，他凑近了点看，软弱，无助，依赖，恐惧的眼神。苏文涛瞬间醒悟，连忙往自己怀中看，没有了，原先抱着的孩子没有了！

“你抛弃了他。”从最黑的墙角处忽然传来指责。

苏文涛再次被惊了一下，但这次，他克制住了，毕竟，他有着强于常人的心灵抗力，诡异一再入侵，他的抗力也一再加强。他缓缓转过身去，望向墙角，“没有，我只是一时没有适应。”

“你们都是这么说，你们抛弃了他。这些好人们。”嘲讽的声音再次响起，一个身影显现了出来。

苏文涛冷冷地看着走来的男孩，内心翻涌波涛。表面却不露声色，如果说人心有两面的话。现在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男孩的脸与躲在角落被老鼠噬咬的男孩完全相同，可是他们的神情却大相径庭。他，一身白衣，优雅而又从容。嘴角时刻带有微笑，可是眼神却邪恶冷漠到极点，那恨意是无法掩盖的。

“你是他。”苏文涛用肯定的语气说。

“我不是他。”男孩摇着头，鄙视地望向角落中颤抖的躯体。”他是他，我是我。”

“他是过去？”苏文涛再次试探道。

“他死了，我活着。”男孩眼中的邪恶愈加强烈。”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强者，现在，让我们看看谁统治谁的心灵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你进入杰克的世界时候，发生了什么？”苏文涛问。

男孩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只是步步进逼，如梦的语调叹惜出朦胧的雾气，“你有在黑暗中行走的经验吗？只有你的喘息和心跳。路人从你身边经过，只当你是夜的一分子，你给自己以恐惧，想哇哇的大哭，却忽然发现你已经害怕的哭不出声。你要呕吐，却担心忽然有灯光，会把你的软弱暴露，你想握握旁人的手，但没有，没有人拉你，他们在阳光那处看你，嘲笑你。你只有咬牙忍下，快速再次跑向黑暗，即使那里有着让你害怕的一切。”

他每说一句，黑暗加深一分，苏文涛也后退一步。他们都是优秀的心灵探索者，知道如何使对方陷于劣势，男孩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他想起曾经

不愿想起的往事，那时候，他是个害羞的孩子，总是有人来欺负他，他从来不知道反抗，因为这个社会不喜好弱者。能做的，只能是躲在黑暗处哭泣。大孩子们经常用老鼠来欺负他。这也让他养成了极端厌恶老鼠的习性。这样情况，一直到 16 岁成年礼以后，他被选中成为“心灵探索者”他的自信才一点点开始恢复。

我要死了。苏文涛看着逼近的男孩，他的气息统治了四周。他苦笑地想，“他击中我的弱点了。可我却对他毫无所知。”

“你是因为不要过去而要杀死我，还是为了忘却过去呢？”被男孩逼的躲入角落的苏文涛忽然急中生智。

男孩的步伐缓滞了一下。

“你的过去让你无法回味？”苏文涛又试探道。“黑暗也是你的恐惧？”

步伐又滞了一下。

“无论过去如何，现在都是晴朗的天空。”苏文涛朗声说道。挥手做了个手势。黑暗中忽然撕扯开一道碧蓝的色彩，美丽阳光从云层上透过。一直照到地上，老鼠吱吱地叫着，想躲开阳光，一时间，这里忽然有了春天的色彩。苏文涛笑了。他喜欢这样的情景。男孩站立在那里，低首似乎躲着阳光。

“敞开心灵，你会发现世界还是美好的。”他轻声说道。

角落处忽然传来抽泣声。那是那个软弱男孩的哭声，原先笼罩这个世界的脆弱似乎因为哭声而瓦解，黑暗在迅速地退去。站立着的男孩的头低的更深了。看来，一切在朝预期的方向走。

非常突然地，就在苏文涛将手伸向男孩时，咆哮的尖牙闪现！苏文涛敏捷地跳跃，躲闪男孩的袭击，黑暗如雾般迅速又吞噬了阳光。

男孩露出尖利的牙齿，嘿嘿地笑着，“黑暗如此深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他忽而退后，来到哭泣男孩的身旁。轻轻抚摸他的头，就象看着手中宠爱的猎物一样。“我不会轻易放弃他的。”

“你是“剪刀手杰克”？”苏文涛因为警惕而全身弓了起来。“你杀了安黛拉？杀了引导者？”

男孩没有回答，他只是冷笑，他看着远处，天空翻滚的黑雾，自顾自地说，“这个世界，不公平，我的父母，都是盲人，可是，这并不剥夺他们活着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丧失了劳力，他们就该被抛入社会的底层吗？看看这个世界！”他咆哮着跺脚。

瞬间天色不那么暗了。可是阴郁更深，又出现了无识的路人和破损的建筑。他们没有出声，可是，苏文涛却真切感受到他们的苦痛，“那是……你曾经住过的真实世界？”他想起来一直听说过有个叫“世界深渊”的地方，那是被认定为无用者的最终归宿。按照社会的公认，无用者既然无法为世界创造财富，自然也没有权利享受一切。可是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他一直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可是现在，看着这一切，他忽然觉得，也许，他错了。

苏文涛默默地凝视着这灰色的世界，良久，才问道。“可是你现在已经脱离这里了。为什么……”

“他们以为这一切都施舍了给我，我该满足是不是？”男孩大声说。“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一切的！那是黑暗恐惧！我因为恐惧而有力量，我因为无法咆哮而有力量！”

苏文涛张了张嘴，却没有出声。整个的过程，他一直在受着控制，他努力希望能摆脱一切，可是却发现自己根本抓不住他的弱点。

“你也有邪恶，你的内心也有愤怒。是不是？想想你曾经经历的不公平……想想你该拥有整个世界的。”男孩的声音轻微，可是句句如重雷打在苏文涛心上。

他挺了挺身，“也许你曾经经历过不公平，可是别人不该为你受到的不公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受过不公，可我没有因此憎恨整个世界。”

“你不想杀掉你所憎恨的人吗？”男孩的脸在模糊，幻化成一张新的面孔。苏文涛不可置信地望着他，如同看到魔鬼，那曾经是，他的恶梦，那个一直缭绕在梦中的，在他童年时代的恶梦，那个将他作为逗乐对象的大男孩。

仇恨，开始噬咬他的心。

“杀吧，敞开你的心，跟随你的愤怒。”男孩梦呓般地说，眼中闪着邪恶。

苏文涛的手中，不知道何时，多了把剑。他的手一寸寸地抬起，脑中满是燃烧的火焰……

“文！终于联系上了！”空中忽然传来一声霹雷，伴着闪电打下，将痴迷的苏文涛惊醒。那是莱昂兴奋的声音。“真要命，心灵抗力太强了，我加大……才……联系……”

莱昂的声音又出现了波动，眼看又要消失，突然地，莱昂的声音又高了起来。”文！

告诉你个重要资料，安黛拉和“剪刀手杰克”的童年都来自“世界深渊”……”

声音彻底的消失了。

这两句话无异黑暗中的闪电划过夜空，苏文涛迅速地领会了所有的意图。他几乎要拥抱莱昂了，这个可爱的引导者，总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他最需要的帮助。

他镇定自若地转向男孩，周围的气氛已经无法左右他了。他盯着男孩，一字一句地说，“你是怎么控制了安黛拉的？“剪刀手杰克”？生活居然如此让你痛恨，以致要嫁祸无辜的人吗？”

他自信满满地看着他，很有把握地看着男孩意外的表情。

可是，出乎意料的却是他，男孩依然带着不变的笑容，摇头叹惜道。“你错了，杰克早死了，我杀了他，不错，是他勾起我心中的仇恨，可我不会容许一个人过多知道我的秘密的。”

“那么，引导者也是你杀的了？”苏文涛冷静地问。

男孩自得的点点头。

“那你为什么依然昏迷着？”

男孩有些闪烁，“我自然有理由，你没必要知道那么多。”他的眼睛不自然的瞄了下躲在墙角的男孩，男孩脆弱，无助，眼神清澈。

“因为你还有善良。”苏文涛的话语激起了男孩凶狠的一瞥。“你的内心的另一部分不愿意醒来，他情愿昏迷也不愿意做出伤害世人的事，你和他，是同一人的不同面。”

“可他快死了，那我就会醒来”

苏文涛的脸抽搐了一下，他坚定地说，“那我会杀了你，一定。”

“可他不死，你也没办法杀我，是不是？你耗不了多久的，而你说的，没有证据，陪审团不会相信的。”男孩笑的象恶魔，“你放心，我醒来后，会让所有人相信一切都是意外的，我还是那个优秀的正直，坚强，勇敢的”心

灵探索者”。只是……”

“只是这一切只是假象。”苏文涛的痛恨已经到了极点。他在努力克制住自己。告诫自己不能轻易再次发火。可是那男孩似乎存心要逗弄他，他的脸又开始变化，他似乎窥透了他的心。在不断变化成他所痛恨的每个人。他不断地挑逗着苏文涛。每句话都让他的怒火冲到新高点。

“克制，克制……”他已经不知道念叨千次了。但效果一次比一次差。”这样的人该杀。”他对自己说。

“可是他还是有好的地方，那个男孩。”他又反驳自己。

“杀这样的人，就算搭上一个好人，也值得。”他再次自圆其说。

“不行，不能草宣人命，”他又说。

“可是……他太可恶了”他看着那男孩再次变化出他曾经最憎恨的大男孩的脸。”没人会知道的。这里，是我和他的世界。莱昂也被隔绝在外了。这是个好机会。”

他不再犹豫了。在男孩再次做出丑陋的，令他痛恨的嘴脸的时候，他挥舞出一道电光，光芒四射。照亮了整个天空。

男孩的动作停滞了。可是笑容依然在。就这么的。他看着他。

苏文涛张大着嘴，他似乎忽然从梦中清醒过来了。”你骗了我，”他平静地说。”你激起了我心中的仇恨。把它移植到了我的心中。”

男孩张了张嘴，眼神带着快乐和嘲讽，”我没有，那是你自己的心，我只是让黑暗照耀了它，让它发芽生长。”他用夸张的语气说，”这些好人们啊，总要虚伪地掩盖自己的罪恶。其实罪恶就是罪恶。没有什么好坏。”

他顿了顿，又说，”我成功了。”然后快乐地大笑起来。他的身躯，就崩溃在笑声中。墙角处的哭泣男孩也同时崩溃。

世界在崩溃，到处在燃烧。天空上不断掉下黑色的雨。蓝火苗摩挲着苏文涛的皮肤。

苏文涛毫无知觉地站在震动的大地上。看着渐渐塌陷的世界和依然无知的人们。”我毁了一个人的心。可是他还是赢了。”剪刀手杰克”的仇恨将移植到我的心里。”他忽然笑了，”笑到最后的才是最好的，所以，我是最终的赢家。”

他的手中出现了把闪亮的长刀，他高高举起。重重向自己砍去。

最后出现的，是黑暗……还有……无尽的风声。

苏文涛疲惫地睁开了眼睛，亮眼的阳光刺的他使劲眨眼。他转头望向阳光射来的方向。那里，有个白衣男孩，正迎风站立。笑容如阳光明媚。他呻吟了一下。几乎怀疑自己在梦中。

“你醒了？文？”莱昂快步走来，关切的看着苏文涛。”吓死我了。我怎么都无法和你联系上，只发现你的脑电波频率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和安黛拉的同步，我一看不好。就及时切断你和他的联系了。电线都短路了。不过还好。保住你的命了。”

“他呢。”苏文涛虚弱地说，莱昂黯然摇了摇头。

苏文涛努力地想回想曾经发生的一切，却只想到了一片黑暗。

“发生了什么？文？”莱昂有些犹豫地问。

苏文涛叹惜了一声。”一个梦……”

“那就不要再去想它了吧。看看这个世界，多美好。一切过去了……”

“嗯……”

我几乎要死掉了。可俗话说，恶人命大。如果不是莱昂的救助，也许苏文涛真的笑到最后了。可如今，我已经深深扎根在他的心中最黑处。感受他的颤栗，他的仇恨已经打开了一条缝，我要让它扩大到整个世界。黑暗让我恐惧。黑暗让我压抑。我要吼叫，咆哮这世界的不公平。

明天，太阳照样升起

我找到理查的时候，他正要将自己最后的信物押上赌台——一朵美丽的白色曼陀铃。

赌坊里刹那寂静无声，所有人的眼睛，都贪婪地盯在曼陀铃上，那是网络时代的杰作，你可以闻到它的香，看到它的美丽，体味它的娇嫩，和滴在它花瓣上的晶莹的露珠。如果你碰碰它，你甚至真能感受到那丝……自然才有的清凉。

那曾经是理查生命的一部分，他总用骄傲的眼神看着这项数字合成的杰作。如今，他却要把它押上赌台，连同他曾经的辉煌。

曼托玲高高高高地抛起，划出一道美丽的抛物线，每个人的眼睛都不由自主地顺着它的轨迹，直到赌台的一侧……，直落下去。

“啪！”我抓住了曼托玲，就在它将落定尘埃之际。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我狠狠地瞪着理查。“没有了它，你还怎么上网！”

理查懒散地瞥了我一眼，将手伸了过来，“拿来。”

“不就是一个女人，你值得吗？”我继续苦口婆心地劝他。“网络时代的爱情，有必要看的那么重吗？”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理查那死气沉沉的眼里分明冒出一丝火星。如雄师般昂起他的头，“拿来。”他的语气阴沉。

我无惧地望着他，我是打定主意了。不能任他胡为。理查似乎看出我的坚决，他轻声地说，“无论如何，我已经没有在网络生存的信心了。这次，是我唯一的机会。”他顿了顿，一字一顿地说，“我要去‘明天’。”在我惊异无法平抑的时刻，他拿走了曼陀铃，把它扔在了赌台上。

人们满足的齐齐叹惜了一声，就象好戏终于进入高潮一样，这是这个虚拟赌馆开馆以来接受的最大的一个赌注，一个65536级别的网虫的身份标识牌，如果他赢了，他将获得一笔巨款和荣誉，如果他输了，理查这个人将从此在网络永远消失。

轮盘在转啊转。越来越慢，我几乎不敢看了。”啊！”听到惊呼，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可是掌声和欢呼瞬间让我清醒。我睁开了眼睛，理查在我面前笑着，“我们赢了，‘明天’在向我们招手。”

我呆呆地看着他，良久，没有出声。

‘他就象恒古时代的勇士般走来，长剑奕奕生辉，浑身穿着兽皮的铠甲，左手斜提着擦的发亮的盾牌，上面，两头狮子正甩头咆哮。映衬着他的肌肉，充满力与美。这时，一个智者，就在背后，对他指点，他咳嗽着，用低沉地

声音预言，"那是暗魔武士，他会除妖斩魔，建立功勋.....他的背后，会有血腥铺成的路！"

看着理查向我走来的样子，我脑海中不由自主的浮现出曾经看到过的对维京武士的描写。

理查站立在我面前的样子，不折不扣，正是如此。

“很逼真吧？”理查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装备，作势挥舞了下剑。寒光刺的我眼睛有些发疼。他忽然地哈哈大笑起来，“你选择盗贼？”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装饰，轻装简从，随身只有一把匕首和一只弓箭。我也笑了，正要说什么。空中忽然响起了音乐。

“欢迎来到明天，这是现今最好的虚拟现实场所。各位绝对会感觉到物有所值的。”一个柔美的女声开始介绍起来。

我和理查仔细的听着，不时和自己所知的对照。

“明天”，实际是一个虚拟现实场的代号。据制作“明天”的公司介绍，它比现在已有的虚拟现实更逼真，其中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它加入了痛苦指数。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场景里作任何事情都会消耗能量，而如果你受伤，你不会象以往的虚拟现实一样没有痛苦，你会真切感受痛苦，枪伤，刀伤，不同伤害，不同程度，会有不同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就没有了所谓超人行为，而更接近真实了。

“明天”有 4 个场景，可以任玩家选择，“太古”，“中世纪”，“近代”，“未来”；每个场景的情节都不同，可是目的却是一样的，为了找到传说中的可以颠倒乾坤的“咒语”。

不知道理查出于什么目的，他没有选择最受欢迎的“未来”，而去了最野蛮的“中世纪”，按照介绍，那里妖魔盛行，巫术，武士，血腥充满。要在那里立足，只有靠力量。

“在你们完成任务后，你们会得到去诺亚的机会，在那里，你们将作最后一搏，获得“终极咒语”的机会，就在那个时刻了。祝你们好运！”女声消失了。

在一片炫目光彩中，我和理查，被传送到了中世纪。开始了我们的征途。

我记不清楚我已经在这里呆了多久了.....，只记得 3 天前，我看到的是白茫茫的一片，如今还是。

我们已经不再是初次进来时候的那种低级菜鸟了。理查的勇猛和我的机智很快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装备，而，在这片大陆上，我们也很快闯出了名声，不断有人要求加入我们的队伍。人们称我们为“魔灵骑士组”。

一切本来很顺利，理查的能力不断的在战斗中提高。我们甚至在鸟人森林的北侧建立起了根据地，驯服了当地的土著作为领地的奴隶，为我们提供水和食物以及可用来交换武器和其他的东西。

这天清晨，我照样和理查在帐篷里商量着要朝东边派出巡逻队，看看是否有诺亚的线索。一个叫鸥的武士闯了进来，他是我们安排在四周巡逻的守卫之一。他风风火火地闯进来，激动地嚷着，“有北方的信使，说带来了魔王的消息。”

帐篷里的人全站起来了，除了理查，他依然安逸地坐在火堆旁，似乎一切与他无关似的。可我们的感受就没那么平静了。要到达诺亚，需要完成游戏指定的任务，而斩杀魔王，是任务中最难的一项，但完成它以后的能力

值的增加也是不可估量的。但魔王的行踪飘忽不定，能获得他的消息真是出乎意料。

“信使说什么？”我看了一眼淡漠地理查，问欧。

“嗯……她说她们那里魔王在肆虐，需要我们的帮助。她的首领久闻“魔灵骑士组”的声名，所以特地来请求我们的协助。”欧一字不拉的转述着信使的话。

“让信使进来。”我下令道。

信使拖着宽大的风衣低头步入了帐篷，我轻蔑地看着他，他身体矮小，体形瘦弱，看来作信使是他唯一能干的事情了。

他环顾四周，然后确定目标的向理查弓下身，嘶哑着说，“我是来自北方的信使，带来了我的首领的口信，他说魔王在北方肆虐，凭借他们的力量无法杀死魔王，取得通往诺亚的信物，“魔灵骑士组”哪怕在遥远的北方也大名远播。我的首领派我恳求你们的帮助。”

理查没有听见似地望着火堆，所有人都不敢吭声，帐篷里安静极了。我望望他，又看看信使，无数念头翻过，却没有出声。

信使始终如一的保持着弓身的姿势，这我不敢小看他了。他既然有这样强的疲劳指数，看来，他的能力值也不见得小。

终于，理查象大梦初醒般地叹惜一声，但眼睛依然没有转向信使，他淡淡地说，“给我们的好处呢？”

信使楞了一楞，似乎没有料到理查会如此直接，但他没有慌张，神色自若地回答道，“作为报答，我们将让您分享……”

“不是分享！而是由我支配！”理查忽然站起身，如雷霆万钧般地站在信使面前，一把掀去了信使遮蔽自己容貌的风衣，口中说着，“让我看看，这里面藏着的是什么！”

他忽然楞住了。理查的手在轻轻地发抖。

我的脑子嗡地一声，不敢相信地看着同样不知所措的信使。她因为愤怒，身躯在微微抖动。

“天哪……一个娘们！”伙伴们在兴奋地低语，在这个残酷的中世纪里，除了些 NPC 外，女性实在是凤毛麟角。一个女性，除了作为战利品或附属品，是很难在这个注重力量的大陆中生存的。

可我惊讶的不是这个，我眼中的敌意越来越甚。特别是看到理查现在连身躯都在发抖的样子，我立刻下了决定。绝不让悲剧重演。

“这就是你们北方人的诚意吗？派一个女人来。”我是一定要将她置于死地了。我邪邪地笑着，“作为对你们的侮辱的回报，我要把你……处死！魔灵骑士组将让任何轻视他的人颤栗！”

“吼！”伙伴们的野性因为我的挑唆，也因为女人的美丽和纤弱而激发到顶点。

而信使不畏惧的态度又进一步激怒了我。她的闪亮的大眼睛，金色的长发，扰乱着我的心，我拔出匕首，蓝幽幽的匕首上两道血槽分外显眼。

我大踏步上前，向着信使起伏的胸膛刺去。

“你叫什么？”理查刚硬的手牢牢抓住了刺向信使的匕首，他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她，而她也注视着他，抿紧嘴唇，轻轻地说，“曼陀。”

匕首，叮当的……掉落在火中，火苗窜起好高，照的帐篷红红的……象燃烧的热情……

就这样，我又一次放任理查跌入了深渊，他答应了曼陀的要求，跟着她，去了北方。

我曾经激烈的和他争论，甚至不惜刺伤他以为愈合的伤口，“你忘记你是为什么来这里的吗？”我向着理查吼叫道，指着被搂在他怀里的曼陀，“是她！她！她！”

理查站起身，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狠狠揍了我一拳，然后抱起曼陀走了。

我象只受伤的狼一样，任凭血滴落在地上，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懒懒倚靠在理查身上的曼陀。

最终，我还是屈服了，我背起了弓箭，整理好行装，跟在理查背后，踩着他的脚印。伙伴们都很兴奋，他们终日狂笑，为将有场大战而雀跃不已。

按照曼陀的指点，我们搭上了她的船，穿越奥古斯海，在暴风雨中着陆，沿途收拾了几批同样在寻找诺亚的小组，也斩杀了一些设定好的妖魔。我们的声名更强了。

我们到达了科斯原野。

这是一片阴郁，灰白的雪野，零落的几颗草从被白雪覆盖的石头缝中生长出来。在寒风中簌簌发抖，没有生命，只有死亡，在这片大陆上已经辗转不少地方，但只有这里给我这样的念头。”这是一片受诅咒的大陆”

“这里是科斯原野，当地土语就是“受诅咒的大陆”，据说原野上面有着异样的生物，可是没有人看到过。穿过这片原野，就到了我们的领地了。”曼陀指点着前方说。

“那我们还等什么，快过去吧！”性急地安提那挥舞着斧子说，他是个粗邝单纯的小伙子，加入我们的时间并不很长，可是作战很勇猛，他是理查的忠实跟随者，不只一次的宣称，他在这个大陆的目的就是辅助理查夺的“最后的咒语”，就象亚瑟王的圆桌武士一样。

其实，来到这里不久，几乎所有人都很快明白了一个道理，仅靠个人的力量是远不够的，要达到目的，必须组队，所以这片大陆上很快崛起了不少团体，每个团体都有个首领。”魔灵骑士组”是声名显赫的一支。”北方海盗”是另一支，他们的作风和我们不同，传说他们擅长突袭和刺杀，他们似乎更满足于生活在这个大陆而非去刻意的追求诺亚，所以，他们的领地也要比一般团队来的庞大。

理查仔细的观察着茫茫白原，他压制住了已经急躁的同伴，转头看向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知道，到现在这步，已经无法制止理查了，我只希望，他不会因为曼陀而把自己再次拉向万劫不复。我冷静地思索了一下，回应道。”我估计，要穿越这平原，没有3天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得先准备好足够的食物，火种，至于水，……”我踢了踢雪，“足够了。”

理查沉思地点了点头。

“还有大耄。”曼陀掀起自己的风衣示意道，“没有它，你们无法穿过科斯平原的。

这里晚上变化很大，大雪下起来连绵不绝，没天没地的。”

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分成几队，分头去为穿越平原作准备。

我故意和曼陀分在一组，当时我嬉笑着借口安全问题，要曼陀和我一起到附近砍些柴，作为火把。理查没有否决，他只是阴沉地盯着我的背影，

"小心点。"他闷闷地说。

而我装作不在意似的拉着曼陀向远处走去。

"你究竟是谁?"在我们沉闷地砍伐了几颗大树后,我忽然出声。

"说什么?"曼陀满头大汗,她的力量不高,但魔力不错,此刻,正用魔力慢慢噬咬树木。

我不耐烦地甩甩头,"是说你,干吗起这个名字?"

"这名字有什么特别吗?"曼陀听出了我的敌意,停下了活,转头看着我。

她的眼神,举动和她象极了,要我相信她是个陌生人,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想起理查曾经受到的折磨,我心中一阵抽搐,举起斧子,狠狠向树砍了下去,树身被砍出了深深地凹痕,木屑飞溅,"别装蒜了,你和理查已经结束了,你差点让理查死去,你还要他怎么样?阴魂不散地追到这里?不让他开始新生活?"

"你说什么?我不懂。"曼陀看上去很疑惑,"我只是个喜欢新鲜东西的网虫,所以才会花大笔的钱来到"明天",你是认错人了吧?"曼陀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的又说,"我不清楚理查从前是谁,不过从你的话里,我想他一定被一个女人伤的很深吧?"

望着她清澈的眼神,我也有些疑惑了,难道,真是巧合?哎,不管如何,反正她是象极了她了,我咕哝了几句,"反正,你最好离他远点。"

"因为什么?因为我和那个女人很象?"曼陀似乎不依不饶。

我已经无法忍受她的声音了,我失去控制地甩出匕首,匕首带着风声,穿过枝杈直订在离开曼陀脸几毫米的树上,"你别再问了,否则,下次,它订上的就不是树而是你了。"我恶狠狠地说。

然后,我不去看她惊鄂的样子,径自背起木材走了。

不一会,我听到曼陀细碎的脚步,她跟了上来。

我们一前一后,无语地走在回去的路上,我的心里乱极了。"明天",我们来这里寻找明天,可是"明天"真的能到来吗?我胡思乱想着,心中隐约觉得,理查似乎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获得"最后的咒语"上了,如果失败的话,也许他从此真的一蹶不振了。

无论如何,我暗下决心,'绝不能有任何人,阻止我们的脚步。'

前方的喧嚣声打断了我的沉思,叫的最响的似乎是欧,他们好象抓到了什么,正围成一个圈子,而理查则在圈外冷冷注视着。

"快点走!"我不耐烦地回头对曼陀说,女人就是烦,这么点柴,就气喘嘘嘘了。

她没有哀求,只是加快了步伐,汗水明显的淌了下来。

我加快了脚步,忽然地,又顿住了,转身,向曼陀看去,她好象,真的不是她,我记得理查的她,是娇嫩的,柔弱无力,总喜欢靠着理查的胸膛撒骄,有男人的时候,绝对会尽情让男人去体现他们的价值,而现在的她,虽然相似的相貌,相似的眼神,可是,却有种坚强的气质,就象.....寒风中的小花,这样的女人,也许让男人少了怜爱,却绝对是值得尊重的对手。

她,不求人,木柴压的她的瘦弱身躯更弯了,她一步一个脚印的深深印在雪地上。

我心念转了半晌,终于返身抓起她身上的木柴,不去看她惊讶的眼神,快速含糊地说,"快走。"然后快步向伙伴们走去。

武士们拿着斧子,刀,剑,吆喝着,围在他们中间的是只在簌簌发抖

的小兔子，看来是被他们故意赶出来逗乐的。兔子眨着红红的眼睛，它似乎知道自己必死的命运，并没有逃跑的念头。

“把它杀了吧。今天有肉吃了。”欧在尽情逗弄了那只小兔子后，举起了刀。

“不要！”真没想到，曼陀冲了过来，奋不顾身的压在了兔子身上，把它紧紧包住，“你们怎么忍心？它多可爱啊。”

伙伴们似乎被她的勇敢打动了。欧有些犹豫地放下了刀，回头看了看我。

“放了它，我们吃什么？”我冷酷地回答。

“你们……可还有其他东西啊。它没多少肉的。”曼陀可怜地恳求道。“我可以少吃点。”

我正要反驳。久久无声地理查忽然出声了，“马上就要进入雪原了。多一点食物，就多一份生存的机会，我们现在放走它，到我们陷入绝境的时候，谁来怜悯我们？”说着，他的手狠狠挥了一下。

欧不再犹豫了。他作势要去抢曼陀怀中的小兔，可是，曼陀坚定的眼神却让他下不了手，“头……”他有点恳求似地看向理查，“这兔子，也真没多少肉。”

“是啊，是啊。”伙伴们似乎见不得女人的恳求，都帮腔道，“放了它吧。”

理查直直地看着曼陀，看不出转的什么心思。

说实话，我也不怎么忍心杀这么可爱的兔子。所以，我也不再做声，看着理查缓步走向兔子。人群给他让开了道。

他伸出了手，缓缓地抚摸着兔子。眼神柔和而温暖。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这种眼神了。在这样酷历的大陆上生存，我们早已经忘记了春天的意义了。

所有人都下意识的舒了口气，曼陀甚至露出了浅浅的笑容。美丽得让我们这些野蛮人为之一动。

“卡察！”血光四溅。就在一刹那，曼陀不可思议地望着死在怀中的兔子和寒光闪烁的刀。

“仁慈，在这里意味着死亡。”理查冷漠地将刀插回身后，“我们需要这个食物。全队，上路，准备出发。”

四周鸦雀无声，所有人迅速的执行着理查的命令，我也不例外，我一边整理柴禾，一边还在为刚才的一幕心惊。这不是我的理查。就算在最困难的时刻，我还记得他会把水让给受伤的同伴。正因为如此，他才赢得所有人的信任的。而现在的他……却象……

“你是个真正的魔王！”曼陀似乎刚刚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她用尽全力，嘶哑地喊道。“我看错了你！”

理查并没有发怒，他只是带着丝残忍的笑意，回头看向曼陀，“你没有看错我，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是，生存，在这里是最重要的。也许，到最后，我们都要靠它救命呢，”他指了指耷拉在欧的背带中的兔子，“你怎么能这么轻易的让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离开呢？”

曼陀好象第一次认识理查一样的看着他。眼神里有着一丝悲哀。

我好象第一次认识理查一样的看着他。心中涌起恐惧。我有种不祥的预感，风声起，雪原上千里无人迹。只有呼啸，似乎在欢呼我们的自投罗网。

我们已经在雪原里走了3天了，风雪异常的大，据曼陀说，比她经历

过的任何风雪都大，这给我们的前进造成了很大困难。不知道场景设计师是怎么想的，他们居然设计了这么一大片没有任何可利用的 NPC，物品的雪原。我们已经连兔子都吃光。只有少量的火把。

理查一声不发的嚼着雪，一步步向前走去。在风中，他的身影坚实而高大，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前进的。

其他人的体力没有他那么充沛，队伍中能力最弱的阿瑞已经支持不住了。

“我又冷又饿。”他摇摇晃晃地走着，嘴里嘟哝着，“真的，我想我的手也是冰冷的。我妈要进我的房间，一定会被吓死的，我想我的整个身子都冷的象死人。”

欧靠在他身边，扶持着他，阿瑞和欧是对兄弟，他们是一块加入我们的队伍的，如今，欧安慰着他的弟弟，“再坚持一会，马上，就能穿出雪原的。”

“我支持不住了……我……”阿瑞再也没有声音了。

欧发疯地摇晃着阿瑞，可是只能看着阿瑞的影像一点点从荧幕上消失，最后出现一具无生气的尸体。虽然这只是网络上的消失，可是我们所有人都真切地感受到了同伴死去的悲哀。

欧叫了阿瑞几声，忽然冲到了曼陀的面前，“你说！这是不是陷阱！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走到头！”他怒吼着举起斧子。

“不要冲动。”理查的剑及时地架在欧面前，“她自己也不好受，你没看到吗？”

曼陀的脸被冻的通红，嘴唇干裂，她也不好受，因为她的固执，她不肯吃那只兔子，这让她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只是喝雪水充饥。

她没有逃避欧的斧子，只是抱歉地看着欧，“是我不好，我没有料到会碰到这样的风雪的。”

欧的斧子狠狠地……擦过曼陀身边落下。

我们埋葬了阿瑞以后，又继续前行，可是，气氛更沉闷了。

曼陀似乎摆脱不了对自己的责备，始终默默不语地走在最前面领路。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理查忽然的出声让我有些意外，我们在“中世纪”冒险了这么久，这是他第一次想说说自己。

“想什么？后悔来这里？”我戏呢着说，一边哈着手，让自己好热点。

理查摇了摇头，坚定地说，“如果再有一次，我也不后悔来这里。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中世纪”吗？这是最残酷的世纪，也是最富有个人主义的地方，无数的英雄传奇，都是来自这个世纪的。我想。我的明天，会从这里开始。”

我不会忘记理查此刻的眼神，悠远而意味深长，他注视着在风雪中挣扎的曼陀的身影，出乎意料地谈起她，“她很象 MENTOR，不是吗？”

我愕然望着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不用这么惊讶，其实，不管是否真的是她，意义已经不大了。我们现在，正在重新开始。”理查眯起了眼，加强语气地说，“我要让网络时代的爱情成为真实。”

我的恐惧终于成为现实了。我看着理查，心中同时暗暗下了决心，“杀死曼陀，只有这样，理查才会真正从阴影中走出来。”

“无论如何，我不能再次冒险，不管她是否真的是她，理查不该需要替

代品，他该有新的生活。”我喃喃地说。然后，对着理查微微笑了笑。迎着风雪大踏步前进。

2天以后，我们终于走出了雪原，当我们看到那葱绿的草地，蓝色的小河和天空上飞翔的小鸟的时候，都欢呼了起来。连阴沉的欧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我们就在这里扎营，大家休息休息！”在经历狼吞虎咽的一顿后，理查宣布。

“好！”伙伴们四散奔开，有些人就直直躺在了草坪上面，有些人则在小河旁洗刷征尘。

理查殷勤地给曼陀打了水，而曼陀带着笑意和理查说了些什么，逗的理查大笑起来。

我在角落里，阴郁地看着这一切，抛着匕首，终于，我站起身来，向他们走去。

“理查。”我打断了他们的低语，理查有些不悦地看着我，我故作不知，“我想让曼陀和我一起去前面探探路。”理查有点犹豫，但我不容他多想，转身看向曼陀，“我想向你了解一下魔王出没的情形。能和我单独谈谈吗。”

“康……”理查正想说什么，曼陀却抢先同意了。“好。离开魔王出没地方也很近了。我指点你看把。”

我回身对理查一笑，“你就别去了。有我这个军师在，你就好好养精神把。我会照顾曼陀的，你放心。”我意味深长的看看理查。

“好了，足够远了。”曼陀停在了山拗一角，“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我扭头回望，这里隐约能听到伙伴们的声音，但他们绝对看不到我们。我满意地点了下头，对曼陀笑了笑，“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和你类似的那个女人是谁吗？那我就告诉你吧。”

“我和理查，都是在网络上认识的，我们一直是好朋友，直到有个女孩闯入我们之间，别误会，如果她足够好的话，我还会为理查祝福的，理查和她，是天生的一对般配，无论是形象还是才智。对很相配。他们是网络恋人。那女孩喜欢曼陀玲，她的名字叫MENTOR。而理查也为了这个缘故，倾尽全力，设计了一朵最美丽，最逼真的曼陀玲花，想送给她，那是网络上有史以来，作的最成功的一个虚拟形象。理查把他所有的能力指数都加入了。他想在自己生日的时候送给她，也在那天向她求婚。”

“万事总是不如意的，是不是？”曼陀幽幽地说。

我瞥了她一眼，继续道。“是的，就在那天，她告诉他，其实他有男友了。他们准备结婚，并真心请求理查的祝福。就在那一天，理查的整个世界都颠倒了。”我的声音低沉了下去。“他疯狂地挥霍自己的网络信用点，他觉得生活无望。我找到他的时候，他甚至要把自己最后一点点数也押上去。这无异于自杀。”

“他没押，是不是？”曼陀听的入神了。焦急地追问。

我叹惜一声，“他还是押了。可是，如果不是因为“明天”，我是绝不会让他这样做的，与其让他自暴自弃，还不如让他赌一把，也许“明天”真的会成为他的明天。”

“那现在……他成功了？”

我点了点头，“是的，我已经看不到理查的颓废了。我想，如果他能获得“最后的预言”，那他一定能重整信心的。在这么关键时刻，作为他最好的

朋友，我不能让他受半点影响。比如你。”

匕首，已经握在了我手里，我一步步向曼陀走去。”别怪我，我不管你是她还不是她，我只知道，理查因为你而丧失了斗志，他也许会因为你而失去获得“最后的预言”的机会，那样，就不仅是毁了他的网络生涯，也许他一生都要在无望中挣扎。所以，为了理查。我必须杀了你！”

她的脸在我面前快闪而过，平静而安逸，我顾不上思索，我只知道此刻半点的犹豫都会让我功亏一篑的。

我的匕首，曾经杀死无数头猛兽，如今，我要把它插进一个同伴的胸膛，她曾经和我们共度风雪，昂首前行，“为了你，理查，我的朋友。”我这样安慰自己，直向曼陀刺去。

箭，呼啸而来，正好打在了匕首上，我被震的倒退了好几步，再也拿捏不住手中的匕首，当啷，掉在地上。

这是一个能力值不低于理查的对手。我第一次带有惧意地看着除了理查以外的人，他将曼陀拉在胸前，以保护人姿态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出汗了。不是因为他的剑抵着我的咽喉，而是担心理查的到来。

“安文，他是我的朋友，“魔灵骑士团”的康纳，我们刚才只是在切磋而已。”曼陀轻描淡泄地将敌意耿耿的安文的剑拨下。

看的出，安文很宠曼陀，在曼陀的示意下，他将手伸向了我，“欢迎，我是“北方海盗”的首领，没想到，我们会在这样的情形下会面。”魔灵骑士团的鬼影子康纳，早有所闻了。欢迎加入对抗魔王的行列。”

“不是加入，我们习惯单独作战。”理查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他冷冷地看着安文，似乎只是针对他刚才的话，但我看的出，他的眼神忍不住的看向曼陀，气氛有些尴尬。

我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心中也还在为刚才的情形后怕，不知道理查是不是看到了。

曼陀很自然的从安文怀里脱开，笑着对理查说，“这是安文，我的哥哥。”然后转向安文，“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魔灵骑士团”首领理查。”

我冷眼看着，两个同样出色的男子不约而同地用温柔目光看向曼陀，又不约而同地互相再次望望，他们连犹豫的时间都是相同的。然后手就交错握在了一起。

“好。”他们同声说。

理查笑的很欢畅，不知道是因为安文是曼陀的哥哥还是其他原因。

安文笑的似乎也很欢畅，但眼神漂移不定地望着曼陀。

在曼陀和安文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人顺利地进入了“北方海盗”的中心地，“蓝岛”。

其实，这只是块一面靠海，一面靠山的盆地，但是景色很美，海风大部分被山挡住了，人们得以在这里安居乐业。

“这里居然还有孩子。”飘风惊异地吹起了口哨。

“其实，来到“明天”的人并非全部都有明确目的的，有些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安文有感触地说，“我们最初来的时候，是经历了无数次拼杀，可是，当我们终于在这里安下了家，看着这里一点点繁盛起来。原先的目标似乎变的不那么重要了。如果不是魔王来袭，也许我会终老于此，在劳累的时候，常来这里看看的呢。”

“这不是“明天”愿意看到的，如果这样，他们的卖点也没有了。和其他

一般的虚拟现实有什么两样的。”我冷冷地说。

理查反常地只是看着四周，突然问道，“男人在哪里？战士呢？”

安文沉默了。他一个劲地走着。

曼陀打破了寂寞，她轻声说，“我出发的时候，我们的战士已经从 30 个减少到 20 个了。剩下的只有“大波比”，“YRREJ”，“面具”……”

“他们都死了。”安文粗鲁地打断了曼陀，“你走后不久。”

曼陀沉默了。

“嗨，你们看！”安提那指点着不远处，“那是什么啊。”

烟雾，不知道什么时候渐渐笼罩了绿色原野，灰蒙蒙越来越多。把蔚蓝的天空都遮掩住了。草都向着烟雾的反向伏倒，烟雾中隐约传来野兽的嚎叫。

几乎同时，木质钟楼的钟声敲响了，人们在奔跑。一个和我类似装束的弓箭手跑了过来，“魔王来了！”他喊道。

所有人都变色了。理查眯起眼睛，拳头渐渐攥紧，青筋不断跳动。他和往常一样，组成战斗队形，围成一圈。

安文大声招呼着他的战士，那些彪悍的北方海盗们，他们分成了两组，一组由弓箭手和弩手组成，站在前方，而另一组和我们形成了相呼应的两个圈子。

曼陀也脱掉了风衣，露出一身闪亮的红色盔甲，她束起了长发，拔出了她的武器，一把弯如明月的长刀。站在了安文身旁。

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黑了，那是种灰黑色，随着烟雾来的是种腥味，如果你静心听，似乎还可以听到桀桀地怪笑，好象幽灵在靠近。

我握弓箭的手全是冷汗，在这个世界里，我杀过不少人了。可是没有一次象今天这样没有把握。我总有目标的，可是今天，放眼望去，我们似乎都笼罩在烟雾中，我分辨不清究竟敌人在哪里。

我感觉。感觉……近了。

嗖！不知道是谁放的第一箭，反正箭如雨般地飞向浓密的烟雾。四周刀剑相加的声音此起彼伏，我闭着眼睛，用心去追随着黑暗放出我的愤怒。

我感觉到了。那种恐惧的东西。我大叫着，怒吼着，射出一箭又一箭，每次。我都自信没有落空，我对我的箭比自己还有信心。我甚至能感受到对方受伤的吼叫。

下雨了……，我的脸上滴滴嗒嗒地趟着水，我睁开眼睛，眼前一片血红。然后，一股大力向我撞来，剧痛袭来，我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一仗，我们损失惨重，如果不是理查拼命抵挡，也许我已经丧命了。我伤的不轻。胸口一道深深的口子，欧伤了一只眼睛。其他人也有轻伤。

而“北方海盗”因为有以前的经验，他们只伤了三个人，曼陀的脸上，胸上满是鲜血。说不出是否受伤，不过她的魔法力没有损伤，多亏她的帮助，我们才能迅速恢复健康。

理查阴沉着脸，磨着他的剑。飘风在一旁犹有余季，“老大，那是什么啊，我根本看不到东西，但我感觉，肯定有东西，我绝对砍到它了。可是……”他瞄了一眼空旷的地面，“什么也没有留下……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那就是魔王，”“明天”制造出来的最厉害的东西。它常以烟雾形式出现，我不知道它怎么会找到这里的……，每次我们都要损失很多。”安文看了看身后倒塌的房屋，眼中难抑愤怒。

“你们的力量不比我们差，为什么找我们。”理查终于出声了。

安文犹豫了一下，瞄了眼曼陀。

“是我坚持的。”曼陀招来了理查深深的一瞥。”在这山的背后有个巫师，她预言说靠我们的力量是无法对付魔王的，除非有来自南方的勇士的帮助。于是，我就按照她的指点，穿越“科斯平原”，跨越大海，直到鸟人森林，你们的驻地。我相信，“魔灵骑士组”就是她预言中说的南方勇士。”

“其实，我不怎么信的。”安文插口道，“我想这也许是他们故意做出来的一个陷阱，一个骗人的 NPC。来引诱我们苦花力气。不过曼陀坚持，我也只好……”

“只好放任她冒着被杀害的危险，去找救兵？”理查不客气地抢白让安文哑口无言。

眼看气氛又渐成僵局，我急忙打圆场，“好了，好了。曼陀，那个巫师在哪里？带我们去看看吧。”

曼陀点了点头，我们留下欧和飘风协助安文收拾残局，其他人随着曼陀上路了。

“你究竟在搞什么鬼？”我借口打探前方，和曼陀并肩走着，乘理查在探看四周地势的时候，一边做出微笑的样子，一边轻声问曼陀。

曼陀没有做声。

“可我并没有罢休。”傻瓜都看的出你和安文是一对。”我干脆把话挑明了。

曼陀的身子连晃都不晃，继续象前走的，只是步伐明显慢了下来。

“你就是 MENTOR。别隐瞒了。”我一不做，二不休，刺的更深了。这次，我是下决心要把事情弄明白了，“安文就是那个什么你的未婚夫吧。我警告你，别耍理查玩，否则我也不是好惹的。”

曼陀终于将头转向了我。她的眼中泪满盈。看的我心中一动，“别问了，好吗？康纳。”

“那你是真的承认了？卑鄙小人。”我不依不饶。”真没想到，你居然会追到这里。理查刚刚恢复……”

“不是的……”曼陀激动地声音大起来，马上她又压抑住了。她可怜地看着我，眼神中的真诚让我无法忽视。”对理查的事情，我很抱歉，我……”

她正要说下去，前方，已经出现了一座茅屋，我们到了。巫师的家。

巫师横躺在昏暗的茅屋中，她血红的眼睛紧紧盯着理查，理查毫不畏惧地迎接着她的审势。

“咳……咳……”她终于将视线转向了火堆，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松了口气，这是否意味着审查通过呢？

“巫师……”曼陀轻声询问着。”是他吗？”

“咳……咳……来自南方的野蛮人？”她咳嗽着吐出口浓痰。”魔王来自暗黑中，烟雾是他的战士……咳……咳……”

“怎么才能够看到魔王？”理查问。

“魔王来自暗黑，它惧怕光明……咳……咳……”

“你是说它怕火？”

“你要注意烟雾最黑处。那是魔王的双眼，你要用誓为你死的友的血作引子，在这世界上最优秀的弓箭手的箭上涂上最毒的毒蛇的毒汁，然后射向魔王的眼睛。注意，只能射一次。它将再也无法隐身。咳……咳……你要注

意它的反噬。如果被它咬中，你必死无疑。咳……咳……”

巫师在说完这些后，就不再理我们了。

我们带着几分怀疑离开了她的茅屋。

“就这些？”安文已经第三次追问了，看到曼陀肯定的点头，他轻笑了几声，“我说吗，什么巫师，我看是瞎掰。哪里有我不知道的东西。早就不该去。”

“不管怎样，试了才知道。”理查俨然领袖的模样。安文瞟了他一眼，不屑地想反驳。曼陀已经抢先点头同意了。安文摇了摇头，“好吧，就试验一下吧。”

夜晚降临了，这里的一切很逼真，可以听到不远处纺织娘的鸣唱。和夜莺的歌声。

我接过理查递来的刀，心中有着莫名的感动。伙伴们高举火把，将我们围在中间，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理查毫不犹豫的信任让我心胸翻涌。

“我甘愿为你死。”我简单回答道。

刀高高的举起，就这么轻轻一划，血涌了出来，这时候，我才体会到疼痛其实是真实的最好的表现形式，有了痛感，才有了勇气这个词。

鲜红的血滴落在装满毒液的桶里，那里已经有只我用桦木和最好的钢打造的箭，血融入毒液，激起一阵盈蓝色，又熔到了箭尖上。

我庄严地将这枝箭举向天空，皎洁的月光照耀在上面，水波流动。美丽之极。

“我们必胜！”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魔灵骑士组”的伙伴们同声附和。

在一旁观看的“北方海盗”也似乎受了感染，他们纷纷抽出武器，似乎要把数日来的压抑一扫而净。

我畅快极了。不仅因为我是主角。更因为这是第一次，理查情真意切的告诉了我，我是他的好朋友！其实，我真想告诉他，不仅在网络，在现实，我也是他的朋友！

我瞄了一眼理查，他正专注地看着我，眼神中似乎多了些什么在闪烁。是泪光？我不敢相信。

我在众人的喝采声中走向休息处，在经过安文处时，故意推搡了一下安文。我注意到安文搂着曼陀的手明显紧了紧。而曼陀的眼神则散漫地望向我背后。我不清楚理查是否回应了她的目光。我只是一鼓作气地向前走。向前走。

我们这一夜轮流守夜，但是魔王似乎毫无踪影。

我在换班去休息的时候，看到曼陀还站在火堆旁，她望着地上已经干涸的血，久久发呆。

我满意地打了个哈切，切断了网络。下网。

我被冰冷的气息刺激醒的时候，看了看窗外，天气阴沉沉的，“看来要变天啊”我喃喃地说道。然后又靠到了虚拟椅上。连上接口。进入了“明天”。

天已经大亮了。伙伴们个个精神抖擞。曼陀似乎在和安文激烈争论着什么，我指给理查看，他只是不在意的说了声，“兄妹之间的事情。我们少管。”

我真有些弄不懂理查，他究竟在想些什么？难道，他真的以为，他们是兄妹？

我入神的想着，连报警的钟声响起都没有听到。

魔王来了！

烟雾，比前次更浓了。腥味 10 里外就能闻到。我满手的湿漉漉，兴奋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别紧张。”理查站在我身旁，低声嘱咐我。他的目光炯炯盯向浓雾。

“大家不要动。等我手势。”理查沉声嘱咐。然后转身看着躁动的安文，“你保护你的人民，还有曼陀。”他看了一眼曼陀，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想和她一起笑到最后。”

阵列排列好了。所有人，都等着这决定一战。

烟雾将一切笼罩住了。还有 50 米，40 米。

“弓箭手！”理查挥舞了一下长剑。

箭如蝗似的飞出去。每一发都按照指示准确没入烟雾深处。带着火焰，燃烧起来。

看来，巫师的预言没有错，烟雾淡了很多，隐约能看到鳞甲一样的东西。

我们精神大振。

魔王不愧是魔王，虽然火箭削弱了它的力量，但并没有影响多少，它还是冲了过来。我甚至能感受到它的呼吸。

不由自主的，我的手有些晃动了。

“大家注意！将康纳保护在里面。”理查看着烟雾持续推进到跟前，举起了长剑，高声嚷到。

又是一场混战。我的周围，都是火焰的颜色，理查的主意不错。他让所有人在武器上浸了油布，燃烧起来。我们的大大增强。很快攻到了烟雾最黑处。

魔王似乎没有料到这个策略，烟雾有些迟滞。

这是个好机会。

“射！”理查朝我大声吼道。

我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一时间，手晃动的更厉害了。

“啊！”那是飘风的惨叫！

我的心神微微一抖，当我再次瞄准的时候，目标已经转到我身后了。

汗水直直地淌了下来。

“你在搞什么！”理查向我怒吼着。他挥舞着火剑，在和烟雾作殊死的战斗。

我更紧张了。

“啊！”又是不知道哪个战士倒下了。

瞄准……镇静……我几乎要看不清楚了。

“镇静……理查相信你……”随着柔美的语声，是一片淡蓝色的水雾往我头上洒来，我瞬间感受到了勇气和安宁。

我感激地看了一眼曼陀，再次举起了弓箭。

魔王的眼睛，象深黑的洞穴，正在我前方。

“射啊！”安文和理查几乎是同时吼叫。

箭，带着所有人的怒火，向烟雾最深处飞去。

“轰！”一阵几乎天崩地裂的响声。我们所有人都呆呆地停止了战斗。

我打中了吗？我脑海里一片混乱。

烟雾在散去，露出了灰色的鳞甲。
我们楞了好一会，才明白我们居然成功了。
所有人欢呼起来。
我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突变突起！

一阵阴风扑面而来，糟糕，我没有击中要害！看来这次，我是肯定完蛋了。我苦笑着想。

但它只是擦我而去，它的目标直指理查！！

理查此刻，正背对着魔王，他似乎已经感到危险的来临。但躲闪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快速把剑背到了背后。

“理查！”我悲叫一声，打算扑上去。

有人却比我更快。一团金色护罩护在了理查身前，与此同时，一把弯刀带着一团火红刺向魔王双眼。

魔王大叫了一声。然后在我们都没反应过来时，消失了。

我们久久没有醒过神来，都在为刚才惊险的一幕心惊。

“曼陀！”安文的呼喊使我们清醒了。

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了缩成一团的曼陀身上，她浑身盔甲尽碎，不断向外吐着血。

理查跪在她面前。

“我好痛……”曼陀微笑地看着理查，她伸手想摸摸理查，却无力地摇了摇头。“我想告诉你……其实……我也可以……为你死的……你是我的朋友……理查……到了……该说分手的时候了。再见……”

她去了。

我从来不知道，虚拟的死亡也会如此伤人心。我已经感受不到其他的声音了。连安文的怒吼听起来都那么遥远。

理查，被安文突然的一刀甩的老远，他没有反抗，胸口被划出深深的伤痕。

“你这个混蛋！”安文的怒气看来难以抑制。“我要杀了你！如果不是她坚持的话，我早就杀了你了！”他痛苦的摇摇头，“我得到了她的白天，而你侵入了她的深夜。”

从他断续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了事情的始末。我猜想的没有错，曼陀就是 MENTOR。

理查深爱的女子，而安文则是她的未婚夫，也是“明天”的一个赞助者，曼陀一直对伤了理查而感到抱歉。执意希望能帮助理查重振信心。而安文则是个过于自信的家伙。他深信他对曼陀的吸引力，所以答应了曼陀的请求，在得知理查也进入“明天”以后，紧跟着理查进入了同样的世界。

不可否认，安文是个有天赋的家伙。他靠自己打出了一片天地。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自信曼陀的心全部放在了他身上，才相信她对理查的只有怜悯。

“本来我都打算就这么和她度过一生，不要去找什么诺亚了！”安文咆哮着。“要不是这个魔王，要不是曼陀坚持，我才不会去放她找你！”他似乎过于投入这个角色了。还不解恨的想冲到理查那里。

“魔灵骑士组”的其他成员拼命地阻止住这个暴怒的小子。而理查却只是呆呆的望着曼陀的尸体。良久，才摇晃着站起来，走向后面。

“他的伤势很重，”“北方海盗”内的治疗师摇晃着脑袋，他刚刚检查过理查的伤势，理查象个木头一样，一动不动。而安文则用暴火的眼睛，在不远处使劲磨他的刀。”他要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战斗了。”

“哦……”我长嘘了口气，在这个世界里，我不知不觉地也陷入了真实的怪圈。我只希望他没事就好。

这天夜里，雨下的很大。地上一片泥泞。

我们是被钟声惊醒的。

魔王再次来临。

这次，我们没有了理查，我们得靠自己作战了。

魔王，终于让每个人看清楚它的模样了。灰黑高大的身躯上，布满了鳞甲。黄黄的长指甲紧紧扣在地面上，它的脑门正中，能清晰看到一道伤疤，那是我和曼陀共同的杰作。它的脸上到处都是坚硬的疙瘩。令人作呕。眼睛闪着绿色的光。但不再有隐身的功能了。

望着它高出我们几十倍的身躯，我们每个人都生出了寒意。

“如果……理查在，领导我们，就好了。”欧抗着斧子，看着聚集在安文周围的“北方海盗”们说。

他说中了我们所有人的心思。没有了理查，我们注定死亡。

“怕什么！到这份上了！我们因为机遇相会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共同战死在这里，难道不是我们的荣耀吗！”我左手持弓，右手拔出了幽蓝的匕首。

欧，安提那，卡尔，都为我的话所激励，纷纷举起手中的武器。大吼一声。

我们并排，站在大雨中，看着魔王慢慢走来，心中涌动着死亡前夕的豪情。

我自豪地看着这些伙伴们，一直以来，我总以理查为中心。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他人的感受，但今天，我忽然发现，其实，他们，都是我无法舍弃的朋友！

雨越来越大。

魔王的脚步声越来越响。

忽然地。站在我身后的欧有了些响动。然后，是安提那，卡尔。站在不远处的“北方海盗”们，连同安文，都惊异地向我身后看去，我慢慢回过头去。

大雨中，理查傲然挺立。如王一样挺立。

他上身精赤，血混着雨水流在地上，形成红色的水塘。他身体有些摇晃，但握剑的手丝毫不动。他拖步前行，步履缓慢而稳健。

所有人的目光傻子一样的跟随着他，直到靠近魔王的最前方，他将剑猛地插到地上，双手支撑在剑上，带着轻蔑的笑容，仰头看向魔王！犹如一头骄傲的雄狮

“好！狮心王理查！”欧激动地跪了下来。”魔灵骑士”们不约而同的单膝向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下跪。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血液沸腾，澎湃不已。

“为了胜利！”我喃喃说道。弓箭稳稳瞄准了魔王的两眼正中，这次。我不会再失手了。

这次战斗，其实在理查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胜负了。当理查以雄师下山的姿态冲向魔王时刻，魔王那高大的身躯也要为之倒下。他的那种气

势，已经注定抵销了一切指数。我们后来的砍杀纯粹是泄愤。

理查，只击了一次。

一次就够了。

就象雷电在夜空划了一道霹雳。

然后是庞然大物的轰然倒下。

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我们丧失理智般的砍杀。直到很久，才停下了手。

理查如雕塑般地坐着，没有一点呼吸。他的刀插在正前方的地上，生生扎根。

“他死了？不会的……”欧楞了好一会，忽然吼道，“他还要带领我们去诺亚，他怎么会就这么失败呢！理查不会死的！”

“他还没死。可是如果他不吃下这个的话，他就离开死不远了。”后面传来冷冷的声音。

是安文。他手中，是一颗闪耀着蓝光的珠子。”这是从魔王心头取下的，再重的伤害也能治。而且能力指数都会恢复正常。”

我警惕的看着他，“你怎么会那么好？”

安文耸了耸肩，“我只是要公平，我要在诺亚上，打败他，正大光明的打败他。这样，我才会娶曼陀的时候安心。我不要一个只有一半心的曼陀。”他将珠子放在我的手中，转身远去。”告诉他，小心点活着，我会在诺亚等他！”

我呆呆望着安文远去的身影，心头千般滋味。”他也是个好样的。”安提那忽然说道。我点了点头。

在服了魔王的珠子后。理查恢复地很快。可是他出奇的沉默。甚至在我告诉他全部事情经过以及安文的话以后，他也只是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然后，就再也不出声了。

现在，一切似乎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在经过这一仗后。”魔灵骑士组”的所有成员的能力指数大增。过其他的关卡似乎没有什么难度。而“北方海盜”的声名也越来越响。

终于在某一个偶然的日子里，我们得知了诺亚的所在。离我们现在呆的地方只有很短路程，我们商议了一下，打算明天前往。

我该好好的睡一觉了。我摘下虚拟头盔，窗外，繁星点点，明天看来是个好天。

我泡了杯咖啡，闻着浓香，细细思量着经历的一切。

叮……，铃声响起。这么晚了。会是谁呢？

我想着，拿起电话。

对方是个好听的浑厚的男中音。”康纳？”

我心猛一抖动。”理查？”

对方忽然沉默了。过了几分钟，才犹豫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个女孩？”

我笑了，抚摸着黑色的长发，“网络无性别。”

“哦……是……是……只是有些意外……如此勇猛的康纳居然……”他又说不出话了。

我也笑而不语。心却不停地乱跳。我在两年前就给了他这个电话号码，可是他直到今天才真正打了第一次。”有事吗？”

“明天……是结束的时候了。”他似乎有点结巴。

“是啊，祝你幸运。”我礼节性的回答。

他又沉默了，良久，才说，“胜利。”

我也说：“胜利。”

电话挂断了，我拿着听筒好一会，才醒悟到理查真的打过电话过了，我摇了摇头。

微笑着上了床，明天，该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我们终于来到了诺亚，宽广的大厅里，聚集着来自八方的勇士们，他们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获得“终极咒语”，要得到它，必须先打败其他的勇士，获得“第一勇士”的称号，然后才能来到诺亚女神面前，揭开她出的三道谜语，最后，才能得到“终极咒语”。而这，也意味着整个经历的结束。

在经历了最残酷的战斗后，那些小儿科的所谓勇士们在理查眼里根本不值得一提。

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倒了他的分组对手，他们欢呼雀跃不已，他们似乎认定胜利已经属于理查了，但我，却总有些心神不定，因为，我总觉得理查有些心不在焉。

我只好默默祈祷，希望一切顺利。

最后的决战了，在组组对决后，决出的最后的两名勇士将进行终极竞争。

理查是当然的其中一名，而当另外一名出现的时候，我知道，我的预感变成现实了。

安文，自信地站在理查的对面。

而理查，看起来，依旧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注意！这里没有任何规则，你们之间，死亡是结束！”裁判官无情地宣布这一决定。

安文挥了挥刀，示意同意。

理查好象有点心神恍惚，只是挥了挥手。

“理查怎么了？”欧终于发现异样了，嘟哝道，我摇了摇头，心里的不安越来越浓了。

决斗开始了。

安文显示出他强大的实力，他不断变换着位置，用刀尖挑逗着理查。

理查看上去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他身上不断被安文刺伤，冒出鲜血。

安文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他几乎要把理查包裹在中间。

整个大厅弥漫的只有刀声，理查那把剑始终垂着，甚至没有和安文的刀相交过。

这似乎是场不成正比的竞赛。

蓦然，安文刹那停顿住身形，他抓住了理查的一个迟滞，刀猛然一挑，向理查心口刺去，我惊呼出声！

“你本来该是我朋友的。”安文微笑着说，“可惜了”

就在刀即将刺入理查的那一刻，理查，忽然，动了。

他只是侧了下身子，让过刀尖，剑如毒蛇般昂起，由下自上，劈下安文。

安文已经来不及避让了，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痛苦。

所有人都在等待决定性的这一剑。” 魔灵骑士"们甚至已经准备欢呼了。血，四溅出来。

没有人会相信，连安文自己都不信。他楞楞的看着将自己的身躯再次迎向刀的理查。理查的剑停在了安文的胸前，没有刺下，保持着这个姿势。他的眼睛眯起来。望向安文身后，那遥远的地方。

“为什么？”安文用轻的听不见的声音发问。

理查似乎没有听到。他只是看向远方，嘴角荡漾微笑，他使劲的向后退了一步，离开了安文的剑的支撑，他有些摇晃了。就在倒下的那一刹那。他高举他的剑，指向远方，用他全身的力气喊道，“看哪！那是明天的太阳！明天！太阳照样升起！”

他倒下了。

我们象傻了似地望着理查的影像渐渐消失，然后出现他带着微笑的身体躺在那里。

许久。直到整个大厅在颤抖。震动.....

人们惊慌地四处奔走，我没有动，静静站在那里，看着建筑物的碎片掉落，露出了外面的景色。

安文的身子不停的颤抖，嘴里嘟哝着，“不可能.....不可能”。忽然，他笑了。笑声那么爽朗，他漂亮地向理查的尸体致敬，然后消失的无影无踪。

看着这个毁去的世界，我忽然有种轻松的感觉。似乎，结局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我悄悄地对自己说，“赢的漂亮。”

天空蹋了。

我掉网了。

铃声在此刻响起，可我没有去接。我看了看窗外，阳光灿烂。照的我几乎睁不开眼睛。我一个翻身，瞥了一眼电话，铃声已经不响了。我冲动的打开门，冲下了楼梯，冲出门外，迎面的新鲜空气使我神清气爽。金色，洒满街道。

那个面色苍白的男子，微笑着站在对面看着我。

我们四目相对。向对方走去.....

明天.....太阳会照样升起。

——-后记。——

“明天”的虚拟现实场景试验以“中世纪”的失败告终，这是一次令人奇怪的失败，姑且不论失败者的故意失败，光是其预先猜对了“终极咒语”而导致整个程序的崩溃本身就够令人费夷所思了。

在经过无数次专家的考证，研究，调查后，最后，只能用一个不肯透露姓名的该公司成员的话来总结了。两个字：“天意”。

是谁杀了你？

失落的星辰

这是一个漆黑而暴雨的夜晚，安文久久地，站在镜子面前，端详着。灯，早已关了，屋内，和夜晚融合在一起，黏成黑色的魔力，仿佛在诱惑着

寂寞的心。

他注视着镜内的黑暗，许久，才满意的长叹一声，然后将目光转向整个房间内唯一有微弱闪光的地方：一副黑色的无柄眼镜，成鸟一样的飞翼状，正中有粒即使在完全无光状态下也显得耀眼的白钻。

黑夜中，你伸出了手，
可我看到，却只有那一瞬间的光芒。

那是，魔鬼的眼眸。

眼镜丝丝入扣的贴紧他的鼻梁，镜架上诡异的伸出细小的针体，刺入他的肌肤，他发出一声轻微的赞许声，不知道是称道它与他的完全融合，还是那瞬间刺痛带来的兴奋，然后，放松了全身，闭上了双眼，让黑色真切漫进他的脑海。

“舞会开始了。”他想。

强烈的喧嚣，扑面而来，四周亮如白昼，大厅里到处镶嵌着华丽的钻石，高耸的白色大理石柱支撑着这看似无边的舞厅，人潮涌动，不断有着畸形怪状的人物擦身而过，其中不乏漂亮女人，从他身旁经过的人，都闪过一丝惊讶，他却视若无睹，依然自顾走着。

一个女人，挡住了他的去路，“我喜欢大胆的男人。”她冲他露出迷人的笑容，面具后的眼睛闪亮发光。“你就不怕真的‘天颯’吗？”

“因为今天外面很黑，是释放的时候。”安文嗓音低沉而浑厚，宛如黑夜中的诡异，与大厅的明亮格格不入。

女子楞楞地望着他几秒钟，忽然大笑起来，她甚至笑的要稍微弯下腰，“天啊，你简直做足了‘天颯’的样子了，连他的口头语都学了，如果不是人人都知道，今天‘天颯’已经宣称他会破坏今天这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网上化妆舞会‘魔力’，我真会相信你就是‘天颯’了，你比他们任何人都更象他。”她朝大厅里那众多的长相和我一模一样的人努了努嘴，她的眼睛更朦胧了，“他就该，有你这样的眼睛，有你这样的忧郁，有你这样的……”她不出声了，只是专注的看着安文。

安文透过黑色宽边帽沿看向她，良久，嘴弯成了个美丽的弧形，“为什么，‘天颯’不会以本来面目出现呢？也许，这个网络上最大的黑客的自负，足以让他不屑于装扮任何人。”

她轻笑一声，轻临地一转身，勾住了他的手臂，“不会的，因为他不笨，看看周围，如此多的警察暗伏着，也许，平常人会相信“大隐隐于朝”这句话，可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他如果以本来面目出现，警察势必会本着“宁可错杀千人，不放走一人”的态度，严密的监视着的，这会给他的行动，带来很多不便。”说着，她意味深长地，眼角余光掠过安文的身后。

不远处，两个黑衣男子，正紧张注视向这里。

而如果再仔细观察一下，大厅里，每个与安文相同长相的人的身后都有一到二个黑衣男子。

安文笑了，而那个一直观察着安文一举一动的女子兴致盎然地问道，“你笑什么？难道你不紧张？”

安文又笑了，他紧了紧一直挽着他的女子的手臂，反问道，“我需要紧张吗？你不是已经说我不是‘天颯’了吗？何况，”他停顿了一下，又意味深长地说，“还有‘魔力’的举办者保驾，我还会担心什么呢？早闻网络上最大的世界的ADMIN是个美丽女子，可是我还是不知道她的聪明是和容貌成

正比的。”

女子听着他心平静气地揭露出她的身份，一点也没有讶异，反而俏皮地笑了“我就知道，狮子，不愧是狮子，真是唯一能和‘天颯’对抗的人。说得不错，我是这里的 ADMIN，西舞”

“你知道我？”安文的语气倒有些惊讶。

西舞点了点头，“我不得不小心，我不能容忍今天被破坏掉，这是关系到这里的声誉的大事。我们监测着每个上网的人的 ID。自然，你也不例外了。”

“据我所知，从没有人知道‘天颯’的 ID。”安文轻轻地刺了一下这个骄傲的女人。

“据我所知，‘天颯’也从来没有破过‘狮子’的 ID。你的资料已经明白显示了，你，就是黑客杀手，名动网络的‘狮子’。”西舞边说边看安文的脸色，带着些得意。

安文沉默了，“你是恭维我，还是给我上套？要我帮你？”

“我知道你来的目的，你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了，你想抓住他。”西舞靠在安文的身上，他们如热恋中的情侣般穿过人群，但谁也不会料到谈话内容会如此严肃“而‘天颯’也不会放过这个羞辱网络的机会。我曾经调查过，他就象突然出现一样，没人知道他的来历，他在的时候，一切都会陷入黑暗。而他，就在黑暗中大干他的罪恶勾当。

所以，有‘夜魔’之称。他似乎痛恨网络，却又依赖网络生存。”西舞叹了口气，看着表情僵硬的安文，“其实，你和他，是一种人，只是选择的道路不同。他走向了黑夜，而你为光明而战。”

“我只是个小警察，为赚钱才干了这份网络警探的工作。”安文终于开口了。

他们，一时都无语了。

“西舞！”前方突然窜出了一个化妆成太阳神阿波罗的人。他的眼睛带有敌意地看着安文，“我在找你呢。晚会的压轴戏快开始了。要你主持呢。”

“哦，好的。飘马”西舞抱歉地朝安文笑了笑，“我得去忙了，我们呆会再聊。”在安文点头示意后，她匆匆而去。

太阳神阿波罗望着西舞离他有一段距离后，狠狠地瞪了一眼安文，“离她远点，小子，否则，你别在这里混了。”然后，他也跟随西舞而去。

安文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直到他们的身影被拥挤的人群淹没。他摇了摇头，朝另一个方向走去，眼角余光注意到，那两个黑衣人依然在不远处跟着他。

他嘲讽地一笑，转身在旁边的虚拟侍从手中取过一杯酒，微微抬起，向他们示意，看得出来，他们似乎没有料到他的做法，有些狼狈地躲入人群中。

没有西舞的纠缠，而警察一时也不会影响到他，安文这才仔细地观察起四周，这里的一切，做的和真的没有什么区别，精致的景色，优美的音乐，隐约还能闻到放置一边的花草的香气。‘魔力’集中了当今网络的最高科技，逼真的模拟出了自然的各种形象，也准确把握住了人脑神经的各种职能，只有这样，它才能让人真切感受到它所营造的一切。

不象有些世界，它这里的一切，只有让人感到舒适，就如今天，网络外面，是漆黑暴雨，而这里，却是点点星光，晕黄的月亮挂在高高的天空，习习微风吹过。让人神清气爽。

人们伴随音乐起舞，也有一些人，在一边高谈阔论，所有的人，都举止高雅。也就是说，他们的自我形象设计得都非常精致。也难怪，在这里的人，可以说是网络中的高级用户，他们的水平是和一般的菜鸟不可同日而语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参加‘魔力’化妆舞会。享受最高的科技。

“我早警告过你了，她靠不住，这个人，我早看透了。出尔反而。”

一阵激烈的争吵声打断了安文的沉思。在他的左边，有一对男女正旁若无人地斗嘴。他们分别扮成了罗密欧和……西舞！

虽然，那女子的形貌极端酷似西舞，但，他的意识仍然暴露出了他的身份，安文果断地判断出，他是个男人。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安文的观察，依然陷入争论中。

“西舞”正挥动着双手，她看起来似乎很激动，“她说过会在这届任期满后自动卸任的。这是规矩，就在今天，她会宣布的。”

而罗密欧不屑地撇了撇嘴，“别傻了，有飘马帮她，而且她这种女人，最要权利了，怎么可能轻易放弃。你别妄想了。哪怕你再怎么努力，别忘记了。就算是当今的网络，妹妹永远比哥哥吃香。”

“西舞”似乎被说服了，她低着头，不语，忽然，她抬起了头，用一种任何人听了都要发抖地声音说，“我倒情愿今天，‘天颯’真的能毁掉这一切。那她也将引咎辞职了。”

“可惜，你要失望了。”一阵冷笑从他们身后传来。

他们静鄂地转过头，目瞪口呆的看着西舞，不知道什么时候，西舞已经站在了他们身后。

西舞并没有大发雷霆，她带着笑走到那个“西舞”面前，只有眼神中透露出怨毒。

“波，你今天可真漂亮啊。我真有那么好，要你那么崇拜地装我吗？”她戳了戳呆站着的波，“你知道我的脾气的，你被降级了，鉴于你已经3天连降3级了，按照规定，这次是惩罚性的，你将被降到1。”她的嘴角诡异地翘了翘，“你可别再犯错啦，别忘记，你现在是最底层的，这个世界的NPC都有权降你级别。”

“这不公平！你是故意要支走我的！”波忽然大吼道，“有谁规定我不能装扮成你的样子？这是化妆舞会，所有人都有自由！”

“我不允许！”西舞脸沉了下来，“别忘记。就算在网络，也是有等级的，只要我的等级比你高，我就有权！”她一字一句地说，“这。是。等。级。社。会。！”

波和西舞两个人怒目相对，双方的眼睛里都含着杀气，好久，波才开口，他显然已经平静了很多，“好，不错。我确实忘记了。只要你是ADMIN，你就有权干任何你想干的事情，哪怕违反这个世界的法律。可是，你也别忘记你当初的承诺，今天，该是你实现的时候了。”

西舞挑了挑眉，这时，飘马赶了过来，“西舞，就等你了，去吧。”西舞意犹未尽地看了看波，才转身，这时，她才注意到一直在旁边兴趣盎然地观看着这场戏的安文，她象想起什么的，又将脸转向了波，同时拉起安文的手，“对了，至于你刚才的祈祷，我想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只要有网络神探‘狮子’在，‘天颯’是无法得逞的。”她得意地朝波甩了个挑衅的眼神，“你要失望了啊。”然后，又往安文抛了个眼色，“多费心了。”

她随着飘马走远了。

波直直地盯着西舞的背影，从牙缝中蹦出一句，“走着瞧。”

“你别当真，狮子先生。”一直没有作声的罗密欧朝安文示意，他虽然作男装打扮，但言谈中处处流露出女人的气质，“他说着玩的。”

“我不会这么放弃的！”波吼了一声，怒气冲冲地走了。

罗密欧忧郁地望着波远去，悠悠地叹了口气。

“你真的爱他？”安文短短地一句话就如闪电般劈入罗密欧的心里，让她一下子惊跳了起来。

“不……也许。”罗密欧垂下了头，“也许这里太象真的了。我分不清楚我爱的是这里的他，还是外面的他。”

安文了解地拍了拍罗密欧，“我们在网络中迷失太多了。但我们无法逃离，有人的地方，就必定有邪恶。和我说说吧，你们怎么回事。罗密欧先生”他戏旋着说。

“我的网名叫笨咪”罗密欧抬起了头，纯真的一笑，“有趣吧。一个女孩子取这个名字。”

她看了看笑而不语的安文，他似乎有种让人安静的力量，她舔了舔嘴唇，又继续说，“这个世界，其实是七个人一起做的。分别是我，飘马，波，曼陀，安黛拉，康纳……和西舞。当时，我们做这个世界是为了建立一个理想主义社会，希望在这里，永远是太阳。没有恐惧和担忧，所以，我们约定，每人作 2 年的 ADMIN，轮流管理，实现自己的梦想。曼陀是第一代 ADMIN，然后是安黛拉和康纳。每个人都照约定，努力将这里建设的更好。大家同心协力。这里慢慢出名了。终于成为了网络上最好的，最真实的虚拟世界。”

“这一切在西舞担任 ADMIN 的时候变了。”安文插嘴道。“她借故杀了曼陀和安黛拉。”

“是的。”笨咪惊讶地看着安文，“你怎么知道？”

安文笑而不答，“你继续说吧。”

“嗯。西舞刚接任 ADMIN 的时候，还是很好的，而且她是我们中能力仅次于曼陀和安黛拉的，我们都很帮她，后来，忽然有天，西舞忽然把我们召集起来，说有很多用户控告曼陀借权谋私，我们都不信，可是证据摆在前面，我们也没话说，于是西舞提出要把曼陀判处死刑。也就是杀他 ID。永不能上这个世界。”笨咪失落的看着前方，喃喃地说，“我们怎么求情都没有用。西舞坚持说什么不如此，不足以立信。曼陀。就这么走了。”

“安黛拉也是因为莫须有的原因。”安文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笨咪点头，“自从他们两个被杀后，西舞就再也没有什么顾及了，她在这里建立了等级制度，比哪里都严，高等级能任意降低等级用户级别。而她也自称是最高统治者，这里被搞的……象白色恐怖。”她不自觉用了很久以前一个国家的通用词汇。

“如果不是我们还有信念支持着，也许我们早就不等她下手，自己就杀掉这个 ID 了。”

安文听着笨咪滔滔不绝地说着，四周的喧嚣似乎已经远离他们了，他被笨咪带入了遥远的回忆中。

“今年，是西舞任期满的时刻，照道理，她该在今天，舞会上，宣布卸任。由波接替，可是，前些日子，她借口波违反了法律，降了他的级别。从某种意义上波已经失去了竞争资格了。因为他失去了 ADMIN 的权限了。而飘马一直默默喜欢着西舞，他是不会和她争什么的。至于康纳……他几乎已经

不理世事了。”笨咪看上去更忧郁了，“只有波和我，还会斗争，但，，，，我早告诫过波，收敛他的脾气。可他……就是不行，这才会给西舞钻了空子，让我们连上诉网络仲裁法庭的机会都没有的，西舞的心思真是密啊。”笨咪又叹了口气。

“各位注意！各位注意！”从大厅前方传来了飘马的声音，打断了安文想要安慰笨咪的行动。

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了前方，几道霓虹光聚集在了飘马身上，他满面笑容，面向众人，“下面，我们将开始我们的压轴戏，现在，先请‘魔力’的主人西舞说话！”

西舞依然美丽动人，她光艳四射的走向众人，所有人都被她迷住了，安文也不禁感叹她的光芒。

她的视线朝安文扫了一眼，然后展开灿烂的笑容，“各位，欢迎参加有史以来最大的网络化妆舞会，在开始我们的最后刺激活动前，我先要宣布一个消息，“她有意无意地瞄了笨咪一眼。”所有人都知道，魔力是由七个人创立的，可是如今，因为种种原因，只有五个人了，这让我很伤心。”她黯然低头，“按照规定，今天是我任期届满的时刻，我该将 ADMIN 的权利移交给其他四人之一，但是，指定接替人波持续违反这个世界的法律，按照规则，已经丧失了接任 ADMIN 的权利，虽然我极其不愿意看到这样情况的发生，但法律无情，而顺序接替人飘马又提出由我继续担任这个世界的 ADMIN。以让这个世界的建设有连续性，康纳对此也没有异议，这样就形成了多数赞同我继任的局面，这，都是经过网络仲裁处公证过的，没有任何作弊行为……所以……我宣布，我将不负我们七个人当初的誓言，将把‘魔力’建设成真正的理想国！”说完，她高挥双手，风情万种的向大家致意。

大厅整个沸腾了，所有人都被她的煽动性的话语打动了，只有安文注意到了笨咪颤抖的身躯和大厅一角，阴沉着脸的波。

接着，飘马不失时机地走上前，宣布“生命和死亡”派对开始。

这个派对的规则很简单，所有的人都可以邀请自己看中的人跳舞，他们有可能被接受，也有可能被拒绝，这取决于进入大厅前他们自己制作的一个频率发生程序。邀请者走到被邀者面前，请求对方设定频率，而他(她)将在 10 秒内使用自己的频率发生程序锁定对方频率，一旦锁定，邀请者就获得一颗耀眼的星星，同时能与对方共舞，而如果锁定失败的话，他的级别将降一级，并且被逐出舞厅，能坚持到最后，且获得最多星星数的人将获得一朵最逼真的钻石花，级别也将升 2 级，这个派对最刺激的地方是，级别的降低是在舞会结束后也不会恢复的，所以，所有人必须慎重再慎重，这是考验技巧和缘分的地方，因为，如果对方看得中你，她(他)也许会给你暗示的。

舞曲弥漫在大厅中，浪漫中带着紧张，灯光变的朦胧起来，连那些原来看起来不解风情的黑衣男子也看起来温柔多了。

安文很快成了舞曲杀手，他不断地使来邀舞的女子哀怨地离开大厅，自己也在短短的 30 分钟里面获得了 5 颗星。

人，越来越少了。

大厅，显得空旷起来。

“啪。”清脆地掌声在大厅中回响，还带着愤懑地声音，安文轻巧的一个小旋，带着怀中的女子转了过去。

飘马正捂着脸，怒气冲冲地看着西舞，嘴里似乎还说着什么，西舞一

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抱胸不屑地看着飘马。他们对视了一会，飘马头也不回的迈着重重的脚步向大厅一角走去。

西舞望着飘马的背影一会，眼光忽然转向了安文。

她朝他走过来了。

越来越近了。

她带着笑，媚眼如丝，满含春意。

安文的眼睛，也一瞬不瞬地望着西舞。

灯，忽然灭了。

大厅，笼罩在黑暗中，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也不见了。

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人们一阵骚动。

但黑暗没有持续多久，灯光又忽然的亮起来，而天空也恢复了原来的色彩。

“啊” 一个尖利的叫声刺破了整个大厅。

人们纷纷朝声音处扫去，“啊！”他们都呆住了。然后，惊慌地呼喝道

“ADMIN 死了！西舞死了！”

西舞，睁大着眼睛，胸前被划成大大十字。她的身体在渐渐缩小，缩小，直到消失。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是天颯啊！”忽然一个用户指着西舞消失的地方颤抖地说，那里有着一个黑色的眼睛状标记。那是“夜魔天颯”每次作案后惯留的标志。

“谁都不要走！”飘马的喊声震彻整个大厅。“这里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天颯’。”

“是的，”大厅四周不知道何时，多了很多黑衣男子。一个头领说，“我们已经把这里封锁了。在没有查到谁是‘天颯’以前，谁都不能走。”

安文的脑筋开始急速转动起来。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很显然，这是起谋杀，目的就是为了让西舞永远消失于这个世界。按照规则，网络必须最大程度模拟显示，哪怕是谋杀，警察可以去查处违规的用户，同样处以极刑，但不能恢复被杀者的等级和身份，她在网络上只能重新开始，从零开始，这对西舞，绝对是个打击。

“你这么确定是‘天颯’杀的？据我所知，天颯只破坏网络，可是不杀人。”安文凑了过去，仔细的研究那个标记。“模仿的真象。”他低声咒骂了一句。

“谁都知道‘天颯’今天要来，他扬言要毁了这次舞会。”那头领回答。他怀疑地看看安文，“你是谁？你也很有可疑程度。为什么装扮成‘天颯’的形象？”

安文微微一笑，就在这一刹那，他的四周形成一阵水波抖动。当抖动消失时，他已经变了样子。蓝色的风衣，一枚金色狮子徽章绘在领尖处。他将左手伸出，一个暗金色徽记闪过。

“是‘狮子’！真没想到，您会来，您不是去度假了吗？”黑衣男子马上换了副脸色，是啊，在网络名探‘狮子’面前，他可是够不上什么资格的。

“原来您是虚张声势啊，就为了抓住‘天颯’，高明。”

对于男子的奉承，安文不置一词。他只是仔细的观察着西舞消失的地方和那个标记，他头也不抬地说，“给我看看登录的资料”

“出事前半个小时的登录资料全部被消除了”那个男子苦着脸说。

安文摇了摇头，“这更不可能是‘天颶’手法了。他不会删除登录资料。只会把它篡改的一蹋糊涂。”

“我不明白，西舞是怎么被杀的呢。系统的 ADMIN 密码昨天刚被修改过。增加到了 128 位。根本不可能在 1 天内被破解啊。”飘马疑惑地说。

“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安文身后响起。

这是个脸色苍白的男子，除了眼睛炯炯有神。

“康纳……我以为你没来……”飘马纳纳地说。

康纳直盯着飘马，“我一直在，只是不想见到你们。不过，我还是注意到了一些东西……”

飘马被看的很不自在。“什么？你有什么线索吗？”

“是你，杀了西舞！”康纳厉声说。

“你疯了！我怎么可能杀她！那是‘天颶’杀的啊。”飘马惊呆了。

康纳笑了笑，“你们刚才，在吵什么？西舞为什么要打你？”

飘马忽然沉默了，这似乎加深了大家对他的怀疑。黑衣男子不禁走上前去，严肃地说，“飘马先生，请你回答这个问题，这很可能与案情有关。如果你……”

“我为什么要回答！我没杀她！告诉你，我没杀她！”飘马忽然失去理智地大吼起来，他激动地直喘粗气，“是的。我有一刻，她打我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杀她……杀她！”

她欺骗了我！她说如果我答应让她继续担任 ADMIN，她就和我结婚！可是，刚才……刚才！

她却轻描淡写地说一句，“网上的事情，能当真吗。”就想打发我走！她溅！”飘马一口气地说了出来，心情好象平静了些。他转向了在一边的其他人，“难道你们就不想杀她了？我敢说，我们这些人中，都有想杀她的理由！”

“你！笨咪。”飘马指向躲在一旁颤抖的笨咪，“你其实，一直在怀念着曼陀，他走后，你再也没找到他，所以你一直恨着西舞。”他冷笑着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接近波是为了让他当上 ADMIN 后替你报仇吗。”

紧接着，他看也不看脸色瞬间煞白的笨咪。转向在大厅一角的波，“你，我就不说你想杀他的动机吧。”

波阴沉着脸，反驳道，“我在西舞死前半小时就因为殴打 NPC，被处以自动降级一级逐出网络，刚才，因为零点，一切初始，我才得以上网的。”他顿了一下，“我虽然恨她，可是并没有杀她。”

“嗯，是呀，波先生说的没错。”黑衣男子询问了一下旁边的 NPC，点头同意，“NPC 显示，他确实因为无故殴打 NPC，被处以临时降级。直到 0 点后才可以恢复到 1 级。他没有杀人时间。”

“我……我一直在和康纳说话来着……前面……我……在和狮子先生说话的。”笨咪看看安文又瞅瞅康纳。“如果我要破坏，他们能查觉到我身上的异动的。”

安文和康纳不约而同点了点头。

“那么……只有你了？飘马先生？你有什么证明？证明自己当时没有做任何手脚？”黑衣男子看着飘马，“我可是注意到你是独自一人离开的哦，而且忽然的就不见了。”

飘马的脸瞬间涨的通红。“我是想一个人静一下，我发誓，我没有杀她！”

他环顾四周，但所有人的眼神中都充满了怀疑，他绝望地用捂住了脸。

“真是奇怪啊。”黑衣男子忽然又叫了起来。

“嗯？”安文正在冥思苦想中，这事可是真棘手了，就算一个顶极黑客也很难在1天内破解128位密码，而当时，并没有任何人觉察到有受到入侵的迹象，老练如他，自信不可能有任何黑客手法会逃过他的监测，但……西舞究竟怎么被杀的呢？他没好气地朝黑衣男子看了眼，“什么事情。”

黑衣男子带了些神秘的笑容，“老大，”他亲热地称呼着，“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

发现，西舞不是被通常的黑客抹去资料而死的，她是被判死刑而死的，也就是说，她是自杀！”

“不可能！”

“是真的啊！”黑衣男子发现自己成了注目的焦点，他得意地挺了挺胸膛，“你们看。”他打了个响亮的口哨，面前列出了西舞的资料。“她的资料没有一点缺失她是因为被判死刑而死的，但是，只有ADMIN才可能判人死刑啊，这就可奇怪了。谁会用这么麻烦的手段啊。”

安文的心头，忽然闪过一道电光，他忽然的理解了，整个的手法，他的嘴角不禁微微翘起，“真是妙啊。”他悄悄地说。

他昂然站起身，走向前方站定，环视众人，“各位，我想现在，一切都已经清楚了。

究竟是谁杀了西舞。”他的目光缓慢的从每个人身上移过，“警察先生说的不错，犯人只是利用了‘天颶’这个名声作案，可以说，从头至尾，‘天颶’根本没有宣扬过要毁了整个舞会，这是个幌子，而他借了这个幌子，是为了在犯案后，摆脱自己的罪名。”

“你是说罪犯不是‘天颶’？”一个宾客问道。

安文点了点头，“是的，在排除了‘天颶’作案可能性后，这里，就只剩下四个人有作案动机了，笨咪，波，飘马，康纳。”他扫了他们一眼，他们都露出不自在的神情。

“你们，都有想杀西舞的念头，因为，权利的‘魔力’真的让人沉迷了，西舞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叹了口气。“飘马，这里的ADMIN的级别是几位的？”

飘马显然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个问题，他楞了一下，很快答道。“是16位的二进制数，也就是65536。”

“嗯。”安文满意地晗首，“凶手，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大家看。”他手一挥，空中出现一行数字。“用二进制表示，就是0000000000000000，1，第17位才是1。”

“那……又怎么办呢？”笨咪不解地问。

‘魔力’世界是个等级很严格的世界，西舞更是动不动就降人级，而凶手也正是利用这个特点，屡次激怒西舞，使自己级别下降，一直到今天，他的级别被降到了1。”安文滔滔不绝地述说，“然后他在‘生死派对’开始后，又故意殴打NPC，使自己获得临时降级，也就是说，0000000000000001-1=0000000000000000”

“那又……又……成了65536！”黑衣男子看的入迷了，他惊叹道。“我明白了，这样的话，他根本不需要任何密码，就获取了ADMIN权限，操纵大

厅的灯光乃至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掌握之中，而之所以要判西舞死刑……是因为她……”

“因为她早就该死了！”许久没有出声的波走了上前，他看上去很平静。

“看来，名探不愧是名探，还是被你料到了，我利用了 1 这个级别是惩罚性的，几乎没有人使用过，刻意让西舞把我降到 1，然后又利用了 NPC 的降级系统是临时性而且是自动在午夜后加一这一漏洞，使自己在消灭一切登录资料后，又把自己降到 1 了。人算不如天算啊。”他叹惜一声，“我倒真是怀念过去的日子。我们，没有等级，不分先后，合力共建的时刻。我记得，曼陀曾经说过，当你开始怀念过去的时候，就到了该走的时候。”他的眼睛有些朦胧，“现在，我杀了西舞。也到了我走的时候了……不用网络上的法律了，我自己，会惩罚自己。我痛恨等级。”他的话语越来越低，直到消失……

安文走出大厅的时候，月光洒遍大地。他默默地站着，用只有自己听见的声音，说到，“其实，没有坏人，也就不会有好人了。人心是无法用绝对来测量的。有人的地方，就必然存在着等级。又何必纠缠于小小的等级呢。也许，我不该来这里。我又是做错，还是做对呢？”

他又抬头望了望满天的星星，长出了口气。“最好的，还是家。”

他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他在夜色中，摘下了眼镜。屋内一片漆黑，他却感受到安全。“这才是真实。”他说道。将身影没入这浓浓的黑夜中，只留下，桌上，那副闪烁着光芒的虚拟眼镜。镜片中央，刻划着小小的‘天颯’二字。

